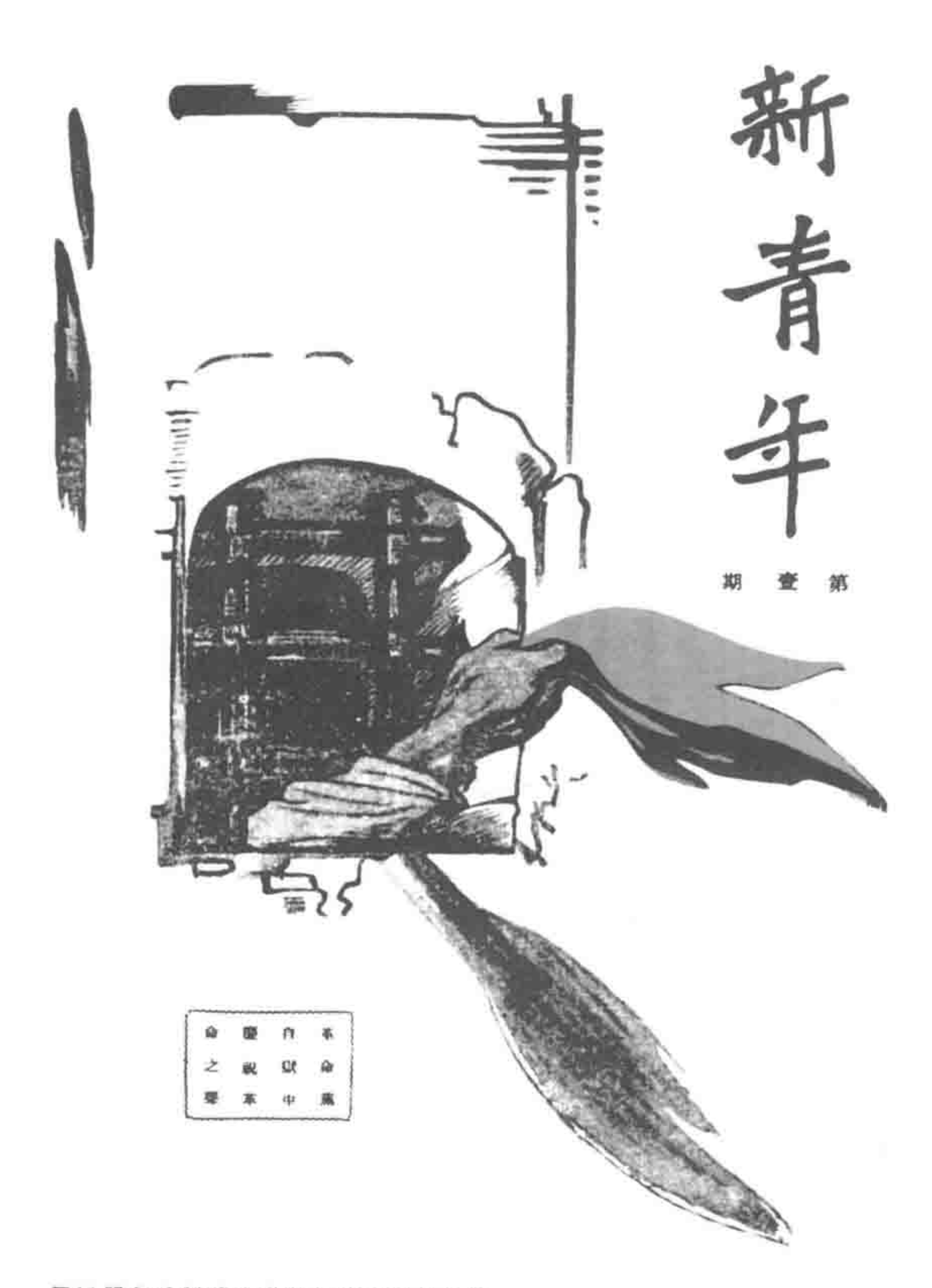
新青年

第壹期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本誌啓事

本誌自與讀者諸君相見以來，與種種魔難戰，死而復甦者數次；去年以來又以政治的經濟的兩重壓迫，未能繼續出版，同人對於愛讀諸君，極爲抱歉。 茲復重整旗鼓爲最後之奮鬥，並以節省人力財力及精密內容計，改爲季刊，數量上雖云銳減，質量上實當猛增，補前此愆期之過。 其定閱而未寄滿者，一概按冊補齊，以酬雅意，并此聲明。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一九二三 民國一二 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共產國際號

共產主義派的社會運動是現代最新最革命的一派無產階級思想之代表。此派之政治的組織就是各國共產黨，他們聯合而成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存在已經四年，新青年此次重加整頓，特爲出一特號，以資研究。

目次：

新青年之新宣言

「我將創造成整個兒的世界，
又廣大，又嶄新，請幾萬萬人
終身開居住，免得橫受危害，
祇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勞動……
我終若得見奇偉的光輝內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時我才說：唉，「一瞬」，
你眞佳妙！且慶延，且相繼！
我所留的痕跡，必定
幾千百年，永久也不消滅。」

葛德之浮士德(Goethe, "Faust.")

新青年雜誌是中國革命的產兒。中國舊社會崩壞的時候，正是新青年的誕生。於此崩壞的過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爲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萬重層層壓迫中國勞動平民的舊文化，開始第一次的總攻擊。中國的舊社

會的文化是什麼？—是宗法社會的文化，裝滿着一大堆的禮教倫常，固守着無數的文章詞賦；禮教倫常其實是束縛人性的利器，文章詞賦也其實是貴族淫佚的粉飾。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國革命，不過是宗法式的統一國家及奴才制的滿清宮廷敗落瓦解之表像而已，至於一切教會式的儒士階級的思想，經院派的講究禮節的教育，幾乎絲毫沒有毀傷。　如何能見什麼自由平等！——可是中國的大門上，卻已掛着「民國」招牌呢。　當時社會思想處於如此畸形的狀態之中，獨有新青年首先大聲疾呼，反對孔教，反對倫常，反對男女尊卑的謬論，反對[illegible][illegible]做作的文言，—反對一切宗法社會的思想，才為「革命的中國」露出真面目，為中國的社會思想放出有史以來絕未曾有的奇彩。

五四運動以來，更是與中國社會之現實生活確在經歷劇烈的變遷過程，確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趨勢，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於全中國，能瀰漫於全社會。　**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為中國真革命思想的先驅。**　中國現時的[illegible]社會，不但是宗法社會而已，他已落於世界資本主義的虎口，與世界無產階級同其命運。　因此，中國黑暗反動的惡勢力，憑藉世界帝國主義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國資產階級自然依賴世界資本主義而時時力謀妥協。　於是中國的真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負此偉大使命。　中國社會中近年來已有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此種現象，—便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何況資產階級其勢必半途而顛失節自賣，真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所以新青年的職志，要與中國社會思想以正確的指導，要與中國勞動平民以智識的武器。　**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

新青年自誕生以來，先向宗法社會軍閥制度作戰，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顯。　然因社會現實生活的教訓，於「革命」的觀念，得有更切實的了解，—知道非勞動階級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不但對於宗法社會的思想行劇激的爭鬥，並且對於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時攻擊。　本來要解放中國社會，必須力除種種障

礙；——那宗法社會的專制主義，儱統的頭腦，反對科學，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礙；而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瑣屑的對付，厭惡科學，「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礙。因此種種，新青年孤軍獨戰，勢不均力不敵，——軍閥的統治，世界帝國主義的統治，如此之殘酷，學術思想都在其壟斷賄買威迫利誘之下，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既不得充分積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內受軍閥的摧殘，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壓迫，所以困頓竭蹶，每每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豐富。然而凡是中國社會思想的先進代表必定對於新青年表無限的同情，必定盡力贊助；新青年亦決不畏難而退，決不遇威而屈。現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務期不負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重行整頓一番，再作一次鄭重的宣言。

新青年當為社會科學的雜誌。 新青年之有革命性，並不是因為他格外喜歡革命，「愛說激烈話」，——而是因為現代社會已有解決社會問題之物質的基礎，所以以發生社會科學，根據於此科學的客觀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況且無產階級在社會關係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所以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不期然而然突現極鮮明的革命色彩。中國古舊的宗法社會之中，一切思想學術非常幼稚，同時社會演化却已至極複雜的形式，——世界帝國主義，突然侵入中國的社會生活，弄得現時一切社會現象紊雜淆亂，初看起來，似乎絕無規律，中國人的簡單頭腦遇見此種難題尤其莫名其妙，於是祇好假清高唱幾句「否認科學」的「高調」。獨有革命的無產階級，能勇猛精進，不怕「打開天窗說亮話，」應當竭全力以指導中國社會思想之正當軌道，——研究社會科學；當嚴格的以科學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學以至於文學，作根本上考察，綜觀社會現象之公律，而求結論。況且無產階級，不能像垂死的舊社會苟安任運，應當積極鬥爭，所以特別需要社會科學的根本智識，方能明察現實的社會現象，求得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凡是中國社會之新活力，——真為勞動平民自由正義而奮鬥的青年，不宜猥猥瑣瑣泥滯於目前零碎的

亂象，或者因此而灰心喪志，或者因此而敷衍塗砌，自以為高潔，或自詡為解決問題，更不宜好高騖遠，盲目的愛新奇，祇知求所謂高深淺遠的學問，以至於脈離實際運動。　新青年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必定要由淺入深，有系統有規畫的應此中國社會思想的急需。——『社會現象複雜得很呢，單是幾個「新術語」尚且要細加細繹，然後能分與真正虛心誠意的革命青年及勞動平民知道「社會」是個什麼東西！』

新青年當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　研究社會科學，本是為解釋現實的社會現狀，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分析現實的社會運動；真正的科學，決不是玄虛的理想。　中國新思想的幼稚時期已過。　現在再也可以不用繁出種種現成的模型，勉強要中國照着他抄，——其實「中國式的新烏託邦家」不但不能悉他自已所造的模型，而且也不明瞭中國社會，正因不了解社會科學的方法，不能綜觀實際現象而取客觀的公律，所以不是泥於太具體的事實，——說到中國政治，頭腦裏祇有張曹與孫幾個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現實，逃於玄想，——說到經濟改造，滿嘴的消費，生產，分配，等類的外國新名詞，不會應用於實際。　新青年現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當盡其所有區區的力量，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試解剖中國的政治經濟，討論實際運動。

新青年當表現社會思想之淵源，興起革命情緒的觀感。　社會科學本是要確定社會意識，與吾社會情感，以助受壓迫被剝削的平民實際運動之進行。　所以對於一般的思想及情緒之流動，都不得不加以正確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學藝術思想的流派，本沒有抽象的「好」與「壞」，在此中國社會忙於迎新送舊之時，新青年應當分析此等流派之淵源，指出社會情緒變動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識漸漸明斷，不至於終陷於那混沌顛倒等於飛蛾投火的景象，再則，現時中國文學思想，——資產階級的「詩思」，往往有頹廢派的傾向，此舊社會的反映，與勞動階級的心聲同時覺悟，很可以排比並觀，考察此中的動象，亦可以為外國文學相當的各時期之社會的倒影，旁搜出此中的因果。

那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學作品，與中國麻木不仁的社會以悲壯莊嚴的興感。

新青年當開展中國社會之世界觀綜合分析世界的社會現象。　社會科學本無國界；僅因歷史的關係，造成相隔離的文化單位，所以覺得各國有各國的「國粹」其實不過是社會的幻覺，泥滯於形式上的差別。　中國受文化上的封鎖三千多年，如今正是捲入國際舞台的時候，非急急開拓世界觀不可。　況且無產階級的鬬爭本來就是國際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國勞工革命運動的經驗。　因此新青年當注意於社會科學之世界觀圖中的材料，研究各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過去與現在，——使中國得有所借鑑。——從最反動的日本至赤色的蘇維埃俄國，都應當研究。

新青年當爲改造社會的眞理而與各種社會思想的流派辯論。　社會科學，因研究之者處於所研究的對象之中的，其客觀的眞理，比自然科學更容易混淆。　因此，人既生於社會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沒有反映社會中階級利益的痕跡；於是社會科學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階級性，比自然科學中更加顯著。　新青年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機關。無產階級，於現代社會中，對於現存制度自取最對抗的態度；所以他的觀察，始終是比較上最客觀的。　何況新青年在世界無產階級的文字機關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是以爲絕對正確的觀察。　有此兩因，都是以令新青年不能辭却與各方面的辯論；——一則以指出它派各派純主觀的謬誤，一則以求眞誠討論後之更正確的結論。　於辯論之中，方能明白何者爲無產階級的科學結論，何者爲更正確更切合於事實的理論。　總之，必改造社會而求眞理。

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僅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他用到新青年上來，——令他繼續行此新青年之中國「思想革命」的事業，行徹底的堅決鬬爭，以傾覆一切舊思想，引導實際運動，輔助實際運動，——以解放中國，解放全人類，消滅一切精神上物質上的奴隸制度，達最終的目的：共產大同。　新青年雖然力弱，必定盡力担負此重大責任，誠再

鄭重宣告於中國社會：

新青年曾爲中國眞革命思想的先驅，

新青年今更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

※ ※ ※

新青年既爲中國社會思想的先驅，如今更切實於社會的研究，以求智識上的武器，助平民勞動界實際運動之進行。而現代最先進的社會科學派別，最與實際的世界革命運動有密切關係的，就是共產國際。所以新青年新整頓之時，特以此「共產國際號」爲其第一期。

國際歌

譜見本期末頁

「國際」二字—歐洲文爲"Internationale"歐時各國之音相同，華譯亦當譯音，故歌詞中凡遇「國際」均譯作「英德納雄納爾」。

此歌自一八七〇年後已成一切社會黨的黨歌，如今蘇俄採之爲「國歌」—將來且成世界共產社會之開幕樂呢。歐美各派社會黨，以及共產國際無不唱此歌，—大家都要爭著爲社會革命歌頌。

此歌原本是法文，—法革命詩人柏第埃(Porthier)所作，至「巴黎公社」時，(La Co

mmune de Paris)，遂成通行的革命歌，各國都有譯本，而歌時則聲調相同，真是「異語同聲」，——世界大同的兆象。

詩曲本不必直譯，也不宜直譯，所以中文譯本亦是意譯，要緊在有聲節諧調能高唱。可惜譯者不是音樂家，或有許多錯誤，然而也正不必拘泥於書本上的四聲陰陽。但願內行的新音樂家，矯正譯者的誤點，——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再則法文原稿，本有六節，然各國通行歌唱的祇有三節，中國譯文亦暫限於此。

※

起來，受人污辱咒罵的！
起來，天下飢寒的奴隸！
滿腔熱血沸騰，
拚死一戰決矣。
舊社會破壞得澈底，
新社會創造得光華。
莫道我們一錢不值，
從今要普有天下。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　※

不論是英雄，
不論是天皇老帝，
誰也解放不得我們，
祇靠我們自已。
要掃盡萬重的壓迫，
爭取自已的權利。
趁這洪爐火熱，
正好發憤鍛鍊。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實興！
這是我們的
最後決死爭，
同英德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實興！

＊ ＊ ＊

祇有偉大的勞動軍，
祇有我世界的勞工，
有承權利享用大地；
那裏容得寄生蟲！
霹靂的巨雷忽發，
殘暴賊滅跡銷聲。
看！光華萬丈，
照耀我紅日一輪。
這是我們的，

最後决死爭,
同英德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實現:
這是我們的
最後决死爭,
同英德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
人類方重興!

赤潮曲

譜附見本期末頁

秋渠

赤潮澎湃,
曉霞飛動,
驚醒了
五千餘年的沉夢。

※

遠東古國

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
神聖的勞動。

※

猛攻，猛攻，
擊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壘。
猛勇！猛勇！
解放殖民世界，勞工

※

何論黑，白，黃，
無復奴隸種。
從今後，福音遍被，天下
文明。祗待共產大同……

※

看！
光華萬丈湧。

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

瞿秋白

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在人類文化史上，自然有相當的功績。封建制度的末流，實在令社會生產窘迫不堪，必須別求出路，——而資本主義的『發財自由』主義，就代之而興。固然『發財自由』不但解放個性，而且增長社會財富。這是資本主義初期的景象。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僅僅及於西歐與新大陸。等到有了百餘年來的發展，資本主義本其無政府的及掠奪的根性，盲目的無限制的擴張，波及全世界，——乃不由得不成帝國主義，那時，發財也不見得很自由了，掠奪的對象也漸漸的縮小範圍了，而無政府的根性卻不得不發作。因掠奪的地盤縮小，所謂『自由的競爭』就漸成了強力的戰鬥，——經濟範圍內的無政府狀態漸漸消滅，而各經濟範圍間的無政府狀態日益增長，於是便成千古以來絕未曾有的大屠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戰。這是自然的結果。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現有的生產制度所限制。世界的文化，——人類的生存，——因生產力的抑遏不舒，爆裂的衝突時時發現。已經處於非常之危險的地位。現存的制度不破，人類的文化決不可救。社會改造的機運，已經凡偏，而且非於世界的範圍內着手不可，——務必竭力消滅各經濟範圍之間的無政府狀態，——所以決非一國一區內的改造所能濟事。

誰能改造社會？社會之中，因現有的私有生產制度，自由發財制度，不斷的造成貧富的階級。此等階級，因其對於生產制度的關係各不相同，而經濟利益往往衝突。所以對於現在的社會，凡是占有生產工具的階級，必定竭力擁護，——無論他有多好的『良心』，多高尚的『理想』，一到利害關頭，他必要死保存現社會，一切理想都成泡影

。更狡猾的，還能想出種種瘢術辦法，緩和政策，—好像破屋子上，橫七豎八堆砌補綴，東一塊磚頭，西一塊石條，非到一旦傾圮同歸於盡不止。現在的生產制度是資產階級的『命』。如何能想像他來改造社會？無產階級為生產力之一，祇有無產階級，—機器生產的工人，—方能有改造社會的責任；其他一切勞動階級，亦祇有與此最有組織力，最反對現存制度的無產階級攜手，方能於復興世界文化的偉大事業之中，發他所能盡的力量。無產階級的生長，就是生產力的生長；無產階級的發展，正可以徹底沖倒現存的生產制度。所以獨有無產階級的組織力經濟力政治力之增長，乃是新社會的基礎，無產階級於革命運動中的鬥爭訓育，及其智識覺悟的增高，方是對抗舊社會，毀滅舊制度的實力之積纍。——一時的成敗進退攻守的局勢不同，而最後的勝利，必在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運動中的經驗，能增長其階級的戰鬥力，階級的覺悟力。不但如此，戰鬥力之強弱，且不完全在於訓練之良否及經驗之多寡，乃大半在於階級的根性。資產階級在私有制度中是主人，—因發財自由主義之下是主動力，—互相競爭絕不顧社會共同生產之規畫，是他的根性。所以無論如何，他必發現經濟上的無政府傾向。資產階級內部相對不能消彌矛盾衝突，因此而有他的無組織性的特徵。在此社會文化瀕於危亡之際，無產階級積極備戰之時，資產階級始終還是互相猜忌顧東失西，一定不免于敗滅。無產階級却與之相反，—在私有制度中是對象，在發財自由制度之下是受動者；機器生產之物質生活使他不得不有統攝全局團結組織之根性。雖因資本主義各國發展有遲速之不同，無產階級之形成就有久暫之別，然而經濟動象之趨向，始終日就漸集同化。所謂『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Prolé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 vous！）不僅是主觀的表示意志的呼聲，而是客觀的必然的結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鬥爭。更進一層，無產階級的勝利方能改造社會，又是什麼緣故呢？此一問題的答案，正和上述的階級特性相同。無產階級的集合性，是經濟政治現實的趨勢所產生。假使資產階級能備過—『共產主義，』那麼

，豈不是復活千百年前的蒋古董，——循環不止的中國式的治亂相代的現象，猶太古教『五十年均分一次財產的制度』，那能行社會改遷！祇有根據於無產階級集產的可能性，經過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盡量發展生產力，令人人都能享受脫離私產束縛之自由及涵養智識文化之福利，方能漸進於無政府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營利觀念，不斷的引起戰爭，紊亂經濟，如何能談到社會改造，如何能救世界文化？假使無產階級不能於第一步軍事上戰勝資產階級，第二步政治上戰勝資產階級，第三步經濟上戰勝資產階級，——那就永久沒有行向社會改造的可能。

於此可見，無產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的社會改造，決非中國式循環可笑的頭腦中之『窮人造反』，而是社會科學的『結論』。

或，可以說：『固然不錯，資產階級因切身利益而反對改造社會，負世界文化使命的無產階級必須對之行劇烈的階級鬥爭。 然而難道資產階級就看着文化破壞，永不能反省而自克制，行社會改良，令無產階級僅須加以督促，豈不是和平行向新社會的建設麼？』『何必一定要行革命！何必不許和平的進化！』很好！請看歐戰後的社會改良成績：——凡爾塞和會之後，華盛頓會議，土耳其戰爭，羅爾問題，各國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加長，——資產階級一天一天的進逼，新戰爭的危機又在眉睫，好個社會改良！何況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根性，決不容資產階級自讓步。 資本主義的發現，帶有掠奪性而來。 固然，現存生產制度，比之於封建制度，能造出更多量的『贏餘價值』，一時令社會有一長足的進步。 固然，若在社會共同生產制度之下，『贏餘價值』歸之於社會公有，愈多則社會文化愈進。 然而私有制度的末流，同資產階級的獨占『贏餘價值』已成為社會進化之障礙，現時實失其自由競爭之優點，反為生產制度之社會化的死敵。 況且資產階級既獨占『贏餘價值』，在客觀的經濟結構上，他若放棄此權利，他自身就不能存在，這是他的命根，即使以社會改良政策漸漸限制私有，限制贏餘價值之占有至一定範圍時，資

產階級必定「反噬」，——有歷史的事實可以說明。所以無產階級必以強力推翻，資產階級統轄政權一日，私有制度之害永不能除；資產階級卻不惜以強力擁護其「命根」——私有制度，而無產階級也就不得不以強力奪取政權，僅就最近的世界史上的事實觀察，就可以明瞭，俄國革命後之國有企業制度，所謂「以和平的方法取得之勝利」，如今已成泡影。——德國大資本家史汀納斯(Stinnes)不但漸漸占有國家的財富，而且還竭力主張非行十小時工作制不可。實業「國有化」(nationalisation)如今落得個「史汀納斯化」(Stinnesi-sation)，請問各國的改良派，這是何等「勝利」！德國當初無產階級若能按「國有」呼聲猛進，取得政權，令所謂「國有」成無產階級的國有，未始不是改造社會之第一步。而改良派的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s 必定要顯他的神通「怕流血」，現今始終是要為羅衛而流血呵！

所以無產階級的社會改造，決不在於他要不要，而在於他幹不幹。并不是無產階級格外的喜歡革命，格外的喜歡「殺人流血」，格外的歡喜「強力」；而是為資產階級固執的強力的手無所逼迫，不得不如此。況且世界現實社會中之動象，其客觀的科學上的公律又不許資產階級不取強力的壓迫方法，亦就不許無產階級不用強力的反抗方法，世界文化的出路，唯在於此。無產階級應當幹去！

無產階級既不得不革命，又應當革命，既不得不創造新社會，亦就應當創造新社會。新社會的形式，組織，結構，都在此激然鬥爭的過程中，其雙方力量衡比之結果，當時當地自能發見種種不同的，先後錯落的各階段，——然而最終的目標及根本的原則：必定先立勞動者獨裁政體，方進於社會主義的經濟，以至於共產主義的社會。所謂「鬥爭的過程」，實是現實社會制度所必有現象；而改造此社會，必在有時間空間及物質的現實世界中，依其各種力量，——各種階級，相互敵對持角之勢，流動變遷之狀，而取得指導前進改革應從之樞：決無死的公式，可以在智識階級的腦之中預先擬定一理想的社會，然後來按照條文實施。一切以消發生產相對性，求發展個相協調的公理論，都是胡話，——或者在無產階級革命後，至經濟進化的某

一階段，自能實現類似的形式，——而現實革命時，殊可不必有此等烏託邦的妄想。 聖西門、傅立葉，以及其他一切所謂「社會主義」，每每犯這個通病。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初輸入時，所謂「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集產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分野，都是混淆於此最終理想的新社會形式上，往發不少誤會。 其實馬克思派革命的共產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區別，絕不在於最終的目的，而在於過渡的政策。 雖然，所謂「過渡」，亦不是有目的適應主義。 正因鬥爭的過程裏，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處於社會改造的先鋒地位，所以總本其階級的經濟利益，深察社會動象之程態，能力求勝利，亦就是力求復興文化，——乃是客觀的不得不然的局勢。 那有時間空間及物質的社會，既是一統形式，則必有某包涵萬象的動律，必有其總原則，方能發現此因時因地而異的各階段。無產階級生在這個社會，若要自救，若要改造，必須綜觀深察此社會之總體，而得一總原則，以適用於現社會中之鬥爭。 決不能[illegible]的膨脹擴張，敷衍塗飾。 譬如：

「……若改革以一理論家的資格，著作等身，如今想處處講許多妄想的空話。 他處處想證明新發明的真理，其實是何嘗是他的存貨） 譬如說，他忽靜心甚附衛社會主義。 某種國社會主義以為工會即使不取政權，亦能步步漸進，實行社會主義；工會竟能實行社會主義，所謂背着資本主義社會，和平實行。 可是，祇當稍一注意工會所處的地位，尤當注意工會在此資本主義社會日就破毀之時的財政狀況，便可知道——此種假定，完全是幻想。 工會現在好容易保存一些罷工基金鬥爭基金，如何能想望他們背着資本主義社會來造社會主義。

其次，還有改良派心愛的「市政的社會主義」（Sociali-isme communal），所謂市有制度。 凡稍知西歐狀況之人，卻知道不但是國家中央財政破產，而且地方財政亦是如此。 現在并不見私人財產過渡於市有，以有近社會主義；而是市政公有機關及企業，正當竭力抵禦資本家，妄想攫取的政策呢。

或者說，較無流弊的過渡於社會主義的政策，可以用相當的價值贖取資本家的財產。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對於英國地主制度的問題，曾經說，有贖取其地產之可能。 可是他絕沒有以為可行之於取得政權之前。 此一問題，現在的歐洲又待怎樣？即使說，政權已經取得，祇要向資本家贖取其私產。 然而人人都知道，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在卻必須竭力減輕國民經濟所負之債價。 所以在我們的現代，這一「較無流弊」的過渡於社會主義的方法，亦已成幻想……」——

——德共產黨代表在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之演說。—塔爾黑梅(Talheimre)

於是可見世界的無產階級既不得不實行改造社會，並且應當實行改造社會，卻尤其要有對於此社會之現實的考察，勿墮於幻想，要有對於此社會之總體的認識，勿敷衍苟安，—就是應當有改造社會之計畫，改造社會之步驟，改造社會之總原則—黨綱(Programme)可以確實斷定，無產階級改造社會之黨綱，決不是頭腦子裏幻想的新社會之死範式，亦不是盲目適應的敷衍主義。 現實的世界社會，要求改造甚急，容不得會生從容不迫的妄想吃天鵝肉，更不許市儈宥於局部的瞎對付。無產階級應當有積極奮鬥的進行計畫，方能拯救普天下的勞動者，—人類之文化。

社會既不得不改造，尤非無產階級負此重任不可；欲改造則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實際上不得不訴之於強力；既欲革命則更當有現實的綜合的規畫，絕不能依於虛幻或苟安的理想。 總之，無產階級，秉其集合組織之根性，能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深察世界社會中之動象，得有切於現實的總原則，以為進攻資產階級社會之方針，進而求發展生產力，—發展無產階級自身，亦即以整理世界經濟的總規畫，—有此，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會，復興人類的文化。

※ ※ ※ ※

共產國際是世界各地方共產黨聯合的總黨，—以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為改造社會事業之先鋒。 一九一九年第一

次世界大會時，已經發布一『宣言書』(Manifeste)及一『大政方針』(Platforme)，第二第三次大會以來的共產運動，更能以實際行動證實他的忠於社會改造事業。總原則，總方針早已明顯於世。至第四次大會(一九二二年末)共產國際已大發達，五洲各國無處無共產主義者的運動，因此各地實際的政治經濟狀況漸得而研究綜合，加以四年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總變遷，及無產階級奮鬥中之經驗，于是可以更詳確的規畫世界革命事業，故亟亟討論及於黨綱(Programme)。雖然，各國各地因經濟發展有程度之差異，其客觀狀態有明顯與否之不同，所以黨綱上之改造規畫，還應有極慎的研究；再則，最終目的及過渡政策固然在共產黨內可無大歧見，然實際施行的，極具體的計畫，是否應當規定在黨綱上，還得取之於現實生活中之經驗。因此，決定此次僅議及黨綱之大體，至于詳細的條目，一方面交委員會，一方面請各國共產黨及時建議，留待下次大會，作最終的決定。

　如今，論社會改造須有黨綱之必要已明，便當遞及共產國際之內容，可以分作三部分說來：一，共產國際誕生以來的世界經濟現象；二，共產國際現今在世界政治中之位置；——凡此二者，都是客觀的所當改造的社會之實況及其中互相敵對的各種動力之關係；三，共產國際黨綱之學理上的根據，及其大體綱要；——此乃改造社會之總原則及總當說：——

一，

　世界經濟現時處於極大的危機之下，此經濟的基礎已經動搖。經濟危機愈緊迫，是所及範圍愈廣，則「資本之進攻」愈猛，逐漸蔓延，到處進逼，已成為現時世界上最突顯的事實：——此種攻勢，其動機實起於資產階級力求避免危機，而欲以經濟的重負歸之於工人階級。

　當歐戰之後，資本主義曾經一度讓步。大戰所引起之群衆間的不平，到處爆發，顯然有革命的性質，當時統治階級力求「納此不平之氣於法律範圍之內」，所以屢屢讓步：「自願的」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建立國際勞動局，介實行協約國「愛卹工人」之心願。從一九一八年末至一九二

〇年末，資產階級的確退讓，勉强肯行一點社會改良，——實則全爲救急起見，因此也居然騙過了無產階級，仍舊保持統治權在手。

不但如此，這一期的退讓，更與戰後工業暫時的繁盛大有關係，所謂不但有退讓的必要，而且有退讓的可能，當大戰時，橫截世界經濟爲兩部分，及大戰後商品交易才能開始，中歐本爲最銷貨物之地，如今驟然加入市場：世界的市場擴大。 再則，那時工業的興盛，却還因爲各國怕企業倒閉，勉强履行互相商定的軍器製造契約，——其實戰爭已完，此種經濟政策是極不自然的，——不過因爲那時驟閉工廠，失業工人中更加一層激刺，則革命之禍必不能免，戰勝的協約國行了一極聰明的政策，他們竟請國際的工會首領去解決應辦一切根本問題。 他們的自由主義眞『自由』到極點，——竟請最恭順的社會主義愛國派參加此定凡爾賽條約的第八篇，又立了國際勞動局，可是其中資本家代表占了四分之三的多數，這就算民主派眞正得勝了，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滿足一切要求，一切願望，嗟！

這一齣滑稽戲，居然找着不少大工會來參加。 亞摩斯德丹之職工國際，（見本期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尤其賣力。 因此開了一次華盛頓勞資協議，議決一狠廣泛的社會改良案，幾乎是全體通過的（贊成八十三票，反對二票）。 可是當時就宣告，此一議決案實行與否，聽各政府自便。資產階級狠明白：祇管答應，實行時再說。 自然，社會中之階級鬥爭完全是實力問題。資產階級在自力鞏固的國家裏，也可絕不過問此種白紙黑字的議決案。 而于沒有能力的資產階級，怕工人革命，自己不等議決案，已經趕緊行八小時工作制，借此做一個順水人情，顯一顯他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此種帝國主義首領和『勞工官僚』的協作延長二年之久。 亞摩斯德丹之黃色職工國際的領袖，屢次在演說及論文中，證明國際勞動局的重要，勞工階級的『勝利』。當然，其時共產派及革命的工會，很不相信，——『國際勞動局靠着英美法政府的資助而存在，難道能有利於工人階級』？可是也眞有工人深信此種『勝利』。

「勞動從此不應當是貨物」，——凡爾塞條約第八籍居然寫上此等文字，豈不可喜。 固然，當初也有人懷疑，認此凡爾塞條約簡直等於土匪的綁票手段。 然而這類的人，大半都染着些「布爾塞維克的野蠻氣息」，很可以不聽他們胡說。 當時大家欣高采烈的說，社會改良的勞工立法已經有凡爾塞條約「做保證」了，聽着政府代表也演說工人階級的能力，說「至少他要實現最少限度的正義」。 真有那種傻子，相信這些鬼話！

然而這齣滑稽戲不久就閉了幕。 工業暫時興旺的一期過去，退讓的可能消失，資產階級也就不客氣了。 一九二〇年中間，各國經濟漸起恐慌。 市場上貨物太多，資產階級政府的惡政策的影響發作，俄羅斯，——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受封鎖而隔離於國際貿易之外，——凡此一切，都是促成經濟的危機，暴露帝國主義戰爭之惡果。 於是企業家及其政府，漸漸對於勞動階級取進攻之勢，力謀「自食其言」。 經濟界的危機因而發現，勞資協調的階夢也就快醒了。

此種危機究竟是何等性質？ 一方面有幾個國家，所有貨物非常之多，別一方面，却有幾國受貨物缺乏的恐慌。 換言之，就是一方是生產過剩，一方是生產不足。 各國的債務已達可驚的數目，租稅的增加一日千里，甚至於有「工資稅」，同時軍國主義仍發展不已，軍備費的擴張不可限量。 一國裏工資很高生活程度較低，而別國裏工資比戰前低落數倍。 財政更加紊亂，世界上顯然分出兩種國家；一種國家的貨幣價格甚高，如英法美比荷瑞典挪威，而另有一種國家，則貨幣價格低落不堪，如德奧等。 中歐的狀況，非常危急，——工資低落，貨幣低落，生產成本可以較賤，於是協約國中立國的資本家都封德國工廠定貨，而自己國內的企業停閉。 因此貨幣價格高的國家裏，失業工人日增無已。

德國工廠承辦外國資本家的定貨如此之多，他的原因，我們祇要稍一留意歐洲各工業國中工資的狀況，便可以明白。 英國工資據一九二一年上半年之調查統計，較之德國高出十一倍。 此等生產過剩的國家裏，工資既高，

資本家自然竭力想法克扣。此地既有定製貨物於傭與而自閉工廠之可能，亦就可以趁此減少留在營業之工廠內的工資，自減少百分之三十，四十以至於五十。一次達到目的，第二次又繼續進取。這是所謂「資本進攻」之最明顯的特徵。此等資本家必欲平衡工資，以備在世界市場上能與德國競爭。當時參與掠奪德國的各工會，如今可算受着了報應。不但德國工廠之定貨，成為失業之主因，并且戰勝國的資本家亦藉此以克扣工資，以行其「社會改惡」，——却並非改良呵——

資本之進攻不僅是減少工資而已。實在是世界經濟總體的停滯。美國失業日增，英國失業至於二百萬。八小時的工作制在英美瑞士荷蘭法國西意大利實際上已經取消。——又是為了輕減生產的成本。凡爾塞，華盛頓的高會，現在想來，真成一夢。此外，還有公債國債，凡是加重平民勞動者的負担的，資本家政府都拚命的保存。不但如此，實際上延長工作時間還不算，甚至於想在勞動法上根本推翻八小時制。總之，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延長，限制工廠委員的職權，實際上破壞保護女工童工的法例，——一層一層剝削工人階級的權利。凡此一切，資本家不但假手于他們自己的國家，甚至於自立專門機關，以武力解決。俄國革命不但是工人階級的教訓，而且警告了資產階級，——世界的資產階級，鑒於二月革命後俄國資產階級的失敗，居然也學着了不少乖，還沒有等到革命，他們已經組織反革命的軍事組織，——各國有各國名稱徽號，如意大利，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都有，——專僱一班失業軍官，無賴光棍，毆打能工工人，焚毀社會黨報館，施行暗殺等，資本主義的政府故意從容，絕不過問，各殖民地以及中國，外資驟增，帝國主義壓迫及於窮鄉僻壤的農民勞動者，而各員國政府更助紂為虐。

資產階級實實在在覺着這種社會的基礎動搖，四方八面想盡方法彌補，而無產階級因有改良派的蒙蔽，屢次受欺罔。資社會的根性，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流毒，實已彰明較著，無可諱飾。社會之進化已過一絕大的險關，無產階級的處于如此之困頓的狀況之中，他的利益問題

，實已成人類生死存亡的問題。 經濟狀況的解釋，如何雖不足，可再進而一論國際的政治現象。

二，

世界的政治現象，在凡爾賽和會之後，也有絕大的變更。 帝國主義戰爭既爲資本主義必然的結果，則今日之國際政象也就是四五年來經濟的總危機的酬報。

北美合衆國於經濟上現在已占世界最高的地位。 英國當初所怕的德國雖已傾圮，而又來了一個美國，足以成他的死敵，世界外交關係上遂有一重要問題：究竟這是英美衝突日益增長呢，還是條頓民族的同盟？當然，此種國際政象與此問題大有關係。 現在還不能有具體指實的答覆。 英國資本界中，大衆都非常明白與美國競爭之危險，而想力在英美之協作。 然而協作之可能，必須英國資本無條件的降服於美國資本；美國現在氣蓋一世，祇顧着自己的利益，絕不願輕易讓步。 英國外交家口頭不斷的說英美協作，英美親善，實際却不能做，——英國國際的威信似乎還狠可保，決不隨便低頭妥協。 現在正有兩種趨勢，一種求接近，一種想競爭，雙方外交界之間這兩種趨勢互相消長，始終暴露英美間的互競。 不但華盛頓會議上之海軍軍備案使我們格外明瞭協作之難能，而且歷史的經驗，早已證明兩大工業國，同具海面勢力，必起鬥爭，而難妥協。

美日利益大有衝突，——又是已成的事實。 不用贅述。 這一衝突問題與英美協作大有關係；英美協作可能與否，亦就可以決定美日衝突爆發與否，總之，美日間投資投貨等經濟利益的衝突，及映射國際政策上來，遠東時局面必定大受影響。

英法互爭歐陸的霸權，以及近東問題，更是最近幾年國際政象的結果。 英法利益相矛盾，確是歐洲國際政策的大關鍵，然亦與英美間的關係大有淵源。 法國現在軍事上的強盛却沒有經濟上的基礎。 法國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必須竭力組成「德法煤鐵托拉斯」；——羅爾問題尚未爆裂之前，德國資本家史汀納斯曾屢想作成此事，希望法國給於資本主義聯合之利而改變對德政策；然現時法國已

綱急不及待，竟以强力實行其殖民政策。 此種計畫他達目的與否，全看英美競爭激烈與否，假使競爭激烈，法國將成美國之工具，美國竟援助法國而抗英。 假使美國得英國某一方面的讓步，亦許成一條頓民族暫時的聯盟，此海面國的結合，將實行封鎖歐陸，令德法同受實際上的困厄，以遂其侵略政策；——然而設有這種局面，將來英美間衝突的爆發，必定更加劇激烈幾倍。

德與現在已成國際政策之對象。 所以國際間列强關係無論如何變遷，都不能有與德國以出路；除非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轉成國際政局中之積極勢力。 歐洲列强間關係之變遷，至多祇能變更欺壓德國者的姓名，而德國始終永在受窘地位。 國際政局中的勢力，必須是有反抗力的國家；如今德國資產階級在國內日夜與無產階級相鬥，實無餘力反抗協約國。 所以德國國際地位至多祇有形式上的改換，而不能有內容上的差異。

俄國現在卻已成國際政局中之一大勢力。 記得去年十月間巴黎「時報」(,,Temps“)都有這種承認，法國政府向來是竭反對赤俄的，現在他的政府機關報都不得不承認，可見此中的意義。 全俄既已入無產階級之手。——俄國頗有赤軍之保衛，遂能對資本主義的世界行無產階級的國家政策；竭力迴顧境內「非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得大多數東方民族東方國家之同情，——雖因歷史的隔離，往往雙方不明當地的風俗舊習及內政的細情，難免有許多次外交的錯誤，然而東方各民族始終深信：可以利用俄羅斯以達解放的目的，況且實際上亦祇有赤俄，因其客觀的階級的利益與東方諸國同，才能為殖民地解放，民族解放之支柱；——力與世界帝國主義奮鬥。 可見蘇維埃俄國雖然經濟力夠弱，而確能保持己得之勝利，漸成列强之死敵。

世界政治現象中如此之多的矛盾衝突，什麼時候爆發，以至於引起第二次的戰爭，——一時也不必胡猜年月。世界的資產階級已經受上次歐戰的打擊，傷痕至今未復，實在也非常之怕新戰爭，新戰爭起又必為世界革命最終勝利的導火線。因此他們自己竭力互相求妥協，然而資本國家相互間的利益衝突，各方都不肯自己犧牲，以顧全「資

本界的共同利益」。——剛有妥協之可能，同時立即暴露敵意。現在一班歐美盲目的外交家，少數國際的專制魔王，——「偉人」，決不能實行恢復經濟的事業。因此，凡爾賽條約的破產，更將因『重新分贓』而引起新衝突。

自凡爾賽條約之後，國際間所起種種衝突中，世界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可惜竟沒有能處主動的地位，而反成國際政策的對象。因為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及一切黃色的職工聯合會同盟，往往不但不能恐嚇資產階級，反而安慰他們，——此等改良派所行政策大半是教資產階級放心！改良派因怕革命而務着反對赤俄，實際已成資本主義的衛隊，況且他們的政策，祗求免除戰爭，就是完全恢復資本主義的殘酷制度，亦所不惜。——此種苟安心理，總來豈不是愛和平，實際上又是墮入競爭，戰爭，瓜分，掠奪的「輪廻」。

于是共產國際異成唯一的國際的革命派。他能號召全無產階級羣衆，領導之反抗資本世界，現勢之下更可與此歐戰後社會現象紛亂，由經濟的要求進於政治外交的干涉。此種鬪爭，既反抗帝國主義的新戰爭，尤當竭力反對「帝國主義的僞和平」，而以本無產階級的原則改造全世界為職志。

總觀世界現勢，實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派與資產階級的反動派，雙方之間極劇烈的暗爭明鬥，——其間自右至左自有不少過渡的派別，「中央」的派別，其實在政象流動之中，倚重倚輕之勢不向「右」即向「左」。蘇維埃俄國實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大的營壘，——不過已組成國家的形式而已。改良派每每笑罵蘇俄的國家政策，非共產國際的偏袒俄國等等。共產國際的答覆，乃是：『俄羅斯無產階級國家之利益乃是組成國家政權的俄國無產階級之利益，——他是世界無產階級中已得勝利之第一部分，所以他的利益就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利益』。（見臘代客（Radek）所著「凡爾賽和約之取消」——一九二二年，莫斯科）。世界資本主義日就衰落崩壞，而蘇維埃俄羅斯日益強盛鞏固，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漸漸興起，自力日益充足。雙方的鬪爭必趨於決裂。於此鬪爭之中，蘇俄及共產國際乃成解放國

際無產階級及一切近東遠東受剝削的民族之中心勢力。

固然不能說定，此一國爭延長到什麼時候。然而猛勇精進的世界勞動者平民一有以抗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及一切軍閥財閥的做力，必定能得最後之勝利。尤其應當趕緊預備，組織鍛鍊，第一先當對於世界政象中一切變態加以詳審的研究。各國的共產主義派，真正的革命派，以至於真正的民主派，必須明悉世界政象中各個具體的事實及其綜觀的意義，分析明解，立即與以適當的對待政策。如此方能喚醒全世界的勞動平民，令自覺地位之危急及人類文化之險象，而激起其一致的革命的意志。

世界社會的改造既如此急不容緩，共產國際的責任尤其非常之重大，現實的世界經濟，世界政治之現勢既已如此，決非苟安的愛和平者所能宣言反對。況且現社會崩壞的命運，實是資本主義根性中所帶來。共產國際代表無產階級而來改造此社會，乃是客觀的必不可免的事實。他改造社會的總原則總根據也就是根據於此現實社會的動象而立，——可述其學理上的根據及其大體綱要。

三、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之黨綱問題，提案本有四個，尚未有最終決定，已如上述，當時議場上以布哈陵（Boukharin）之提案及塔爾海梅（Talheimer）之提議爲最詳盡細則。茲所述大半本他們的解說。

論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其社會改造規畫之學理上的根據，必當先究其其來歷及其與第二國際的區別。——讀者若不熟社會主義史，欲知何謂『第三』『第二』可參看本刊『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一篇。——

第二國際在歐戰前的黨綱，理論上的原則已潛伏了破產的病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實可分爲三期：第一期——馬克思恩格士之馬克思主義；第二期——第二國際之馬克思主義；現在第三期——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更進於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回復第一期的精神。第一期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之產物，自然有真正的革命的精神，正因當時全歐而指，而無產階級第一次以

革命階級的資格，作躍登歷史舞台的嘗試，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遂發生長於其中。—學理的發明，正在於試用以解釋學者所處環境，所以在這磨勵鍛鍊研究過程中，愈發見社會科學之真理，絕非靜止的抽象概念所能左右。此後第二期的發生，尤足證明社會思想受環境動象的影響。一八四八年前後的革命時期既過，資本主義正在發展進化之中，世界史上已開另一時期。資本主義的增長，那時正全賴於資產階級之殖民政策，即大陸工業之繁盛，大半由於剝削殖民地弱小民族而來。此種現象，遂引起歐洲各民族中內部社會的變化。在經濟上工人階級日益強盛，然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造成畸形的勞資利益相共的結果。大陸上勞資利益相共的局勢，不期然而然，引起無產階級思想之變遷，社會黨之中自然亦是如此。此後乃有「社會民主派」發生，所謂社會民主派的馬克思主義，於是有「正統派」與「修正派」之爭辯，「正統派」爲考茨基，「修正派」爲伯恩思教。當時似乎是正統派戰勝，其實現在的回顧，卻是正統派對修正派負荊請罪，「賠不是」的景象。一切理論上根本問題的爭執，考茨基的自辯，還在戰前好幾年，已經是屢屢賠不是的口吻。當初大家社會主義者還不十分覺着，現在歷史的教訓，實在教人深省，此中一切緣因結果已瞭若指掌，約可一一分述：

貧化論　考茨基對此問題的結論，已經比馬克思的溫和得好多。他以爲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工人的狀況，並非一定日就貧困，所謂「貧化」，而是**相對**的生活程度低落。所謂資本主義發展之不變律乃是：工人生活狀況雖實有改善，而較之資產階級，乃爲低落。考茨基這種科學式的定義的結論，實在和伯恩思教所見，所差僅有毫釐而已，此種概括的論定，實在是錯的。他的**理論**僅僅根據於英美工人階級**局部**的經驗。馬克思當初以抽象的資本主義社會立論—確定之，以綜觀的觀點立論—謂資本主義發展的不變律實是：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日就低落。考茨基乃狃於**瑣屑的應付社會問題**，他所謂工人階級僅僅指歐洲的工人。固然，那歐洲工人生活日有改善，而不知道，這一些兒小福氣是掠奪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汗血買來的。馬

克思所論的是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馬克思的「能統一」反能將科學的**總定義**的價值；考茨基的「精細」卻與事實不符。假使我們現代革命的無產階級科學，見更進一步，比馬克思更具體些，那麼，應當不但研究歐美幷且及於各殖民地，各小民族，總定之，當研究全世界的經濟。——資本主義本來是國際性的社會制度。那時所得理論上的結論，必定與考茨基大不相同。

資產階級社會崩壞論　資產階級社會之崩壞及無產階級之代興，本是資本主義之特徵。考茨基對此「崩壞論」，似甚擁護，而實際上因與修正派辯駁，受詭辯巧說的誘資，無意之中已經大讓其步。他討論革命及總同罷工問題，往往發現此種弱點。譬如他的「社會革命」一書中，竟謂！假使我們快能舉行革命，又何必要總同盟罷工；假使不能，也就不必總同盟罷工。這真是機會主義。

國家論　歐戰初起，第二國際派助戰，當時列甯，紙諾維葉夫等曾謂，考茨基自背其學說。然而卻不盡然。社會民主黨的助戰，實則早已有理論上的暗示。當初第二國際派的國家論及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論，究竟是如何說法的呢？他們以為「國家」不過是一個對象，處于受動的地位，可以先在這一階級手裏，隨後再移轉到別一階級手裏，假使如此，則國家似乎是一中立的機關，可以隨便傳遞，任意使用。自然！有此種概念，則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當然可以預料得到。戰爭一起，這一「國家」或者可以到無產階級之手；無階級自然要想保護他，不讓他破壞。此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不知道各社會階級的勢力，實必寄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政權，**若是不先行破壞舊的國家機關，必不能立**。不但無產階級，**凡是澈底的革命派，必定要明白此種社會原理**：一切爲統治階級的權勢，必定憑藉於政治機關，否則他雖有經濟勢力，也不成其爲統治階級。

無產階級獨裁　考茨基與伯恩思坦辯駁時，獨對於這一問題不敢多說，隱隱約約的意思，以爲衹好留待「後人」解決。總看起來，實在不能不說此派「馬克思主義」實受西歐「勞工貴族」的心理反映，已經腐朽委靡，絕無振作之

精神；——「勞工貴族」歐美諸國工人，為資本家所賄買，得分殖民地工人階級所造屬餘價值之餘潤，生活稍改善，使求苟安，當時的修正派與正統派；其實不過是程度之差而已。現在考茨基等第二國際派、第二半國際派，更公然表示脫離全體無產階級的態度。 新近考茨基論黨綱問題，(德國)竟說：

「無產階級之成分，本非絕對各自相同的。 他現在截然分成兩部，——特別的經濟狀況及法律關係，竟使一部分無產階級，能組成強有力的機關，自己保障利益。 這一部分，地位日見增高，——所謂「勞工貴族」，有時他們極能反抗資本主義而得勝利，甚至於此種鬥爭已經不是因貧之而起的鬥爭，而是爭取政權的鬥爭。」

他以「爭取政權」與「因貧之而起的鬥爭」相對待，實在已經全失馬克思主義之「辯證法的唯物論」(Materialisme Dialectique)。 這兩種鬥爭，祇有在現象中流轉而互相變成，絕不可以分立對待。 考茨基又道：

「除此一部分有訓練有預備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外，另有一部分，——人數非常之多的無產階級，然而因環境所迫，絕無組織能力，而不能反抗資本主義，他們仍舊非常貧乏，並常常日益窮困。」

始終考茨基也不能否認真正無產階級的蓄積，不過他否認蓄積的力量，那是第二國際派改良主義的總原因。

此下又論及「策略」(Tactique) 上的問題，更明白表示他所以與共產國際派分道揚鑣的緣故——他以「勞工貴族」為支柱，而共產國際則賴無產階級為革命的希望。 於是考茨基的結論乃是：

「這一部分無產階級，因為無經驗無智識，又正力求自由及物質生活的改善，往往容易為一班獨斷論者(指共產主義派而言)所誘。 此等獨斷論者，別有用心，或輕浮喜動，拿甜言蜜語誘惑這一部分害的無產階級，來與有組織有訓練的無產階級鬥爭，——那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是很明白的，他們祇在能力範圍之中，慎重小心的解決各種問題。……」

誠然不錯，資產階級爲保存現社會起見，不但力求挑撥關無產階級，而且已經實行過一計畫，既有『勞工貴族』—(熟練工人，工頭)，及『勞工平民』—(普通工人，苦力)的分別，資產階級使他利用前者，而厭惡後者。所以資產階級僅可『役使』工人的貴族，顯顯『民主』精神，而實際上大多數勞動群衆大受其苦，革命的改造社會事業大受挫折。於此可見社會民主派的功能。

經濟的恐慌論　考茨基現在對於『恐慌』(Crises—或可譯作『危機』)的理論，以爲經濟的恐慌漸有『縮小範圍』之勢。事實却相反。其實歐洲大戰，也可以說是經濟的『危機』之特別形式。全世界現在處於極大的危機，而考茨基不願睜開眼看一看清楚。甚至於有人以爲歐戰之後，資本主義更加穩固。就是極平常的自由主義派，和平主義派，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人人都覺得現社會的弱點，不能否認。而第二國際反有此等奇論。難道是資本家再多打幾次仗？—資本主義還要穩固百倍呢！

無產階級革命論　考茨基現在還是否認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據他的意思，什麼樣的革命才是無產階級的呢？他說：(一)資產階級革命用強力的手段；(二)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用強力，正因他是無產階級的，所以不得不與資產階級故意立異。更有人說，一切強力都是反動的。可是昂格士論革命說：—革命是天下最有威權的事，是歷史的大事，簡言之，就是一部分的平民以刀劍或槍砲強制別一部分的人服從其意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如此。考茨基却以爲槍砲刀劍等強力的工具，—是純粹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不應當用他們。那麼、盾牌，障壁(barricade)也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也可以不必用。假使再說資產階級在他革命以前，什麼思想爲武器以反抗封建制度，那麼，現在無產階級也可不必思想—

其次則有聯立政府觀，是考茨基最得意的發明。這一問題，實是他否認獨裁制的工具。請看馬克思的話：『我之前，已有人略知階級鬭爭的原理，雖有我的學說，乃在於資本主義發展之結果，因客觀的必要，必至於無

產階級獨裁制」。再則馬克思的「社會民主派黨綱之批評」中說得更詳細：

「資本社會與共產社會之間，有一時期，是爲資本主義經革命而變成共產主義的過渡。那時政治上，亦有相當的過渡時期，—其時的國家，必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制，而非別種形式。」

馬克思如此說，而考茨基却不然。他的立論：

「在最近一年的經驗看來，我們可以略變馬克思此語的形式，而爲：

「純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與純粹無產階級民主國家之間，有一時期，是資產階級國家變成無產階級國家的過渡，那時，政治上亦有相當的過渡時期—其時的政府，依公例當有聯立政府（妥協而聯立內閣）之形式。」」

此處已絕無共產主義及革命之痕跡，簡直比修正派的理論還要可笑。請問：聯立內閣如何能過渡於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如何能過渡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西歐，尤其在德國，已實有經濟能力，資產階級所賴以鎮壓無產階級的，正不過是政權，現在考茨基不要革命，祇要聯立妥協，聯立內閣之下，資產階級的閣員要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議員要帝國主義，而無產階級的閣員議員要社會主義。如此，沒有一件經濟事業的議案，可以穩穩當當的通過的。無論其他—外加四周的資本主義國家外交上的恐嚇，軍事上的侵略，國內資本家可以藉外力而以強迫方法擠出「無產階級」的或社會民主派的政治勢力。現今德國的局面，豈不是如此！并不是由聯立政府過渡於純粹無產階級的國家，而是由聯立政府過渡到純粹資產階級的國家。所以實在非以革命的獨裁制取得政權，卸除資產階級經濟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武裝後，決不能達改造社會之目的。凡此一切，都以證實「社會改良」理論上之各方面的謬誤。

然則我們現代的社會，究以那一觀點來考察，方最能得其適當的綜合概念呢？或以工人階級所處地位，以資本之集中的過程爲主要點，或更於「黨綱」上加以新社會構成之各要素，都可以。然最重要者，尤若以資本主義社會

關一切種種矛盾衝突之增長激厲爲觀點。我們如今眼見着此資本主義解體的階段，使可更加以資本主義發展史之回顧。 換言之，實即以一社會史中資本主義的一大時期間，社會內部繼續不斷的矛盾衝突」爲考察時之總線索。資本主義的「爭競」，必發生種種矛盾衝突，至歐戰乃得一偉大的極明顯的表示。 歐洲大戰，其實不過是資本主義之「無政府狀態」的天性極激厲的綻露而已。若能於此發見：資本主義社會，因此矛盾之爆發，已無久存之可能，則自可得而說明其他現象：：！無產階級分離而出的各部分，現社會之新結構，工人階級之地位等等。 依此線索而研究及於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性質，最可注意的，有一點：：「財政資本」所應用的強力政策。 何以有此特殊形式？此一強力之最後的根據何在？這可以有多少種解釋，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獨占」性質。 然而要注意，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的一切經濟學，馬克思派亦在其內，所討論研究的「競爭」及其各種現象，都不出於一種：就是「工業資本」時代的「競爭」：這是單個的企業家之間的鬪爭，其對付競爭者之方法，往往適用跌低貨物的價格。 馬克思所論，差不多完全是這一種「競爭」。 至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一時期中，此種「競爭」形式，早已不是第一等的了；論有別種形式，因此時跌低價格的手段，已經用不得。 譬如說，煤業「新狄嘉」(Syndicat)與鐵業「新狄嘉」爭取剩餘價值，當然必不能用跌低價格的方法。 祇能用強力的方法，如同盟抵制，政黨傾軋等等，現今最有勢力的，更莫如「托拉斯」，分裂各國內資產階級而介競爭，以漸合併。其實此種「托拉斯」是一種「合組的企業」。 此種企業的「競爭」方法，當然側重於強力。國際分業，有所謂工業國，有所農業國，各國內各業間之複合的組織，——凡此一切都介帝國主義國家，介強力外，不能取別種政策。 因此新發生的「競爭」之種種形式，必引各資本國入於戰爭。

國家之功能 於是「國家」之中，必特別注意於國家功能之說明。 馬克思主義者很可以公開的說，國家問題實未詳細研究。 此中的原因，卻在於馬克思主義發生的時

代環境，當時經濟學上之自由放任主義正甚。所謂「自由競爭」真無限制。至於現在，經濟上既處處非用強力不可，則國家功能之重要，實不可掩，不論從那一觀點看來都是如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有此種感覺。因爲一方面無產階級當破壞此一組織，而另方面又應當建設新的來代替他。然後藉此新國家爲勁力以求變革經濟關係。故於「黨綱」之中將特意詳盡說明國家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的功能，以至所消滅國家之條件。

教育獨立說　從前社會黨對此問題，在「黨綱」，上往往不大討論。現在呢無產階級要取得政權，改造社會，則社會事業中種種職員之養成問題，行政人員之訓練問題，科學實驗之保存進化問題也就非常之重大；決不像當初還祇有直接實踐的可能時，可以稍緩。

社會主義之漸成　其次便當涉及「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實有社會主義漸就成熟」之問題。馬克思學說之精來，正在所謂新社會已包孕於舊社會。然因此一問題，第二國際派曲解最多，尤其要有更具體的解釋。我們應當知道，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求的甚多，有時，無產階級革命且往往引起生產力的低落。而資產階級學者及改良派想證明，損失所以如此之大，乃是社會主義還未成熟而强行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發達還沒到此時機。所謂新社會的成熟其實有兩種形式；一是資本主義成熟於封建制度的內部，一是社會主義成熟於資本主義之下，兩種形式絕不相同，決不可以混淆，尤其不可以死紙式強相比附，資本主義最初的發展，——從工人，管理員，技師，以至於資本家——完全能在封[illegible]制度的內部，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之下，却絕對不能有如此優越之環境。工人階級要在資本主義統治之下管理生產，造成社會主義，豈是可能的事——所以，資產階級社會內部而有社會主義成熟，其特徵與資本主義當初發展成熟之過程相較，大不相同。尚在封建制度統治之時，資本主義已自有其行政管理的人材及經驗練習。無產階級則不但經濟上受壓迫，政治上文化上亦是如此。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工程師技師等等，他逼不得已祗能在實行其獨裁制之後，有了可能，方得學習，祗有那時，他

方能推翻高等學校的門。 文化上的比較，自然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差，比資產階級來。 可見無產階級在資本統治的範圍內，不能成就其組織新社會的能盡。 此兩種「成熟」性質之不同、必須牢記。 所以，社會主義之成熟，在革命前，差不多祇有客觀的方面，至於主觀的方面必待積極的奮鬪於革命之後。 並不是不愛「避難就易」，實在是少不了的犧牲。

社會主義之增長 社會主義既有客觀方面的成熟，必繼以增長進化。 修正派以為「社會主義之增長」，亦可以在資本主義之下，反正用不着革命。 固然，會社主義之增長，決不單靠革命後政府之命令通告，然而必待無產階級獨裁制確立，此種「增長」的過程方能開始。 無產階級必須毀滅國家，取得政權，然後方能以其新國家為動力，采其集合性為原則，改造經濟關係。 此處當有一種長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及交易制度逐漸推廣，漸漸掃除資本主義的遺跡，以至於完全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社會主義之「國內」的範式 俄國革命以前，所謂「有規劃的集合經濟」，祇有大概的研究，祇有很抽象很簡畧的概念，沒有具體化。 十月革命之後，實際的經驗，自然發生「社會主義之國內的範式」問題，（所謂「國內的」，當然係指生產關係上之經濟區域而言）。 如以資本主義而言，則法美的資本主義，各有各的特徵。 可以一比較法國之放債盤利的資本主義及美國之純粹的「財政資本主義」，或是英德之「托拉斯」「新狄卡」的歷史，都是各有相異之處。自然，現代「世界經濟」的融合，一切都有漸漸同化複合之勢。 然而社會主義祇能建築在現有的實有的基礎上，所以必發現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或者可以說是那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之組織變革。 固然此種種「社會主義生產」之不同形式，必當漸漸更廣泛的同化複合。 至於最初一期，雖在各國無產階級都已取得政權之後，那必將是五彩的社會主義，—各國各有其特殊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馬克思派的經濟學家，大可公開的說，俄國的社會主義，比較起來，實在是大部分「亞洲式」的。 俄國

農民經濟超過工業經濟等特殊狀態，大足以介其社會主義發展落後性。

「新經濟政策」，因此實際的經濟的研究，便可知「新經濟政策」之重要，——「新經濟政策」之意義，制度，見北京晨報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之莫斯科通信。——亦爲『黨綱』中所應注意之問題。「新經濟政策」，可以由兩種不同的觀點觀察之：——一，則可以爲革命的策略，二，則可以爲經濟建設的合理政策。 其實無論那一國的無產階級，既得政權，必遇見經濟事業的最困難的難題，——就是兩種經濟制度的衝突：一種是無產階級所能管理整頓的，能以規畫統制的；一種是無產階級無法以預定規畫整理的。 假使無產階級不察此種經濟制度勢力強弱之比例，而自取管理者太多，則必令生產力不但不能發展，反就停滯，無產階級亦非能一揮而成仙境。 他必不當以其規畫強制小生產，小農經濟，——個人的農村經濟。況且他所取既太多，要行管理，又須言建設極大的行政機關，一要求小生產經濟來經營，所須行政人員未免太多，國家支出太多。 其結果，反而使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機關阻滯生產力之發展。 若有此現象，無產階級總當立刻收縮減少行政人員，改組經濟機關，否則小資產階級激而走於反革命。 所以「新經濟政策」一方面是渡過特別現象，一方面是普通的原則。 組織經濟事業，本當先考察農工各業間勢力強弱之對比，能令集合生產者由國家管理，不能者留與小資產階級，使得其發展之正道，并令有較概括的規畫，——使社會主義經濟漸漸超越聯絡此小資產階級的經濟。 至於社會的階級關係爆裂之際，及社會以武力解決之時，革命怒潮洶湧，政治上的鬥爭戰略，往往緊急於經濟建設萬倍。 ——政治上不得勝利，資產階級也不容你來行什麼「新經濟政策」。 當時必須要有軍事上的運用，——架起防線來苦戰，所斷軍糧絕敵人的耳目，難道這也會增高生產力麼？決死的戰爭中，絲毫不容姑息，而和平的建設事業，也不應當爲幻想的社會主義原則所阻滯。

經濟的策略問題 「策略」本是政爭中一階級對於其他階級的態度，——有如軍事上的策略，戰隊之間友敵各軍

情勢的窺測既明，便可取定和戰迎拒攻守的方針，或者可以聯盟共守，或者可以共同出戰侵襲公敵，或者可以使一方守中立，而自己獨戰。　階級鬥爭之中，各階級擁護舊社會改變舊社會的態度，以及其實力，必不十分相同，——所以革命的政黨必有「策略」。　策略本可隨時隨地而變，然而有總原則，也應當規定在「黨綱」之上。譬如，共產派在封建制度或宗法社會尚未傾覆的殖民地上，對待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民族運動，所應取的態度：——因大多數平民同受帝國主義的摧殘，有幾階級應當合作，共禦公敵，以至於無產階級有能反守為攻的時候，故應要求「民權」——達最大多數勞動平民的勝利。　至于共產國際之總體，對待工業國內的改良派工團派的態度，對待殖民地上的解放運動之誠意，亦都可以察各社會間階級的關係而推以定改造社會的鬥爭中之策略。　再則，如今更有策略上的新問題。　其一，無產階級政黨絕對不能冒昧得敵黨的資助，而無產階級國家却不妨向資產國家借款，——因為政黨所行純係在野的革命事業，無所建設於社會主義，而國家之借款，係以建設社會主義，又即鞏固革命，擴展革命。其二，處帝國主義國家之中，無產階級政黨萬不贊助防衛資產階級政府之戰爭，而在無產階級國家或殖民地，在相當機會中或竟贊助攻伐帝國主義國家之戰爭，——因是防衛無產階級革命或是摧折帝國主義的氣燄。　凡此，都是策略總原則之舉例，策略之破壞及建設的兩方面，本須有積極的綜觀的意義。

總之，改造世界舊社會的規畫，必應有所綜合齊於適應，恰當於客觀的環境，能達此主觀的目的，共產國際的「黨綱」，應當如此。

＊　＊　＊

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是帝國主義的世界：

「於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環境內，「資本的積累」是不可能的。　所以資本主義自其最早期起，就已力求推廣其勢力於「非資本主義的」地方或人民間；因此而有，農民及手工業者破產，中等階級起無產階級化，殖民地政策，新市場之開闢，資本之輸出。　資本主義的，存在發達，必須

力求不斷的開展新地方，侵入新職業。 然而此種力求佂取全世界之『外延』，遂令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前的』社會方式相衝突。 乃不得不用强力，而起戰爭，革命；總之直至於崩壞，——這是資本主義自生至滅永有的天性……

世界資本主義愈厲行其軍國主義，愈急遽的消滅國內『非資本主義的』人民，愈降低其工人階級之生活程度，——則於世界的舞台上，抑『資本之積累』，變成不斷的政治崩壞，社會崩壞，及一切錯亂紛糾的現象也愈快；此等現象，加以經濟的崩壞，所謂「危機」，必能令資本之繼續積累漸不可能，而國際工人階級之反抗資本主義必不可免；——即使資本主義尙未發達到自然當有的限度，亦必如此』。 見羅君盧森堡之『資本之積累』。

實在已經絕無疑義，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衰落之期，却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客觀的可能。 然而『可能』，始終不過可能而已，還不是實現的事實。 無產階級的統治，應當征取！假使無產階級不積極奮鬬，積極革命，那麼，帝國主義更能掠奪尙未進化的各地，甚至於相對的發現在的工業國(法與日本) 成爲『資本主義前的』狀態，——資本制度，帝國主義之殘酷的經濟關係，必至於『輪迴不已』。 現時已入社會革命的時期，應當格外努力。

世界的社會改造！我們要知道：無論何時還沒有行過如此之偉大的鬬爭，立過如此之偉大的目的；普天下的命運，在這一鬬爭的凱旋。 我們要奮鬬！

共產國際的黨綱將依此綱要分爲五部分：

一，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之分析；社會革命時期之解剖。

二，共產主義社會之說明；各種過渡時代之區分。

三，資產階級顚覆及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意義。

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進行策畧之綜觀。

五，各國共產黨對於當地的規畫。

(更正) 本篇第十五頁上段第二行推翻下落『資產階級的政權，令失所憑藉，而後可得自由處置此私有制度，使合於行向社會主義之目的。』等字。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

（共產國際之策略問題）

瞿秋白

二十世紀之世界革命必爲無產階級的事業，共產國際正負此重任，所以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會即已發布宣言書，明定其大政方針，一九二〇年第二次大會之宣言及章程更明定：

「共產國際以「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創設統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達完全消滅階級，實行社會主義」爲目的。」

至一九二二年，又進而討論改造社會之總規畫，——共產國際之黨綱，——以爲實行此宗旨之詳細具體的計畫。然而黨綱大部是對於現社會之理論的考察，以及革命中革命後建設社會主義之步驟。 至於日常鬥爭中，——在革命前如何行向革命在革後如何建設，——種種手段態度，凡能達到最近的目的以至于最終的理想者，這種瑣屑繁雜的職任，——就是策略。 黨綱是對於現實社會爲改進一步的制度上的要求，以至於最高的理想社會。 策略則爲引進現實社會中之各階級以行此制度改革之手段。 黨綱是對於社會之物的方面，策略是對於社會之人的方面。 一是較靜的，一是較動的。 因爲各地各時社會中之階級關係，每每隨政治經濟現象而起變化，此間立於世界革命主位的無產階級，對之須有明確的考察，而時時審定改造社會之鬥爭方略。 策略因此時時可有變更，正所以求達其絕不變更的最高限度的黨綱。 固然，在策略上，每一派的政黨自有其總原則，與黨綱有同等重要之意義，黨綱上也有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之分別，——最低限度的黨綱，亦可因

時過境遷而變動。　然而策畧與黨綱之區分，大致當如上所述。　再則策畧旣爲達到目的之手段，比黨綱尤其要切於現實生活，尤其是實際運動中之要著；假使有黨綱而無策畧，等於有「坐言」的理想制度，而無「立行」的具體辦法，况且設有對於舊制度的批評及新制度的規畫，而無破壞舊制度對待各階級之態度及建設新制度中利用各階級之手段，一切都成紙上空文。　因此，凡無策畧之「政論團體」，不成其爲政黨，—亦不能成正當的社會勢力。　因此，共產派之最低限度黨綱，往往可以貌似自由派或改良派，共產派之最高限度的黨綱，又可與無政府派完全相同，獨有策畧問題，必定有異。　此中區別的根本要點，不在於主體的不同，就在於有無主體。　如改良派，—以少數思當將的工人階級爲主體，自由派以資產階級爲主體，這兩派有時同染着小資產階級的人生觀。　如無政府派，在政論上往往無主體，—其實亦不免時落於小資產階級之幻想的照耀。　旣如此，可見策畧問題關係之重要；—看一政黨之策畧，就可見其究爲那一階級的政黨，更察其策畧變易之適當與否，便可見其實際上之強弱，其能否眞正代表階級利益，能否眞正實行逐步改造社會之世界革命事業。

「世界革命，爲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事業」，旣有綜觀社會的結論，而得於章程上特定爲宗旨，黨綱上又加以有規畫的研究，我們更當進而討論共產國際之策畧，—見其分時分地的考察，社會中階級關係之變遷，而定適應之原則。　共產國際每次大會，必於世界革命進行之趨勢，力加審察，以定策畧。　此種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實在就是勞動與資本衝突之戰爭，—因客觀的科學的結論，因然無產階級必得最後之勝利，然而雙方鬬爭時，戰陣上的形勢，內部之實力，組織之成績，及一切環境以至於主觀的階級覺悟之程度，都能爲暫時的短期間的勝敗之近因，—於是以無產階級爲主體而行世界革命的共產國際，對此陣勢，因時因地而有相當的戰畧，以求引之至於最終的勝利。　所以敘說共產國際策畧之總原則及其四年來的經過以至於最近的方針，仍不得不與世界政治經濟之現象來敘。　讀者於此，自能見共產國際於現代勞資鬬爭中促進世

界革命之方策，運用社會間各種勢力之衝突，以日進於消滅社會階級實行共產主義之目標。）

＊ ＊ ＊

一、

世界革命并不是「平地一聲雷」的烏託邦，亦不是一直的發展，絕無屈伸進退的過程，——此種現象，本是現實世界中所無，而祇是智識階級頭腦中的幻想。 世界革命乃是，「各國內種種形式的階級鬬爭，以至於資本主義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及殖民地之間的戰爭所延展的一長時期」。帝國主義時代之後，客觀上實不免繼之以此長期的社會革命時代。 所以帝國主義發展到最高點之時，——歐戰爆發之後，——我們已確見社會革命時代之開始，從此勞資間戰爭已趨一新方向，要求全社會的改造，較之歐戰前社會改良派時期的勞資戰爭，絕不相同。 然而勞動對於資本之進攻或資本對於勞動之進攻，雙方仍繼歷史的發展，不能免於「社會的惰性律」。 雙方攻守陣勢又因現實經濟狀況而變。 所以共產國際的策略，既以求達無產階級獨裁制的總原則，必須處處與此現實生活中之鬬爭相應。 總之當力求反守為攻達其最終的目標。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實是國際範圍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發點，而不僅止於俄國國內。 當時世界的資產階級早已明白此一革命的意義，而着手預防，——這本是國際無產階級進攻之先鋒，德國敗後，無產階級革命的潮流又進一步，當時德奧的革命，勢不得不湧出無產階級的色彩。然而社會民主派，處於無產階級之領袖地位，反畏縮顧忌，令革命的潮勢大弱。 但是，單就當時客觀的政象說來，我們實在可以斷定，這一期無產階級在進攻，確已開世界史之新局面。 世界資產階級的代表，勞合喬治，當預備凡爾賽和會時，曾有一秘密文件，其中實論實已洞悉當時之危象。 此一文件，現在已發現於意大利，略一翻閱，便能知道，資產階級尚且明白當時的革命運動：不僅是工人之不平鳴，而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大變更。勞合喬治說：

「現在情形已經大變。 革命方在開始，——俄國還在

恐怖政策之中。 歐洲又瀰佈了革命的情緒。工人心中實有極深切的感覺，不是僅僅不滿意而已，而是憤怨的惡意，——痛恨戰前的生活條件。 全歐人民看着各種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的政策，都覺不可信任。有幾國內，譬如德俄，此種不安的人心，竟至於公然的爆發；至於英法意，也有不少罷工，不願工作的表示。 凡此一切，都是一種表象，證明人民確有急於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希望心，此種希望並不下於僅僅增加工資的要求呵。……

其實對於此種不安的現象，也有可以欣幸的；本來我們現在無論如何，決不能再返於一九一四年時的生活條件。假使必定強行此種政策，反有極大危險，——勢必反激歐洲人民於左派勢力之下，——此種黨派的根本理想，乃是以完全破毀現社會之制度爲方法，復興人類。 在俄國此種黨派已得勝利，然而他們勝利的代價，實在非常之大。幾萬人的死滅，鐵道，城市，俄羅斯國家的機體，幾至於全毀，雖然如此，始終他們能得俄國民衆的後盾，更可注意的，却是他們竟能造成很大的軍隊，看來，確有很能幹的指導者，紀律非常嚴正。 此種軍隊，大部分確是能爲他的理想而犧牲的。 假使我們再因循過一年，俄國新鮮的活力生長，他就記不得他的和平主義了；——因爲全世界上祇他有這唯一軍隊，能爲自己的理想而戰。

勞當猶治更進而論資本主義的危狀。 社會民主派，實可以醒一醒，請看當時客觀的狀況，革命的機運：

「現時最大的危機，實在於德國或將信任布爾塞維克，以其富源，智識以及組織能力，幫助那班幻想的革命家，——他們本來想以武力征取全世界呢。 這種危險——實不是空話。 現在的德國政府能力很弱；他不能得民間之信仰；他的威信有限得很，雖能暫執政權，實保不住。 然而這一政府若倒，必定是斯巴達克派（德共產派）起來，而德國却還沒有成熟。 雖然，德國斯巴達克派却有一利器：——祇有斯巴達克派能救俄國於戰後困危之境。

假使德國而入斯巴達克派之手，必定與布爾塞維克携手。那時東歐必全捲入於布爾塞維克革命之怒潮中，一年之後，可以有三百萬人的赤軍，加以德國之軍事技術，導師，將軍——時時都能侵入西歐」。

這一時期是無產階級政治上的進攻。資產階級乃急起自衛，於西方暫時讓步，而回到向東方進攻。當時西歐德奧的「無產階級領袖」竟放過這一時機，羣衆受社會民主派的欺騙，沒有恰當的策略。

試看一九一九年罷工的統計，尤足見其時無產階級經濟上的進攻之趨勢。方當戰爭期間，勞動之價值，對於協約國之資本主義，其實非常重大，而勞動者之勝利並不十分顯著，正因社會趨勢尚未見無產階級之進攻，——資產階級不到親見危急決不肯讓步。等到無產階級進攻之勢已猛，他方急急退讓，謀保政權，以圖再進之計。現實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現象，確是如此，——戰後之各國社會改良政策，並非勞資可以協調之表徵，而是革命策略必不可少之鐵證。歐戰期間英國之工人運動，總其祇爭到每星期增加七先令之工費。至一九一九年，工費乃增加一金磅，有七百萬工人之工作時間，驟然減少三四小時。英國政府更設委員會，籌備煤礦收歸國有事業。美國罷工隨續繼起，也不得不議及鐵路收歸國有問題。德國的資產階級，費了幾萬萬國庫資財，求消費品價格的低落，緩和工人間的不平，設了「社會公有委員會」，籌備國有辦法——於是社會民主派，藉喊着「社會主義將近了」，此種呼聲，無非是想工人之中，漸信和平手段之有效，雖然，這始終是此期無產階級經濟上的進攻。

西歐及美洲，資產階級處處對工人讓步，惟恐發生共產主義的革命。

同時，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俄國急取攻勢，俄國無產階級獨力奮鬥，而西歐工人方醉心論道於社會改良政策。其中祇有匈加利無產階級曾行革命，可惜竟失敗了。蘇維埃俄國陷困於極點。這是歐戰後第一期之勞資爭鬥的國際陣勢。一九二〇年，世界經濟狀況中有一種變化，——開世界革命的第二期，——蘇維埃俄國進攻改

恩資卽無產階級對世界資本之第二期進攻，又正是意大利無產階級奪取工廠之時。 可是這兩方都受挫敗：—赤俄的失敗在軍事上，意大利工人之失敗在政治上。 從此局面大變。

此期間共產國際之策略，不得不取急進，「能做多少，便應當做多少，」—世界工人間的革命潮，極當順應之而導之於無產階級獨裁到。 可惜當時大多數無產階級，受改良主義的毒，組織力戰鬭力太弱，而覺悟程度之低尤其是一件大弱。

從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起，因俄意無產階級之暫時失利，勞資鬬爭的陣勢已經漸變。 勞動漸就退讓，資本漸趨進攻。 現在且舉英國爲例。 一九一八英國罷工一千二百五十次，參與罷工人數一百萬餘；一九一九年，更加增多，罷工次數一千四百十一，參與的工人有二百五十餘萬人，積計罷工日數總共有三千四百萬天。 到一九二〇年，罷工次數增至一千七百十五次，參加的人數雖減少，尚有二百萬人。 罷工的結果，工資增加，時間減少，均有成効。 等到一九二一年，罷工人數就有十一萬八千人。工資有一部份反而減少，—八百萬工人，每星期總共少得一千一百萬磅，一九二二年八月時，此等工人的工資又減少了三百五十萬磅。

英國資產階級還不甘心。英國工業聯合會當時曾發表宣言，說：

「此項趨勢，或者還要惡劣。工人應當知道，工資的低落，從此將江河日下，工人生活程度必較前一期工業發展時爲低，或竟比戰前還要低落。 此種情形，若是工業不能再興盛起來，必不能改善。 爲減少工資而不引起劇激的爭執起見，應當格外廣泛的一致的實行此種政策。」

歐美各國都是如此情形，同一的趨向。 企業家爭得工作時間之延長，工資之減少，還不滿意。 各地都有奪回職工聯合會已爭得之各種權利的行動。 美國宣言「工場公開」，不準工會獨霸有工人權，極力想渙散工人的勢力。 英國則竭力攻擊「工廠委員會」，企業家說「究竟

權是主人？』保守黨在國會之中搗亂禁止工會用其自有的錢財，作政治運動。 瑞士荷蘭瑞典挪威法國都是如此。

至於德國有別種意義。 因爲凡爾賽條約之經濟上的意義，就在於使戰敗國担負復興資本主義的成本；然而德國財政窘迫無從着手；於是這一重担，不得不分任於各國無產階級。 戰前，布爾塞維克就說，將來的「戰敗者」僅工人階級而已，雙方資產階級必不會認此賬。果不其然，現在資本家說：「當然！祇有敲工人階級的竹槓，能恢復資本主義」。 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是這一種想頭。戰禍的影響發作得愈快，經濟狀況愈惡，則資本家不能恢復其資本主義愈益明顯；現代已非拿破崙的時代，資本主義確已根本動搖。那時候文說『英國所以能渡出此經濟危機，正因有汽機之發明，生產力之增長』，現代却已不同：假使意大利能用其戰費十分之一，來經營全國的電氣化，現時已經可以不專賴英美的煤炭。— 然而他們不能做到！所 在戰後工業的衰興時，資產階級能對無產階級讓步，而有社會改良政策，成就無產階級日進攻，等到根本的病 發作，經濟界戰後的危機日益顯著，資產階級就不得不出醜『自食前言』，收回其社會改良政。 從歐戰後第二期中資本進攻的經濟方面。

資產階級既因互相猜忌，無從安心經營提高生產力之事業，祇有想法推廣貨物之銷路。 可是這第二方法也不能行。 於是資本對於勞動之進攻不得不成一長期的計畫，不但暫時利用工人之弱點，而且有步步進逼之勢，想榨出工人的汗血，來養兵製砲，爭奪市場。資本家此種計畫若歸失敗，則各工業國中工人階級當可取得勝利。這是資本主義生死存亡的關係，資本家必出死力以禦。他們不但收回社會改良政策，不僅祇是經濟上的進攻，而且還有政治上的計畫。

一九二二年之意大利杰爾會議上(Genua)，各國對俄要求廢止國有制度，其實亦是資本進攻的一種形式。 德國資本家史汀納斯爭政權，想組織內閣，亦是一種資本進攻的形式。 英國資本家覺能阻止工人要求國有煤礦之運動；一九二一年英國工人已不敢提及此一問題，僅僅爭工資

增加。 美國的國有運動更消滅於無形。 德國社會黨在一九一九年，口頭上爭國有；如今國有鐵路反另售與私人。祇有俄國還保存工業國有制度。所以各國資本家逼迫赤俄變還工廠，不僅是掠取俄國的財產，而且還有原則上的意義。協約國之資本主義要求恢復，除逼迫俄國外，更進而逼迫德國，想剝德國之富源財力。他們第一須保存德國資本主義，第二，須逼迫德國出「本錢」，來恢復國際的資本主義。 德國的資本主義呢？他有他的計畫。 史汀納斯的預想：(一)要出賣一切國產，——煤礦鐵道等，——借英美的錢來，由私人經營；(二)減輕工業的負担，——工資克扣，工時加長。 法國一方面，軍國主義派的資產階級等不及德國資本家搾取工人汗血來還他的債，早已主張：——占據萊爾(Rhur)，建設萊茵岸緩衝國，以萊爾煤炭供給法國工業，分裂南德與北德，以便法國勢力經萊茵而直貫德奧。 本來大陸的資本家早已明白，假使德國資本家史汀納斯的計畫不實行，——(裁減「多餘的工人」，延長工作時間等)，——資本主義必不能恢復，然而史汀納斯一人不能做到，非以法國的寇的美致書助之不可。 德國的社會民主派及工人階級雖欲抗拒而不能。 現時已成爲事實。 除非因英美資本之嫉妒法國，此一計畫或可停頓。 雖然，還不止此呢。意大利的「法塞派」(Fascistes)的奪得政權，尤其是資本進攻之政治方面最顯著的現象。 「法塞派」當初的黨綱，明明說：

「……現時工人階級，所負租稅極少。 ……工業家担負直接稅，其實就是間接影響到下層階級，——因爲擾亂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勢必引起失業及工資減少的現象。 想要寬待窮人而令「富人」多担租稅，——實在是錯誤的。」

政治上的進攻還不足，更加以暴力的行動，實行資本家的政黨。 意大利的「法塞派」不過是此中的一部分，——各國都有同樣的組織，暫時還沒有能像「法塞派」那樣得意罷了。(意大利「法塞派」——出於,,Fasci di Combuttimento.,,，譯意可爲「鬬戰會」)，完全是一班退伍軍官，高等下等的流氓光棍，做中堅人物，以盲目的民族主義，侵略主義爲

宗旨，於罷工時毆殺工人等。譬言所謂「保障國權」）。

此等反動派，含有帝制主義的份子，他們更順「逆流」而進，想根本破壞民主主義，公然保障極少數的資本家，實行殘酷的專制政體；不但他們顯然揭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面具，而且他們非常明悉壓迫真民治派的方法：—從要求「真民治」最切的無產階級入手。 他們知道，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的，現時有三個國家：德國，捷克斯拉夫，意大利。 意大利的「法塞派」成功，不過是他們計畫之第一步。 其關係於資本之進攻，反革命的猖獗，非常重要。

所以關於這一層，當加以詳盡的說明：

法塞派之反革命

英國勞雷喬治後之保守黨內閣要廢除勞動部，德國史汀納斯要勾結法國恢復「純粹的」資本主義，—而意大利法塞派實行執政，反動的潮流瀰漫全球。 其中法塞派的反動，在社會科學的觀點上看來，尤其重大。 法塞派是什麼樣的人呢？當歐戰終了，戰場上回來了不少下級士兵：智識階級，教員，志願兵等類，戰時他們很有所盡力。(意大利的智識階級比別國格外有力些。 戰前意社會黨中竟有七十位大學助教、可見其智識階級之多。）他們爲戰爭所欺，—雖然戰勝，而意大利所得甚少。 回國之後，國內經濟破壞，國家不能顧養這一班「智勇之士」。 他們又眼看着工人革命運動之發展。他們反對此等革命，不但因爲這是工人的運動，而且因爲他們自己是主戰派，向來是反對社會黨的。而社會黨呢，正在盡力推翻這一類的人，甚至於反對戰勝時受傷的殘疾者。—這是社會黨最大的錯誤，不懂戰略。 當時各地社會黨反對軍官，反對殘疾者，僅僅因爲他們到過戰場，—真正是稚氣—而這一類人，爲社會心理所反激，都投身於法塞派。當時的社會黨，祇知道「人的問題」，而不知道社會潛力的運用。譬如說，其時法塞派首領莫索黎尼(Mussolini)還帶着假面具，冒充社會主義者，他亦主張工會監督國會，亦主張分給農民田地，亦主張實行工業國有制。 然而社會黨以爲莫氏主義，一味的盲目反對，不知道「容他自

己的話，堵他自己的嘴」。這叫做：怕人利用自己吃斷，——後來，淺見的羣衆，漸以爲社會黨反對的是此等主張，並不能明白他們是反對戰爭。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法塞派一部分在段農迪阿(D' Onnunzio)的菲姆島上，國內還僅有狠小的散漫的團體。 其時義大利國內，革命的風潮正盛，——不僅僅是罷工，卽是推散資產階級。 社會黨都絕無預備，專意於小小的爭執，以致於失敗。 於是莫索黎尼乘機組織「法塞派」，組織軍事機關，私藏軍械……等到他奪取政權之前一月(一九二二年十月光景)德國一新聞記者問他：「你是否冒險用祕密的方法奪取政權呢？」莫索黎尼答道：「不管是秘密是公開，我一定要奪得政權」。

社會黨此次在政治上更大大的失敗，——因爲他們不能以「行動」反抗莫索黎尼此等陰謀。 再則他們眞不明悉社會總體的現象，不善運用，以致一大部羣衆，爲法塞派所誘惑。 莫索黎尼如今既然擁着民衆，又有軍事機關，已成騎虎之勢，他若不取政權，他自己一派的人就要反對他。

社會黨絕無能力，不足以引導羣衆奮鬥，更可以舉一事資爲證。一九二〇年工人占據工廠之時，資產階級其實狠弱，不敢派兵去剿，直等到改良派的社會黨，先出頭說服了工人，工人拋棄已占的工廠，資產階級方鼓起勇氣來。於是資產階級突然開始進攻。 此種進攻，却幷不出於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國家軍隊或審判法庭。 何以故呢？因爲資產階級負敗戰的責任，——負破毀經濟的責任；一切純資產階級的政黨都在解體，兵士，職員(官吏)，小資產階級對之已絕無信用。 於是莫索黎尼等狹隘的民族主義派，小資產階級的新政黨，有冒險的行動，彷彿能「內平工人之紛亂，分爭國權之擴張」，——遂一躍而登政治舞台。法塞派開始便聲言：「社會主義絕不能有所創造；而我們處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却能强資本家滿足工人的要求；而工人呢，也應當做工，幇着恢復國家」。實際上他們逐步破壞工人組織，施行暗殺，打毀報館。在大城市及工業區，工人羣衆還能勉强互相團結；而在小城市及鄉村之間，工人或爲法塞派所蹂躪。法塞派先以武力摧殘工人，而後從而指揮之，故在工業區內，工人雖不能心服誠悅法

塞派，而小城市及鄉村之間確有一部分工人爲法塞派的政策所惑。 資產階級亦有一部分怕法塞派，以爲始終是順從，未必能管理國家運用政權；於是社會黨中之改良派宜傳與資產階級組聯立內閣，妥協共濟，以與法塞派。其時資產階級力弱，不能行此果斷政策，改良派又笨，死不明白群衆不信任舊政黨的心理，上述的計畫反促進莫索黎尼之爭取政權。意大利社會黨（共產派，——附屬帮（Serrati）等，於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後，曾因大會要求其開除改良派之故，而與共產國際決裂；至第四次大會時，附屬帮派悔悟，方仍與決裂後所條之員共產派合併，而宣言與改良派脫離，——現已合稱意大利共產黨），若再不能分析法塞派得勝之原因，共產派失敗之惡果，重定其策略，則莫索黎尼之專政，恐尚有時日；所以非積極奮鬥不可——不但要設秘密機關，而且要與法塞派民政治上的打擊。共產黨若要在意大利與法塞派奮鬥，必須恢復工人對於社會主義之信仰。

法塞派—不過是冒險而已，取得政權之後，依賴資產階級的實力，他便不能實行自已的黨綱，而逼不得已去行資產階級的黨綱，——實行資本之進攻。 莫索黎尼之後有一大班小智識階級。 黨綱之中雖有節省國庫，裁汰人員等條目，而實際上一執政權之後就有幾萬候補官僚的小資產階級，擁擠得不堪。 意大利的社會結構，本與中國有相對的類似之點，所以政客亦是非常之多，高等流氓非常之多。 莫索黎尼自已本就一班（武裝的光棍），取得政權之後，他說（可以解散了）。 他手下的人就不得不給他「算賬」；——莫索黎尼若要解散武裝的「會匪」，專賴正式軍隊，——那可不成！法塞派內本有兩派：工業派與農業派；北意大利工業的資產階級及南意大利農業的田主階級，雙方都有極反動的份子滲入法塞派，如今乃在內部大起衝突。 莫索黎尼自已是兩個魔王，而所用的力量，卻正是小資產階級盲目的熱烈的愛國主義民治主義派；——他的失敗一定就是這兩種衝突之爆裂，，其弱點正在於其優點。

共產黨對待意大利政治之策略必在於組織最大多數的勞農群衆及小資產階級以敵法塞派，而所謂「組織」，又在於適當的口號，適當的要求，——不但合於無產階級

的利益，而且合於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從現實的政治鬬爭，引導之於革命，引導之於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以進於社會主義之建設。單有能犧牲的精神，單有理論的研究，絕無用處，必須能負解放羣衆之責任，實際上得羣衆之信仰。　以前意大利社會黨之錯誤，正在於墨守成規，不明現實政象，不是傾向太右，過於妥協，就是傾向太「左」，於羣衆目前要求不能體會，忽視社會間的惡敵，「替人家張聲勢」。

這是歐戰後第二期資本進攻的政治方面

此期間共產國際之策略，應隨革命潮之低落，及革命之緊迫，而立取守勢，—行「勞工之統一戰線」，—自經濟上的「工資」「時間」起，一直到政治上的「自由」「政權」止，—極力督促一切社會黨，不管他是改良派，是中央派、一概邀之使入鬬爭。　假使羣衆及改良派不敢談無產階級獨裁，那就不必談，本來在防禦戰時也不用談。　祗看改良派能否忠於他自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假使不能，羣衆的勞動工人，便可恍然於共產黨的忠實的革命精神，亦就實際上明白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不可少。　革命的機會再至，無產階級的預備必已更充足，戰鬬力更強，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也就更容易。

米　　米

二、

世界政治經濟的趨勢以及勞資鬬爭的陣勢既如此而共產國際的策略及戰鬬力又如彼，世界革命的勝利究竟能達否？　此後的發展又是怎樣？　歷史上的經驗，每每革命之後隨起反動。　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反革命勢力起而反抗，全歐爲所鎭定，現時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革命時代，難道也是曇花一現。　上述歐戰後之第一期與第二期，能否比之於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從此反革命便能得勝麼？

答復這一問題非常之容易。一八四九年反革命的所以能得勝，乃因資本主義勢盛，工業方在興起，資產階級得有餘利，與復古派的地主階級妥協，遂能供給幼稚的工人階級以食糧，—消弭革命，緩和無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

傾向。　現時呢，却大不相同。全世界及革命之强，不是由於經濟總象的興盛，而却是由於經濟總象的崩壞。　時代的性質，既然不同，正相反背。　於是此次的反革命，并非因內力充實而取攻勢，乃是「困獸之鬥」，—資產階級自謂危亡，想以殘暴方法鎮壓革命，苟延一時之殘喘。無論他來勢如何兇惡，始終是迴死時的(迴光返照)。　既如此，自不難確定我勞動階級對待資本階級此次進攻之策略，—共產國際之策略的總原則及其最近的方針，更得確實的說明，實際的根據。

凡一政黨之策略，其對象必爲社會內之各種勢力，資產階級政黨之玩弄「輿論」，亦即此意。　在此勞動與資本戰鬥之時，共產國際以世界的革命黨之資格，其對象之重要點，當然在勞動界。—　資本界爲社會改造之敵—所謂客觀的對象，已可不言而喻，勞動一(軍)却以共產主義的政黨爲其參謀部，而共產主義的政黨以勞動界爲其大本營，—所謂主觀的對象。　將兵之道，首在於「士氣」，所以對勞動界內部的訓練鼓勵尤其重要，亦就是主觀的對象比客觀的對象尤其緊要之原因。　須知勞動界爲革命中動力之主體，而資產階級爲客體。　上述各節已說明勞動界與資本界戰鬥之陣勢，—以及共產黨對於他「客觀的對象」之觀察，以下當再略敘勞動界內部戰鬥力之分合運用—及共產黨對於他「主觀的對象」之作用。

最激勵的勞動進攻之時期，工人羣衆的氣概，非常激昂。一九一九年時，不但共產黨及獨立黨(德國)，就是極普通無黨的工人，以至於反動黨的工人，都自信行向社會主義，當時右派的社會黨自以爲與共產黨的區別，僅僅在於方法。　英國在一九一九年時社會主義亦成了羣衆之間討論的題目，甚至於外交問題，如贊助蘇俄問題等都可以引起能工(一九二〇年)，此等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勞動進攻的性質，帶着有無產階級欲得政權的特點，現在都已不同，雖然世界經濟危機仍在繼續，而工人羣衆對於參政問題，反無信念。勞動已屬於防禦地位。　勞資妥協，聯立內閣的可能，都已經沒有了！現在已非社會民主黨或勞動黨與資產階級攜手之時，我們祗見各國政府裏

拼出社會黨來，或竟拼出自由黨來。　工人群衆呢，卻祇消極。德國社會獨立黨併入於極右的社會民主黨更覺去，而工人的反抗聲，非常之少。這正是以證明工人階級自覺能力之弱，受改良派的作踐玩弄，弄得神魂顛倒。　於是大多數工人群衆，再也不想『取得政權』，——攻勢已失；此時積極的工人共產黨要領導之而前進，就決不能用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口號。　假使獨斷論的『共產主義者』說，祇有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下方能裝得好假牙齒，豈非笑話，——無產階級獨裁制是『歷史的必要』，而不是隨時隨地，不論情形不論局勢都能得工人群衆的同情的，應當順勢而導之，至相當的客觀環境成就，自然能發生政治上的意義。因此，必須要以工資時間住宅等日常經濟鬥爭為口號，先團結起工人群衆來，——同時亦就是實行勞工的統一戰線：督促各派社會黨共同進行，使工人群衆看一看『究竟是那一個社會黨，能真正為工人切身利益奮鬥，——是改良派呢，還是共產派？　共產派不但爭此經濟利益必能堅持到底，而且得到之後，還要依他們的黨綱，積極前進，所以自然於共產派占優勝。改良派雖說為工人政黨，其實他們既否認工人獨取政權，在經濟鬥爭中亦慣與企業家妥協，那時工人群衆自然覺得，真正替他爭利益的，祇有共產黨。共產黨得賴此而得大多數工人群衆的信仰，漸漸以行動及宣傳證明其主義。　此種經濟鬥爭的運動，在資本進攻時期，實能從大多數的工人，傾向於共產派，——所謂群衆的政黨，正在能體會得勞動群衆之利益，——以至於聯合一切革命派的力量，反守為攻，撲滅那社會改造之惡敵。　祇有此種運動之推廣，深入，加緊，方能突向無產階級獨裁制猛進。　況且此種運動，無關於社會黨的派別；難道改良派還能要求十六小時的工作時間麼？所以正可以勵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起來，各派聯合向資本界作戰。

所謂『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怎樣的實行呢？　向群衆間去——自下而上，可以由共產黨通告工人，對企業家或國家提出改善待遇的條件。　然而也不能和改良派的政黨或工會開談判。　何以故呢？　在共產黨內部，分析解說客觀的社會現象，我們不得不說夏德曼或其他改良派首領實

階級失節。然而改良派的社會黨內，有大多數工人，他們看見共產黨通告，也得問一問，「你來和我們協作，你可問過夏德曼是沒有？」難道共產黨能同答他，「夏德曼是失節的了。」。那眞是痴話。這些工人若已認夏德曼爲失節，也就不必再宣傳，他們早已入共產黨了。所以要行統一戰線，正應當和第二國際開談判；第三國際之所以異於第二國際，不在於其一承認無產階級獨裁制，其一則否；而在於第三國際能奮鬥第二國際不能。第二國際遇最低限度的要求，也不肯堅持。等到那時，共產黨更多一層真憑實據向工人宣傳，況且口頭上的談判，第二國際對於此等運動決沒有法子拒絕，——如此，則統一戰線可成。羣衆工人，各黨各派都來協作，結果自能暴露其首領之罪惡。所以不但當「自下而上」亦應當「自上而下」，一年以來，已見成効，工人羣衆漸漸明瞭，那時不但可以僅用「自下而上」的一法，而且可以再進一步了。實際的事例，已可舉一二。共產派說，我們社會黨，都應當共同爭八小時工作制，爭工資的增加。第二國際及改良派的工會說，「你們共產國際若不解散赤色職工國際——見本期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我們便不與你們協作」。赤色職工國際正是反對一般的「職工官僚」，職工貿首領，——他們在各國緩和退讓，八小時制都不堅持，在德國公然贊助工作時間之加長，在英國破壞礦工的罷工，私自妥協。而第二國際的主張，以爲此等行爲不應當反對，同時又說肯來共同協作爭八小時制。豈不是自打嘴巴？工人羣衆必不能信任。

統一戰線的策畧確乎不錯。決不可以怕與改良派開談判；此等假清高，徒然壞事，實行此一策畧，一九二二年五月，剛剛開始時，第二國際等就來破壞，不肯踐言，——僅僅因爲共產派還沒宣傳得普遍，所以工人羣衆不大覺得他們的矛盾，如今德國却已有成績。法國共產黨不肯實行，其結果大多數工人趨着社會黨口頭上叫得熱鬧，共產黨却不加入運動，於是都漸漸投入改良派的懷抱；因爲資本進攻之時高的要求不能實行，亦就不得工人贊助，低的要求反可以引起大多數的注意；所以法共產黨大受其「假

濟高」的結果。 第四次大會後乃着手整頓內部，積極改正。 此正可以反證「統一戰線策畧」之必要。

此種策畧之運用以至於反守爲攻行向無產階級獨裁制，——確是非常之困難的事業。 然而不得不努力。 第一，必以極精密的社會科學方法，觀察社會動力之所在；第二，須分辨複雜的階級鬪爭中各種勢力之關係，分量之輕重，勢力之强弱；第三，須用其主力軍，聯合一切溫和急烈程度不相等的左右翼，相其所宜，使爲社會改造事業之某一方面盡力；第四，隨其變動而加以督促，順其流勢以達最終目標，——因經濟現象變，而社會各勢力間之關係變，則策畧亦必變，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鬪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制度的運動中，可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產階級之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 並不是名爲共產黨便能取得此地位，必須實際上能爲「羣衆的政黨」，能盡社會改造的責任。 於勞資鬪爭的戰陣中，革命與反革命敵對之時，必須合「革命軍」的訓練，確實能有政治上經濟上的戰鬪力，羣衆的組織力，而後一致的向敵，活動的運用，方能令無產階級取得獨裁制以消滅社會間之階級，經過合經濟以達共產社會。 蓋無產階級所以能取得獨裁制，正在其階級要求的限度勢必高於其他階級，亦正在於其要求的範圍勢必廣於其他階級。 既然他們要求較高且廣，自然能包含其他階級的要求，而其他階級的要求却不能包含他的；這是在革命派內部的關係。 再則，既然他的要求較高且廣，必較其他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爲澈底，爲不妥協，所以獨有他能督促社會內一切動力積極攻擊舊制度；這是對於反革命派的關係。 所以共產黨的策畧，必須以最大多數最低級的無產階級爲主體，進而聯合一切勞動羣衆，——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等；常以事實以行動，以實際的經驗，證明無產階級獨裁之必要於民衆之前，而後能積極猛進；復以事實，以行動，以實際經驗，包羅一切各種革命派之要求，導之向與革命，而後能有實力作戰；——如此，才能顚覆資產階級的統治。 此種革命策畧之總原則，當於實際的環境之中，察社會內之現象隨時隨地以具體的口號運用之。

※ ※ ※

三、

共產國際四年來策略運用之經過及其總原則既已敘明現在可一述最近的方針。

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之進行，以要求工資增加，保證八小時制爲出發點，——因爲社會改良派所頌揚的政策，已經被資產階級逐漸收回殆盡；再進則爲要求承認「工廠委員會」，——因爲作式工會以職業爲單位而組織，戰鬬力往往喚散，每一工廠工人自組委員會取得直接交涉之權，過問工廠管理之權，本爲職工運動之新形式。 共產黨應當積極以此最小限度的經濟要求着手，利用勞工組織之新經驗，與無產階級以切身權利的衝動，導之入於革命鬬爭。

再則現時歐洲經濟破壞，紙幣充牣，資本家藉口財政困難，減發工資。 其實一班投機的銀行家，工業家居奇囤斷。 所以要提出「勞工監督生產」，——於此已帶有反守爲攻的性質。再進則如財政最恐慌的紙幣跌價落的德奧，更可提出「徵收現貨」之要求，爲一般消費者利益之保護。 至於軍備問題，尤其於勞資衝突時，自然要發生的。所以要求移轉軍事武裝機關於有職業有組織的工人，此種要求，當各國有類似於「法塞派」的行動時，在勞動界中自能迅速發展。凡此都是實際上經濟鬬爭中防禦戰的口號，能反守爲攻的。 若論其政治上的相當的策略，則更進一步而有組織「工人政府」的要求。

關於「工人政府」，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有極詳細的討論。 在此全球反動政象之中，勞動受資本之侵襲，要求政治上的反抗，非常困難，——因爲不但勞動黨不能執政，就是自由黨尚且不能。若勞資衝突波及政府，必牽倒閣組閣問題。經濟鬬爭中，共產黨與各派社會黨行統一戰線，——政治鬬爭中亦何以如此。改良派自命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如今無產階級受壓迫。 就可以請他們登臺，看他們究竟能不能代表勞動者利益——或者以爲共產黨在經濟鬬爭上可以行統一戰線，在政治卻不能，這卻是不然，因爲社會運動是整的，以經濟鬬爭始，必以政治鬬爭終。若是劃清界線，經濟鬬爭的範圍愈小，愈不能有成效，

「今天企業家答應增加工資，明天就可以逮捕工人，强迫囚價做工，於是涉及法律，立刻可以捲入政潮。」—這不過一個小譬喻。 工團主義不談政治往往吃大虧，就是任憑資產階級狡猾政策循環不已，勞動界進到經濟上的勝利即使退回，甚至於前功盡棄，「重新再來。」 所以現時勞動對資本之防禦，至於經濟鬬爭劇烈時，應當緊接提出政治要求，要求組織純粹社會黨內閣—所謂工人政府。 然而何以不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要求呢？何以不怕社會改良派資階級呢？須知「工人政府」本是「歷史的可能」，并不是「歷史的必要」。 在防禦資本進攻時，工人的要求或暫限於資產階級政黨退出內閣，此與根本剝奪資產階級的攫奪權，程度大不相同，—這就是「工人政府」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相異之點。 假使劇烈的政潮，令無產階級覺悟力既增，反守為攻，由直接行動以至革命，能自建蘇維埃政府，則可逕行獨裁制，—其間或經「工人政府」，或否，當視現實的環境如何而定；所以說「工人政府」是歷史的可能，而非歷史的必要。 社會黨而賣階級，則「工人政府」受勞資雙方的攻擊必倒；此時政權若再落於資產階級之手，則工人羣衆愈信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可不緩，無產階級羣衆的統一組織與可實現，共產派號召力愈可增加，而直達目的。 社會黨而不賣階級，則更好，可實行社會主義的種種政策；此時若資產階級起而反抗，則工人羣衆自當督促「工人政府」，行獨裁制，—仍是共產黨的目的。

況且「工人政府」無革命運動中假定的「絕對」，在各階級關係相異的社會裏，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的形式。此種要求的口號，實是各地所當相機而提出時。譬如：一，英國，在理論上，當改選時或內閣改組時，各方面的政爭，很有形成勞動黨組織內閣之可能，而成其為「工人政府」，—則必將成一**自由主義的工人政府**。 此種政府之成立，當加以贊助，—成立之後，在今日之英國，未始不與全國以革命化的空氣。 英國的共產黨投票時亦已贊助勞動黨。這是正確的策略、為什麼；因為客觀上確是前進一步，因為自由主義的政府，在英國現狀之下，恰好是預備資本主義破產的好手。 正如俄國克倫斯基政府時 ， 資本主義

自然鼓勵，—客觀上當時的少數派實為毀壞資本主義的出發點。主觀上固然對無產階級而言，「少數派是買附級的，然而他們若得政權之後不得不行幾分「貌似而實非」的進步政策。恰好！此等改良派是「貌似而實非」，已可大有害於資產階級國家。就此引進一步而至於「實是」，便是資本主義的末日。所以英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贊助勞動黨，更可提出勞動黨組織內閣之要求。這是一種「工人政府」。二，德國的社會黨政府，假使能成立，因歷史的關係，當與英國勞動黨政府稍異。然而趨勢無有不同。現在的時局中，雖已合併的社會民主黨各派，所謂「統一社會民主黨」，若能組織純粹的社會黨政府，共產黨可與以相當的贊助。這是，第二種的「工人政府」。三，至於東歐等國，如南斯拉夫，布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等，又可以有農工政府之可能。農民政黨，或所謂「代表農民利益」的各種政黨，在此等國家內占一部分相當的勢力。他們與社會黨的聯合，是一種反抗併勢力的力量，共產黨處鼓左派的地位，可從而贊助之。這是第三種的「工人政府」。四，或者更有各左派聯立內閣之可能，—社會民主黨，職工聯合會以至共產黨。此種政府雖不能達到無產階級獨裁制，然可為其出發點。假使無產階級反守為攻的勢力能升進一步，那就可以來脅從督促，逼改良派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這是第四種的工人政府。五，若是純粹共產黨的政府，確當有的階段，而出現於今日之歐美，—那亦可以稱之曰工人政府，然此已為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別號而已。這是第五種的工人政府—真正的工人政府。此等可能，當然不足以盡歷史的事變。然形式雖有不同，共產黨提出此種要求及贊助，必有一種原則：「社會主義的政黨，能勿與資產階級政黨攜手，方得為工人政府立基礎。」贊助不妨贊助，而唯一條件，乃在右派悔悟四年來的苦經驗，與資產階級決裂。—此一口號之革命性，亦正在於此。資產階級決不輕易讓出地位來，經濟鬥爭的結果，勢必捲入政潮，政潮的激盪又非至「國內戰爭」——階級間的戰爭不止，革命於是不得不爆發。自守至攻的進程，自攻而守的退步，順逆流都是

一樣的流動不居，決非預擬的和平辦法所能從容布置，更無中流砥柱的可能。

共產國際在此勞資戰爭的時代，—革命的馴態時代，所取策略，當「能攻能守，得步進步」，察客觀環境之眞相，量主觀實力之多寡，作相當的運用，努力勇猛精進，—並非是坐待革命的「定命主義」更不是躁進妄動的「大革命夢」。

俄羅斯革命之五年

此篇爲列甯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上之演說

列甯（Lenin）

諸位同志！我是預定的這一問題的主要報告者，可是你們都知道，我久病初愈，實在不能做很長的報告，祇能做這一重要問題的緒言。 我的題目範圍很有限制。本來大會上所定題目：「俄羅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其實非常之廣大，絕不是一個人在一篇演說之中所能盡的。 所以我祇取這一題目的一部分，——就是「新經濟政策」的問題。 我故意取此一小部分，要與你們知道，現時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至少可以說，對於我是最重要的，因爲我正在研究。

我要論及我們怎樣開始行新經濟政策，及因行新經濟政策所得的結果。 假使我以此爲限，想必能道出這一問題的總觀察及其通概念。

說道我們怎樣想着新經濟政策。 我應當提及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做的一篇論文。在一九一八年初期，我正論及對待國家資本主義的態度。 我當時寫的是：

「對於現在蘇維埃俄國的經濟狀況，國家資本主義卻可爲前進一步。假使在半年之中，我們能設立成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是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確實保障再過一年之後，我們能絕對鞏固，而社會主義亦能得最後的勝利。」

固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現在這樣聰明，然而並不至於笨到不會考察此等問題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時我的意見是，對於當時俄國經濟狀況，若能有國家資本主義，卻是一大進步。 聽來似乎有些奇怪，甚至於有些蠢氣，——因爲我們當時的國家已經是社會

主義共和國，正在趕緊實行種種經濟辦法，那些辦法也實在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的，——當時也許太趕緊了。 然而我仍舊以爲國家資本主義是俄國經濟之一大進步。 要說明這一層意思，我曾歷數俄國經濟組織中之根本元素。依我的意見，此等元素有五：(一)宗法社會的，卽最幼稚的農業經濟之形式，(二)小商品生產制度（此中包括大多數出賣穀物的農民），(三)私人的資本主義，(四)國家的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

當時的俄國，此等元素都完全具有。 我就想分拆說明此等元素之間的關係， 幷且問一問， 是否應當以其中『非社會主義的元素』之一 ——卽國家資本主義，——看得比社會主義還要重些呢？說起來似乎真有些奇怪，——自稱爲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而看得非社會主義的元素比社會主義重要，這種誤會很容易解除，祗要知道俄國的經濟組織不是單純的，不是發展程度很高的；俄國之內尙有宗法社會式的農業與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幷存。 國家資本主義在此種環境內，當有何等作用？

其次，此等元素之中，那一個勢力最大？當然，在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中，小資產階級的元素爲最有勢力。 於是可以論及對待國家資本主義之態度，當時我就說：國家資本主義雖爲非社會主義的元素，而爲俄國起見，恰比現在的環境爲好。可見我們雖已行社會革命，並未過於誇稱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亦未過於誇稱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我們當時就略有感覺，以爲先進於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及於社會主義爲較安。

我所以特別注重這一點，實因祇有根據於此，方能解釋現時的經濟政策，而爲共產國際，求得此實際經驗中的結論。 我亦幷不要說，當時已有退守的計畫。 那篇論文决還不是退守的計畫。其中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有極大意義的自由貿易問題，幷未提及。 然而始終已有不十分確定的總括的「退守」觀念。

我以爲這一問題，不但在俄國很可注意，俄國本是很落後的國家，就是在共產國際全體及西歐先進各國內亦當注意。 譬如現在我們正要起草黨綱，我個人的意見，以

爲題當先多加討論，各人的草案多印出來，以便詳細研究，而今年暫且不必表決。爲什麼？因爲我們還沒有能好好想過。我們還沒有想透那「退守」問題以及「退守」之保障。同時必須評論世界改造，消滅資本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種種困難問題。若是僅僅想着運動的方法，直接進攻以至於得勝，——這是不足。革命期間往往有時機可乘，敵人忙慌失措，而我們能得勝利。然此種機遇并無意義，因爲敵人若有精力可守，仍能有定計畫，實行集中能力，他能及時挑戰，而令世界退步致十年。所以我以爲要預備「退守」之可能，不但理論上，就是實際上也非常之要緊，各國共產黨都在積極預備進攻資本主義，就應當預計如何保障將來的退守。若是我們能好好的受過一問題的教訓，以及我們革命中其餘一切教訓，自然不但無害而且有益。

於此可見，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已經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退守」的可能辦法，現在可以一論新經濟政策的結果。當時還祇有十分不一定的觀念而已，等到一九二一年，經過了國內戰爭的各種重要階級，都有成功，我們却遇着蘇維埃俄國內部政治上最大的危機，這一內部的政治危機緣着大多數農民甚至於工人的不滿意。這是蘇維埃俄國史上的第一次，——；農民群衆起而反對我們，雖一定意識的，却僅是本能的情緒的騷動。——我希望他亦是蘇維埃歷史中之末一次。

何以發現此等不好的現象？原因在於我們經濟上的進攻太過，而後有保障充分的基礎。群衆當時已有感覺，我們却還沒有明晰的斷定，然而經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就已承認：直接進於純粹社會主義的生產及分配形式，實出於我們能力之外，假使我們當時不曾「退守」不知以較易着手的職任自限，非敗滅不可。

危機之發現在於一九二一年二月。當年春天我們就議決執行新經濟政策，——當時意見毫無出入，現在一九二二年，已有一年半，很可以比較比較，結果如何？此「退守」政策是否有利於我們，或者還不能說有一定的結果呢？我以爲這一主要問題對於各共產黨都有重大的意義，

因爲答案若是消極的，（若是新經濟政策竟是錯誤的，）那就一切都防敗滅。 我想很可以安心說一年半以來這一難題已經答復對了。

我現在且說一說證據，應該略略敍述經濟事業的各部分。

首先就是財政制度，——妙不可言的俄國盧布，我想盧布真可以算妙不可言的了，因爲單就數量而言，已經超過一千兆(quadrillion)。 這眞是天文學上的數字。 我想大家未必多知道，此種數字有何意義。 以經濟學上的觀點看來，此種數字大有重要的意義。 幾百萬幾千萬上的「○」我們可以去掉，這是無關重要的。 這不過是一種辦法，現在已經實行了，將來還要實行得多些呢。 最重要的却是盧布價格之穩定(Stabilization)。 這一問題，俄國最好的學者正在竭力研究，——於經濟上大有關係。 譬如我們能設法使盧布有較長期的穩定，以至於永久的穩定，那就是我們經濟事業的第一步勝利。 那時不管他數量上的幾百萬，幾百億，幾百兆，都不成什麼問題。（案：俄蘇維埃原有本名爲計算券，爲軍事時期—歐戰後國內戰爭間所發，純以爲一種救急的財政政策，絕不兌現；現金流出國外，國內市場消滅，所以紙幣價格低落，一金內有值一千七百餘萬——一九二二年底；價格愈低落，發行額不得不增加；於是以一百萬爲一萬，至一九二三年又降爲一盧布，——以前一百萬數字上之六個「○」，已完全去掉；必須經濟發展，國內工業品與農品對比得以相衡，方得漸漸發行金幣，乘紙幣價格穩定期間，直捆新幣，自能使金融流通入於正軌）。

我能指出很重要的事實出來。 一九二一年而紙幣價格穩定時期，沒有能過三個月；一九二二年穩定時期已超過五個月。 我想這一事實已經很够，固然，若說要科學上的證據，證明我們確實能解決這一問題，單這一事實必不足够。然而完全的證據，無論如何現在暫時決不能有。 此處所說，至少可以證實從實行新經濟政策到如今，我們確已日有進步，已經學會了好些。 假使我們不做出什麼特別的錯誤，必定更能日見成功。

最緊要的還有商業，——此種商品流轉爲我們所必須。兩年之中所銷商業，——雖尙在戰爭狀態之下（海盜式的占領，不過商幾總邦的事），直到今日方能着手經營有系統的經濟事業，——始終能令國幣價格之穩定自三個月延長到五個月，我想確亦可以滿意了。 我們眞止是以力經營，資本主義國家亦沒有肯借債給我們，——他們對經濟事業眞是「好」極了，他們也絲毫沒有幫助我們。他們的凡爾塞和約弄得歐洲的金融一塌糊塗，他們自己莫名其妙。 這種大國強國的經濟尙且如此，那麼，我們這樣落後，這樣沒有教育，能得這一些成績也就可以滿意，——居然能增高紙幣價格的穩定程度了。 這不僅祇是理論上的辯論，而已經是實際上的成績。 實踐的具體經驗，足證我們已能令經濟生活適應穩定紙幣價格的趨向，——對於商業，對於自由商品交易，對於農民及大多數的小生產者，有非常之重要的意義。 現在再一述我們的社會上的目的。 最重的問題當然是農民。

一九二一年時，確有大部分農民非常之不滿意。隨後又是饑饉災荒，又是農民最大的痛苦。 當然「外國」的意見，以爲旱災是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 一九一八年時地主資本家，一面開始攻擊俄國，一面就說國內的饑荒是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實際上此種饑饉正是那國內戰爭的結果，他們卻一字不提。 饑饉眞是非常之大的危險，非常之大的不幸，足以消滅我們一切革命事業，一切組織上的事業。

至於經過一九二一年的旱災之後，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允許農民自由貿易之後，又怎麼樣呢？答案已經非常之明瞭，人人都看得見。 一年以來農民不但戰勝了饑饉，而且還能交納食糧稅，——現時已得幾千萬普德（俄量名抵中國三十斤），並用不着強迫手段。 一九二一年前之農民的反抗運動，已經完全消滅。 農民已能滿意現時的生活狀況。 此種證據強於一切統計的數據，農民是俄國政治上很大的勢力，現在對於我們絕無反對。 這話絕非誇大，農民可以不滿意於政府行政的某一方面，然而他又能自由提出抗議。 這本是有的事，而且也是不可免的，因

為我們的國家經濟設辦得很不過到，然而絕對的不滿意於政府之心理，農民之中却已消滅殆淨，一年的成績有如此，也不算少了。

現在再說小工業。我們工業可以分為兩部分：大工業與小工業，因為兩者狀況不相同。小工業確在興盛起來，我們不能引詳細的統計。然總括而論，却有事實足以證明，小工業既在興盛，所以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的生活狀況現在已有改善，其他各區工人生活改善較少，因為其他大工業居多，可以不必細同而論。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生活狀況之改善，却已絕無疑義。這兩城中，一九二一年春工人之中雖有不滿意於政府之心理，現時却已完全消滅。我們天天都在留意工人之生活狀況及傾向的情緒，决不會說錯的。

其次就是大工業。大工業的情形却這般困難，一九二一年時，大工業狀況有一變更。我們可以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情形能漸漸好起來，我們已經收集了一部分資財以備進行。資本主義的國家裏，若要振興大工業非得借幾千萬外債不可。由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史上看來，已可見落後的國家必須要幾千萬長期的借款，方能振興大工業。我們却沒有借着款。現時所討論的租借區，也不過是白紙上的黑字。最近尤其討論得多，而租借區始終還沒有成立。所以振興大工業確是落後國家中之困難問題、因為我們决不能把富強國家的借款算在賬上。雖然如此，我們已經漸見狀況之改善。我們的國家商業已經積聚了些資本。固然很少，——不滿二千萬金盧布有餘。然國家商業(國立的銀行事業等)使與我們以改善大工業之資本，我們還止可積極進行呢。

誠然不錯，一部分須由人民担負；然而我們應當積極節省，縮小國家預算，裁減國家機關，我們到此，能節省多少就要節省多少。我們樣樣都要節省，學校經費亦可以有相當的節省，因為我們若不振興大工業，必定要漸失無產階級國家之獨立，我們應當知道俄國的救星，不但在農業振興，年成豐收，不但在小工業興盛，專為農民製消費品，而且必需大工業。這是好幾年的事業。大工業必

但有國家的補助費，假使沒有，俄國不用說不能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并不能成其爲文明的國家，必至於敗滅。我們務須進行，積聚雖祇有二千餘萬，就應當用以振興大工業。

我想，極簡明的報告俄國經濟狀況，各部分都已略略的述及。可見現時已經可以說新經濟政策有積極的結果，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已經能經營商業，農業工業之中也能站得住，而努力進行。有實際的事業，足以證明。我們自然還有不少事應當學習。五年以來，我們執政，而且五年俱在戰爭狀態之中，我們却已有成功，——因爲農民贊助我們。農民贊助我們，實在是一件難事。他們知道白黨之後有地主，——地主是他們所最恨的。所以當初他們非常之熱心幫助我們。要農民反對戰爭，反對白黨反對地主而行階級鬥爭，——多不甚難。然而僅此不足，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政權之屬於農民抑屬於地主。農民現在却已經明白農工的政權。農民知道，我們取得政權以爲勞工，且有憑此政權以行社會主義之目的，所以最要緊的

是預備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我們不能直接預備社會主義。所以有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自成其爲一種，不與通常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觀念相同。

土地屬於國家，這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實。我們的政敵以爲無關緊要，是錯誤的。土地屬於國家在經濟上大有關係。一切將來的事業，都根據於這一範圍。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與通常國家資本主義不同。土地既屬於無產階級的國家最緊要的工業亦屬於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小工業一部分出租，而其他仍留國家手中。至於大商業，我們曾同設立合資公司，其中一部分資本屬於私人資本家，外國資本家，一部分屬於我們。第一，我們因此可以學習商業，第二，我們必保留隨時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總之，我們決不冒大險。我們在私人資本家處學習經營商業，考察工業的發展，自己糾察所做的錯誤。

其次我再說幾件比較小的問題。我們確實做了不少蠢事，將來也不免還要做，——這是的確無疑的。我看得最清楚。爲什麼我們做蠢事？這很明瞭：第一，我們是

落後的國家，第二，我們國內，教育是很低的，第三，我們不得外來的幫助。——無論那一文明國家都不但不幫助，還在反對我們——第四，是我們國家機關的過失。我們所新改革的，本來是舊時的國家機關，——這就是我們的不幸。

國家機關常常反對我們。一九一七年時國家機關的職員實行怠工，我們趕快請他們回來，他們回來了，也就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有非常之多的職員，然而沒有充分的教育智識，足以運用他們。常常上面的政府機關還能勉强供職，而下面的低級機關自由行動，實際上足以破壞我們的辦法。在上面呢，以我所知道，不過有幾千，止多也不過幾萬自己的人；在下面呢，幾十萬假皇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官吏，他們有的是故意，有的是無意之中，都在破壞我們的事業。在如此之短的時期中，實在也沒有辦法。必得有幾年功夫，漸步改良，造成新力量，新人材。

我們辦這件事辦得很快，——也許太快了。現在有許多蘇維埃學校，勞工預科，有幾十萬青年學習，——學習得也許太快了。然而這件事業已經開始，將來必定有成績。假使我們能不十分慌忙，過幾年之後，自有許多青年人材，足以大大改革我們的國家機關。

我說，我們做了不少蠢事。我也要說一說我們的仇敵。假使他們說：「你瞧，列甯自己也承認布爾塞維克做了不少蠢事」，我可要回答他們：「不錯，你們可要知道，——我們的蠢事，始終比你們的要兩樣些。」

我們剛剛開始學習，然而很有系統，必定總有成績。假使我們的仇敵，——資本家及第二國際——要指摘我們所做的蠢事，我可以引一俄國著名的文學家的話來比較比較。我稍稍變一變他的文體，就可以說：「假使布爾塞維克做蠢事，他是說的：「二加二等於五」。假使他的仇敵，——資本家及第二國際，——做蠢事，卻是說的：「二加二等於洋蠟燭頭」。譬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哥爾察克所訂條約，豈非是大笑話。（按，上引譬喻，本文是杜介涅夫(Turgeneff)之語）。

天下還有比他們再文明的再兇惡的國家沒有？這種富

強的國家又怎麼樣？他們答應幫助哥爾察克，也不曾算計算計，考察考察。真是奇事，不可思議的。

其次，再有一個實例，—凡爾賽條約　此等「光榮的」國家所成就的是什麼事！他們怎能自己用此無意識的混亂狀態？我想，拿我們的錯事比一比資本界及第二國際所做的這些蠢事，真算不得什麼事，所以世界革命的前途也確可樂觀。若再加以一種新條件，革命前途的形勢，尤其要好。我再略略說一說，此種條件，—就是共產黨之組織。

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曾有一議決案，論共產黨之組織方法及其運動進行之方法，這一議決案非常之好，然而純粹根據於俄國經驗。這是他的好處，也就是他的壞處。為什麼壞呢？我新近重新看了一遍，覺得別國同志不能讀，因為他俄國氣味太重了，平常這種議案，別國同志向來不讀。其次，這一議決案也太長，有五十多節，所謂俄國氣味太重，并不是因為底稿是俄文的一字一句文章本都還好；而是因為俄國革命精神太充滿了

全猾，別國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

我此次出席和各國代表談論。更覺得這一議決案是大錯誤。我可以在這議決案五十多節之下，都簽名贊成；然而我覺得我們對於別國同志，沒有知道怎樣利用俄國經驗去請教他們，向此議決案，遂成白紙上的黑字。我們應當更切實際，否則寸步難行。

我想，經過了俄國五年革命的經驗，俄國同志及別國的同志，都應當努力學習，我們呢，剛覺得若學習之可能，我也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能讓我們安心學習多少時候。然而尚有可能必當利用。俄國現在無論何人，俄共產黨全體都積極向學。別國的同志也應當努力學習，當然不是說學着讀書，寫字，讀着書還要會懂他，—其實我們這個也是要的。有人還爭辯，這是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還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呢？我却不知道。總之我們很要學習讀書，寫字，讀着書還要懂他。別國同志却更要有大些的事業做：他們第一要明白，我們寫了共產黨組織決議案，別國同志沒念沒懂就簽名。這是不行的

。必須要他履行才好。　自然也決非一旦一夕之功。

那一種決案，俄國氣味太重；純粹反映俄國革命史中之經驗，所以別國的同志不能明白，他們決不能當他神像一般掛起來祈禱，就可以滿意的。　他們應當要迎受一部分俄國的經驗。　怎樣就能得此種結果，我卻不知道。　也許，像意大利的「法塞派」對於我們卻有些功勞。　意大利有了「法塞派」，正可以解釋意大利人的「文化」程度還不夠，他們國內還免不了絕端專制派的反動危險。　這也許是有益的。　我們俄國同志也應當稍稍盡力解釋此種議決案的原理所在。　不然，別國同志不能懂得。　我想，現時不但俄國同志，就是別國同志，對於這一層意思，最重要的是學習。　我們所謂學習包括一切而言的。　你們的學習，則更有特別的意思，總要力求達到革命運動，及其組織，結構之精確方法。　若是這事能有成功，我深信世界革命之前途，不但是好，而且非常之好呢。

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

屈維它

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 人類社會的發展，因為天然條件所限，——生產力發達的速度不同，所以應當經過的各種經濟階段的過程雖然一致，而且相比較起來各國各民族的文化於同一時代乃是先後錯落的現象。 若詳細分析起來，其中因果關係非常複雜，而一切所謂「特性」「特點」，都有經濟上的原因，東方和西方之間，亦沒有不可思議的屏障。 正因人類社會之發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相異之處；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樣的主要原因，其僅因此等原因之發展程度不同，故有差異的結果，并非因各有各的發展動力，以至于結果不同。 此處的異點正足以表示其同點，——是時間上的遲速，而非性質上的差別。

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遭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假使設此兩種文化各自獨立，不相關涉，便可以如此說。 以得一確定的概念，然後更進一步：——先明瞭此兩種經濟制度之不同，兩種制度的特性，然後看他們倆各自發展中的動象，以至於因發展而相接觸，因相接觸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將現代世界政治經濟的形勢：世界革命的淵源及其趨向。 這是研究的方法，至於詳細的說明，不是一篇雜誌論文所能了事，況且此處各篇幅所限，祇能略略指明，以後再逐期詳細討論。

中國人，甚至於學者，所心愛的東方文化究竟是什麼？

第一種元素是宗法社會之「自然經濟」。

『中國之「家庭手工業」，在城市之中，尚且還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多很大的商業城市之中。 譬如

寧波，有六十萬人的居民，與一般的婦女還是親手製作衣履，以供夫婦子女之用。 當時青年婦女，自已本亦做女工，若從商舖購買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衆的非議，—以爲懶惰—」。（見Dr. Nyok-Ching-Tsur, N.,"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formen der Stadt Ningpo" Tübingen. 1909,-P. 51）這是十五六年前的話。 如今呢，比較僻靜的外省外縣，還不是如此？更不用說到鄉村了。 農家手工業本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一。 至於農業上之土地制度，義莊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會的色彩，尤其明顯。

記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們，若聽見姑娘們要到店裏買鞋，必定罵他們「無恥」， 若看見洋手巾，鉛筆，都說是有「洋騷氣」。 此種厭惡西方文化的態度，崇拜東方文化的精神，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實中國木匠的魯班祖師，染坊的梅葛先師，不過是中世紀「行會」，「教會」式的文化。 —假使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看見中國理髮師手臂上刻的花紋，中國字畫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侄生」等的題款，必定很高欣，以爲社會史上經濟史上添了不少陳列館中的材料。 —所謂倫常綱紀，陰陽五行固然是宗法社會或行會制度的表徵而已，並無特異的文化，更無神聖不可侵犯之處。 第二種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東方其他各國的宗法社會現象，雖然各有特殊形式，與中國不相類；然而性質是一樣的，也許色彩的濃淡相異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遺跡，卻很顯著，比中國明顯得多。田地制度，勞役制度處處都可以表現此等國家中經濟上的封建遺跡。至於中國呢，雖還完全脫離了封建制度？中國當初因民族鬥爭的結果，經濟文化屢受外族的破毀，并爲地理狀態所限，經濟上的發展至近代尚停滯於宗法社會之「半自然經濟」，—這是固定而又倒退的過程（此層當另將來再當詳論，此處僅附于總觀念）， 所以政治上雖屢見統一的君主專制政體，其實並非真正的集權政府；不過以宗法社會爲基礎，承封建制度既經崩壞之後，「諸侯」的力量薄弱，經濟上的基礎極不鞏固，資本制度又爲技術所限無從發生，那時所謂「資產階級」僅得極小的一部分商業上

的分配權，——所以君主特勉强集成「立於一盤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隸屬無數的小經濟單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貴族非貴族的階級，而官僚，胥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諸侯非諸侯的統治者。　封建制度於政治上實際會死滅，況且「改土歸流」之法律上的實行不過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事，而「捉妻」「掛簽」等制，直到清朝末年還是存在，經濟上又何嘗可以說封建制度完全消滅於秦漢諸侯之後呢？　新式社會，若無建設他的相當勁力，是不能代舊式社會而興的。　中國獨立的文化之中，歷四五十世紀的歷史，而竟不能求得絲毫類似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亦就無足怪了。　辛亥「革命」，資產階級透了一口氣，可是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的革命不但沒有完成，并且着手預備的也還很少。　因此，封建制度的餘勢大盛，中國資產階級的稚弱，統一君主的敗落，各「地方」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及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用，——有助四隙可乘，於是軍閥割據制度成，而所謂「統一的」中國遂崩壞分裂。　中國社會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現代中國的軍閥制度所異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者不過兩端：一，後者為自其原有的經濟基礎生長而成，前者乃獲得此種經濟基礎於外；二，後者根據于采地制度農業經濟，而前者根據於雇傭軍隊搜括商的財閥；——兩樣都是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障礙。然軍閥制度，由先佔政治地位進而行經濟侵略，剝削商民，壓迫勞動者，——不但類與封建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諸侯更可怕，——依西歐歷史的類似階段而論，中國其實還沒有封建制度，比封建制度還早一期，——正在由部落的酋長時期，進於封建制度的過程中呢，（此處當然是比擬而說，不可拘泥。）　例如四川貴州湖南山西甘肅東三省等，幾乎全是一軍征服之後漸漸依據地勢擅行壓迫商民，憑藉當地的經濟勢力，實行農奴制度式的勞役徵調以剝削勞工民衆，於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勢力範圍」：——四川省內現時各軍隊之「保商」「護商」制度，——商人怕「匪」，請他們「保鏢」、現在竟得反客為主，每次護衛隊「炮本」，商人反須貢獻

一大瀉我用，往往超過所有貨價百分之五十，頗與俄羅斯滿國史上的入籍鏢師，鏢師變成「外國來的老爺」相像；福州「拉夫」辦法幾幾乎完全恢復滿朝及隨皇帝下江南的「扯達」制；京漢鐵路，漢陽一廠，自從今年罷工失敗後，實行軍隊強迫工作；其他殘殺姦淫，拘禁劫掠，和封建時代的諸侯對待農奴的手段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勞工平民一概被爲軍閥經營生產交通的牛馬；凡此都不過是最顯著的實例，其他相類的事情，數不勝舉。　此等現象，—由所謂「自由」貿易(經濟學上謂之「簡單的商品生產制」)變成小諸侯轄制的商業，由所謂「自由」勞動變成公開的武力強迫的力役，—豈非中國社會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鐵證！中國「東方文化派」的學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就沸東西，人謂地獄？

第三種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國際地位。

東方諸國，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既落後，及漸與先進(文明)國家相接觸，迎受西方文化，—資本主義，遂不得不成爲此等國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國輸入資本主義的形式，就是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在西歐初發展時正是封建制度的勁敵，然侵略國外弱小民族之際，却往往輔助此等民族內部的封建制度，—其實是維持自己的統治權。　凡是所謂強國，因其經濟上資本主義的要求，可以進而爲種種政治上軍事上的侵略陰謀，務使殖民地的經濟生活適宜他的剝削政策，所以維持殖民地內能代行其統治權的各派各階級的勢力。　—甚至完全克服臣屬此等弱小民族爲止。　中國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謂「國際均勢」，而成國際的殖民地；各強國得以聯絡各經濟區域內的事實上的政府(軍閥)，以至於新生的大資產階級，間接實行其統治權；其結果，軍閥爲互相爭奪勢力範圍而時起戰禍，列強亦因互爭勢力範圍而陰謀傾軋賄買威嚇，令中國顧東失西，日陷於絕對臣服的地位。　各國各勢力範圍內的經濟發展程度若有異，則其對待中國軍閥或中國資產階級的態度亦就不同。中國的軍閥旣須有經濟上的憑藉，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漸成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之中心點，所以外國資本之占有此經濟區域者，必從而役使之，利用

之。同時，若是軍閥憑藉經濟勢力的形式太發莽，——足以障礙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那時外國資本之較聰者，館力貸於幾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礙，而與內的大資產階級携手。然帝國主義的性質唯在於：一、投貨，二、搜括原料，三、投資，四、開發原料—凡此都是敎世界的資本主義，于危亡所必須的程序，此中僅因其經濟侵略力發展的階級不同，而異其掠奪的方式，與其所維持之階級—而總觀起來，他決不能容中國資產階級充分的發展，因為中國若是經濟上真正獨立發展，則帝國主義必受擠而崩潰。所以不論他是輔助軍閥，或是輔助資產階級，他必有一相當的限度，輔助至此而止，——力求合於他自己的目的。所謂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是外國人在中國經濟的經濟；所謂助國內資產階級排除障礙，不但此等障礙專是外國經濟在此發展的障礙，而且所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亦正是依賴外國資本為生的資產階級。譬如最近漢口的外國商人，於京漢工潮的失敗，役使湖北地方政府專門對付工會之與外國企業有關係者，——是證軍閥的制度始終大有利於外國資本；再則如上海鎮守使確實是外國資本家的附子手，外國資本家的報紙可以一面鼓吹中國資產階級之所謂「裁兵理財制憲」運動，一面協同軍閥竭力壓迫一切小民之集會結社自由，甚至於市民（資產階級）歡迎孫中山的大會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論工會——可見外國資本甚至於與軍閥同樣採取極公開的野蠻政策。所以不論如何，帝國主義客觀上自成為使中國社會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時又以強力納入資本主義。一九二三年，上海絲業工人罷工，外國老板竟放出幾狗來咬罷工人，——此等現象祇有「東方」—殖民地上可以發現，自古以來無論天災戰禍弄得人類斷絕，禽獸橫行，也祇有烏鴉啄白骨，野狗齧死人的慘狀，——決比不上放縱犬吞噬將活人當孤鬼一般看待的新命，真可算是東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會的文化早已處於崩壞狀態之中，面所謂「東方文化派」的學者猶在竭力擁護。或者說，談文化何必論到此等瑣瑣屑屑的「細事」。然而要知道，所謂「文化」(Culture)是人類之一切「所作」。一、生產刀之狀態，二、

根據於此狀態而成就的經濟關係，三、就此經濟關係而形成的社會政治組織，四、依此經濟及社會政治組織而定的社會心理，反映此種社會心理的各種思想系統，——凡此都是人類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中之「所作」，這種程序是客觀上當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虛靈，不能離時間空間而獨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有此程序。　若是研究文化，祇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無異乎「豎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勢，必定弄得頭昏眼暗。「倫常綱紀，孝悌禮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會的反映，不必多論；「和平好讓」更是因宗法社會中經濟發展濡滯，遂亦必能多衍，祖孫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經濟單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無別法；中國的「天下四海觀」，尤其是古代的封建制度，崩壞，而經濟發展剛到「簡單的商品生產制」，不能前進，加上宗法社會的經濟組織，所以大家祇覺得要「安居樂業」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權的國家，如何能有國家觀念？——祇當着其他各國，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國一樣呢。若更說玄妙些，講到東方人的習靜養心絕慾誠意的功夫。尤其奇突，請問：在如此恬靜的農村生活裏，威嚴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麼「物」，所以祇好養「心」，不會滿慾，所以祇好絕慾，——是不是東方文化的優點？要知道羅馬時代也有「天下觀」，中世紀教會中也有絕慾主義，又是什麼，奇珍異寶！誠然不錯，我們決不否認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復其影響於物質的基礎，社會思想往往較其經濟發展落後一步，所謂歷史的「惰性作」；然而最根本的動力，始終是物質的生產關係。譬如中國經濟發展，較之十年前已絕大不相同，——然而北京總商會仍舊祇有怨罵民衆的本領，福州市民甚至於打着白旗向領事館投降，——這真是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之奴隸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遺風，——若是此等幼稚的資產階級能運用現時所有的一些實力，也決不至於如此。雖然，假設中國資產階級具有極大的工廠，幾萬萬的銀行資本，他還肯如此服從麼？那時，恐怕此等敬長上不爭奪的「美德」早已煙銷雲滅了。　而此種物質力的自然發展，決不能以一紙唯心論而打消，決不能以仁愛的空名來限制，其實已經容不得你「預」防，——中

國的資產階級還沒長成，外國已經現成。帝國主義無孔不鑽的滲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之中。你要和平，他卻不愛。你講道德，他卻不講，你自己老實，他卻不老實呢。

中國的文化，——宗法社會，已經爲帝國主義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經成帝國主義的武器，殖民地的命運已經註定，現在早已成帝國主義的魚肉。我們也決不歌頌西方文化，——因爲文化本無東西之別。文化祇是征服天然，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類駕御自然界的能力。——此種文化愈高，則社會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獨立，方能眞正得自由發展。帝國主義處處阻滯此種可能，於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國人似乎是文化的宣傳者，然而祇要看一看下列幾項「預備」，就可以知此種的「宣傳」的態度了：——美國人在中國所設學校都授美國憲法，還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類的原則！然而美國人克門私運現銀出境，犯了法被發覺，反而與國卡兵士衝突受傷致死，美國政府卻不惜以改變對華政策爲要挾，庇護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會自翊爲文化機關，教會了中國學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國兵賽球時，贏了他的球就毆辱吃他巴掌，（北京）。此等野蠻法例球場規則，原來是中國人學來的，也可以說是稍粗技的社會共同生活的公約，而中國人卻無福氣實行。至於科學藝術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連看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都要提到巡捕房裏去。請問「眞正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主義在那裏？帝國主義不但爲經濟上政治上的侵略，並且摧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眞正的科學，唯恐弱小民族因與得科學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則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無法抗拒；所以不去盡帝國主義的一切勢力，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永無伸張之日。科學文明是資產階級的產兒，然而亦就是破毀資產階級的起點。宗法社會的仁義道德說亦正是宗法社會破產的先聲。至仁義道德說之眞正的平民化及科學文明之眞正的社會化時，就是一切舊社會的末日。此種文化過程，在先進「文明國」發展分爲兩段；因世界經濟的發展其時尚有相當的餘地，所以強國得

以從容不迫先經所謂「民主主義」，而後重返於絕端反對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先經科學的文明而後重返於反對科學的市儈主義，非至於舊社會中的新力量勃生，澈底翻騰，——演為無產階級革命之時，此種「循環論證」不能終止。

至殖民地上，此種過程，却有不得不雙方并進之勢：——就是民族的解放運動，普通的民主運動，因陷於帝國主義之故，自然當與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相融合而為一；於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與科學之社會化兩階段同時并呈，道德與科學本非相背的。祇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學是顛覆東方文化之惡性的利器。此種惡性：，宗法社會，封建制度及帝國主義顛覆之後，方能真正保障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

所謂東方文化的「惡性」決非絕對的，宗法社會的倫理也曾一度為社會中維持生產秩序之用。但是他現在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達，所以是東方民族之社會進步的障礙。

西方之資產階級文化，何嘗不是當時社會的大動力。但是他既成資產階級的獨裁制，為人類文化進步之巨魔，所以形成了苟延殘喘的廢物。直至帝國主義溝通了全世界的經濟脈絡，把這所謂東方西方兩文化融鑄為一；然亦就此而發生全人類的文化，——世界無產階級得聯合殖民地之受壓迫的各民族，以同進於世界革命，——此種趨勢，此種新革命文化的先驅，正就是殺帝國主義的劊子手。宗法社會的思想代表這正在竭力擁護舊倫理，世界資產階級也反過來否認新科學。這也難怪，原來他們倆，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強國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見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後轉。世界的資產階級，既以科學的發明，作為少數人享福之用，他但看着用了這許多精力，殺人放火的機械製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終還是鎮不住「亂」。保不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他的結論是「科學無能」。剛剛迎合了宗法社會的心理，於是所謂「東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實那裏是什麼「科學破產」，不過是宗法社會及資產階級文明的破產罷了。世界的無產階級正應當用敵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勞動平民也應如此。世界的資產階級及殖民地上的貴族階級已經沒有能力，——為他們所依附的經濟

制度，私產制及自給經濟）所限，——不能再進；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 難道受壓迫者便應為了他們『克己』，講唯心主義麼？因此可見，應從一切舊社會的武器正是科學。 科學祇是征服天行的方法。 在少數人佔據此種方法之結果的社會裏，方法愈妙，富人愈富，於是社會中階級鬭爭愈劇烈，國際間戰禍愈可慘，因此以為是科學方法本身的罪惡，假設為大多數人利益而應用科學，則雖有鬭爭亦自能保證將來努進進步之可能，——祇因此努進步已非資產階級文化的進步，而是無產階級文化的進步，所以資產階級要否認。 等到私產絕對廢除，階級消滅時，科學愈發明，則體力勞苦的工作愈可減少，至社會的福利愈可增進；物質文明愈發達，經濟生活愈集中，則精神文明愈舒暢，文化生活愈自由，——為『求生』的時間愈少，則為『求樂』的時間亦愈多了。 那時，才有真正的環境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發展，而且各個人的個性亦可以自由發展呢。 要達到此種偉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這是『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的結論，有客觀事實可徵的。 祇有世界革命，東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禍，方能正當的為大多數勞動平民應用科學，以破宗法社會封建制度的遺跡，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 況且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若是東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從事於一切革命運動，斷絕一切帝國主義的『後備隊』，使無發展餘地，亦必將限於停滯狀態。 所以必須以正確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方法，為勞動平民的利益，而應用之於實際運動；當令西方的無產階級與東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乘現代各地生產力發展之矛盾性，據客觀的政治經濟實力以鬭爭，即此鍛鍊其主觀的階級意識，逐步前進，顛覆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世界的資本主義，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使命；——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這一方針固然非常之明確，然而實際運動之時，尤須時時不忘科學的方法，綿密的考察，因時因地而相機進行。 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民族革命相應的方法，以及東方民族內運動之階段，都必須是極慎重的研究。 現在且

級出初步的嘗試，—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所通過的東方問題之綱要—看一看，便可先得一箇輪廓。

東方問題之題要

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

一鴻譯

一、東方革命運動之勃興

共產國際之第二次世界大會(一九二〇年)，就已經根據於建設「蘇維埃行政制度」於東俄諸民族之間的經驗，又依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之發達，議定於此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獨裁制間長期間的鬥爭之時，對於「殖民地民族問題」的原則。

從此以來，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應起反抗運動，一天比一天急激，這就是歐戰後帝國主義之與時俱深的經濟政治危機之結果。

凡此種種反抗運動，由下列諸例可以看出：(一)國被瓜分土耳其的「塞維爾斯條約」(Seivres Treaty)已經完全破產，土耳其之民族的獨立及政治的獨立已有完全恢復之可能；(二)印度中國高麗埃及摩洛哥美索波達美亞諸國之民族運動猛烈的興起；(三)日本帝國主義內部之不可免的危機，引起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而無產階級亦已備進於獨立的階級鬥爭；(四)東方諸國勞働運動之勃興，正如雨後春筍，而共產黨的組織亦幾乎各地都有。

由以上所引諸端，可知諸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之「社會的基礎」有了變化。這種變化使反抗軍閥的鬥爭，更形劇烈；只今已大非昔比，此種鬥爭已非純由封建階級所引起，—當初是此等國內的資產階級猶時有與帝國主義妥協之意呢。

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國主義戰爭，以及隨著此次戰爭而生的危機，（尤其是在歐洲，）列強在殖民地所施用的强力乃大爲減少。 另一方面，亦因此等環境，而世界資本主義之經濟的基礎及勢力範圍縮小，致使殖民地上帝國主義的爭長更形劇烈，于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系統之均勢局面亦擾亂了。（小亞細亞英法之爭煤油礦，太平洋上日美爭海權之爭等皆是。）

因此，各殖民地受帝國主義的壓力稍輕，而列強彼此仇視的態度加甚，於是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本地的資本主義易於發達，這都是帝國主義列強所御之下的漏網。 列強各國資本家向來在殖民地上，享有工商業，及租稅的『超越利潤』(excess profits)之獨占權，故竭力謀隔離此等殖民地於國際貿易之外。 殖民地上之民族運動今乃起而要求民族的經濟獨立，實足證明此等國家之資產階級已有發展的需要，殖民地本地的生產力之發達與世界帝國主義之利益相矛盾，絕對不能調和，蓋帝國主義的實質，本在於利用世界經濟之各部分間有生產力發展程度之不同，方得達其獨占『超越利潤』之目的。

三，鬥爭的形勢

諸殖民地上之落後程度，可於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複雜性中見之；此種複雜性正可反映其自封建制度或自封建宗法制度過於資本主義之種種過渡形式。所以此等運動之理想亦自有那種複雜性的痕跡。各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大半都免不了『商業資本』，其發生發展既在封建制度之基礎上，又在雜合，畸形，過渡的形式中，故此處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欲離官僚地主而獨立，必定經過極混淆極困難的途徑，這最足以妨礙那反對帝國主義的群衆運動之成功，——因外國之帝國主義在落後的民族中無處不利用本地社會階級之上層階級，（封建的或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以爲其統治權之代理人，（中國之督軍；波斯之封建官僚； 埃及之資本主義式的農場主；印度之貴族

（Zimendars）及地稅包辦人（Talagdars）。）

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若變成羣衆的革命運動，那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治者階級，不但不能引導，並亦決不願引導此等鬥爭。 僅在封建宗法制度尙未崩敗之處，其本地貴族尙未完全脫離羣衆，如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之中，——此等貴族的代表人物，能積極以反抗帝國主義之鬥爭，（如美索波達美亞，摩洛哥，蒙古）。

回教諸國間民族運動第一次的標語爲『大回教主義』，各强國的外交家却止能利用此羣衆的偏見愚昧，以抗實際的平民運動（如英法之贊成回教國聯合）。 可是，等到民族解放運動勃興擴大之後，宗教式的標語，『大回教主義』即爲具體的政治要求所代。最近土耳其人要求『慕李法脫』（Kalipliate回教教主）脫離政權，卽是一證。

一切民族革命運動大都在於要求民族統一及政治獨立。 而無論那一國裏，這種問題的解決必須民族運動能吸引勞動階級並絕對脫離封建階級之關係，方有實際；這種運動綱領之中更須包含民衆的社會要求。

共產國際知道代表一民族之爭政治獨立的意志者，於歷史上的種種不同的情形中，可以是極不相同的階級，——所以對於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都與以援助。 同時，決不可以疏忽：——祇有一貫到底的革命方針，根據於羣衆積極的鬥爭，絕對脫離一切與帝國主義妥協以謀自保其統治階級的地位者，——方能指導受壓迫的羣衆取得勝利，殖民地本地的資產階級若與封建的反動派相結合，是令帝國主義者充分利用此「封建的無政府狀態」，——利用其各派各系首領間之衝突，利用其各宗族間之爭競，利用各地方各城鄉之間的對抗，利用各教派各宗派之間的鬥爭等，致使民衆運動之組織破壞。（中國，波斯，苦爾狄斯坦，美索波達美亞。）

三．農民問題

大多數東方國家裏，（印度，波斯，埃及，叙利亞，美索波達美亞），農民問題確是反抗列強專制之解放運動中之第一最重要的問題。 帝國主義既剝削落後民族之大多數的農民而令破產，自然使農民喪失其必要的生活費，同時却因工業不發達，僅散處於少數商鎮之間，故尚未能容納鄉村的餘剩人口，而此等人民又不能徧遊外國。於是此等農民乃耕之不堪，留在鄉間反變成農奴。 先進各國，在歐戰之前每以「工業危機」為其社會生產之「調節標準」，—而在殖民地此等，「調節標準」乃為飢荒。 帝國主義既渴欲以最小耗費取得最大利潤，所以竭其全力維持落後國家中「封建式的重利盤剝制度」以剝削勞動（ 有些國內，譬如印度，帝國主義將其本地封建國家之土地獨占權，收歸己有，於是地稅一變而成封建式的債務，而印度貴族及「地稅包辦人」乃變成帝國主義之經紀。 其他各國內，則帝國主義假手於其本地之大地主的機關收取田租， 如波斯，摩洛哥，埃及等。 因此，凡

是要求脫離土地上封建式的債務以及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縛， 此等鬥爭亦有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大地主之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 （一九二一年印度之摩佛拉(Mophla)反抗英國人及地主之暴動；一九二二年之錫克(Sikhs)暴動，即是為例）。

祇有農民革命，以「沒收大地主」為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數的農民羣衆而為反對帝國主義之鬥爭以極大的助力。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怕提起農民問題中的種種，（波斯，印度，埃及），—足見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或「封建資產階級的」地主有密切的關係，即在政治思想上亦不能離之而獨立。 殖民地之種種革命份子，都可以利用此種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首領之游移不定的態度，加以激烈的有系統的批評，揭穿他們的「騎牆主義」。 此等騎牆主義被有將無產階級的組織及團結，如印度人之不合作主義的策略之破產就是明證。

東方落後國家之革命運動，假使不能以大多數農

民衆爲之行動爲根據，決不能有成功。 因此，東方各國革命黨却應當明白規定其關於農民問題的黨綱；—應當要求完全消滅封建制度，以及大地主制度和包辦地稅制度之遺跡。農民羣衆積極參與民族解放之鬥爭，必須提出徹底變更土地制度之要求；并當督促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政黨充分容納此一革命的黨綱。

四．東方之勞働運動

東方之幼稚的勞働運動最近幾年是本地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至今就是最主要的東方工人階級也還滯在過渡時期，—正從小行會的工場漸渡於資本主義的工廠之時。 因爲當初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智識者來引起工人階級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所以最初期的職工組織及職工運動，往往爲此種智識者所指導，最初一期中，此種運動往往不出於資產階級民主派之所謂「全國共同利益」的範圍。 (印度，中國之罷工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官僚與管理員)。 其則竟如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仰藉維持他們政治上道德上的威信，并迎合工人階級的心理，欲自掩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意向，往往號稱「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藉此得以誘惑無產階級的團體，令忘其自己「階級組織」的直接職任，—這有時竟是無意之中自然流露的現象。 (土耳其之「埃森爾部」— Eshil Ordu 自稱共產主義派，而實爲「大土耳其主義」；中國的國民黨有幾個代表自辯爲「國家社會主義派」。)

然而東方落後國家中近年來勞働階級，政治運動及職工組織確亦很有進步， 譬如東方諸國，已無一處沒有獨立的無產階級團體，就是顯例，—固然這些團體大多數都應該經過改造，以免一切「閉關自守」「狹義團體」等等弊病，共產國際最初便已注意於東方勞働運動的潛勢力，—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足以證明其實爲共產主義旗幟之下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真正國際聯合。 至於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至今沒有於東方落後國家中得一同志團體，因爲他們是歐美

帝國主義的「保御」。

五，東方共產黨之主要職任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看着勞動運動，祇當他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國際的無產階級却注意於東方幼稚的勞動運動的「革命的將來」。東方落後國家處於資本主義之下，不出巨大的代價，——即不忍受列强資本家野蠻的剝削壓迫，就決不能獲得近代的文化與技術。東方勞動者當與先進諸國之無產階級聯合，不獨因為要共同打倒帝國主義。且亦因為祇有先進諸國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他們方能於開發生產事業之際得到大公無私的助力。東方勞動者與西方無產階級聯合更可以開出一行向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途徑。蘇維埃制度是落後諸國從原始的簡單生活進於最高文化共產主義之過渡方法，唯採此制則過渡期間之痛苦最少；可以代替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分配制度者亦祇有共產主義。 沙俄帝國之下解放出來的殖民地，已有應用發展蘇維埃制度的經驗，足以為證。 祇有蘇維埃制度方能保證農民革命之完成。 譬如東方有幾國農業的特別狀況（人工灌溉），向來是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協作組織維持的，現在已經為掠奪的資本主義所毀壞；此種地方就確有必要：設立一種蘇維埃國家制度，方能從事於有系統有組織的灌溉辦法，以應公共之需。 因氣候及歷史的關係，東方「小生產協作制」確當在過渡時代占一重要位置呢。

殖民地革命運動之客觀的職任，實超過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限度以外，亦就因為他的最後勝利絕不能與世界帝國主義之統治相容。 當初則殖民地之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式的智識階級確為革命運動之先鋒，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農民羣衆自即加入此等運動；可是等到羣衆之社會利益剛占優勢，那富的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式的地主就立刻脫離運動。 殖民地幼稚的無產階級始終為一長期的鬥爭所困，自成其為一整個歷史時期，——此種鬥爭要反抗帝國主義的剝削，要反抗自己的統治階級，——因為這些階級力謀壟斷

一切實業利益以至於文化，而想使勞動平民永附於原始狀態呢。

無產階級若能爲取得農民中之同情而鬥爭，則必自成就其政治上的領袖地位。祇有此種預備工夫，鞏固團結無產階級并及於與之聯合的各社會階級之後，他方能進而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此種主義，在東方落後國家之環境中，較其在西方，必尤爲虛偽。

殖民地之共產主義者，若以『防衛』獨立的階級利益爲名，固執『當單獨反抗帝國主義之壓迫』的意見，都是最不好的一種機會主義，足令東方無產階級革命大失信用。藉口於但『國民統一』，怕與資產階級民主派行『國內和平』而甚至于實際上與工人階級日常利益相隔離，這是最危險的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人政黨及共產主義者，有一雙方的職任：──一方面，力謀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諸問題作更激底的解決，即須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別一方面，組織工人農民爲其本階級特別利益而奮鬥，并利用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的矛盾，而自取其利。此種工人階級的政黨，既有其特別要求，自可與發無限的革命能力，決非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的要求所能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勞動階級應當知道：──祇有擴大加深那反抗列強帝國主義的運動，方能令自己階級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換一方面言之，唯有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之國際組織，政治組織及其運動中之發展方能增長此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力量。

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共產黨，多少尚在未發展的階段中，尤當參與一切運動，務使時時得接近群衆。同時，又應當竭力排除勞工組織之中的宗法制度，小行會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勢力，以此保證勞工組織，令勿受改良主義的傳染，而使成爲群衆的奮鬥的組織。再則，當竭盡心力，組織最多大數的農民勞動者及男女手藝工匠，務以他們日常生活利益爲根據。

六，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

西方因在聚集已組織的精力時期，取『勞工統一戰』的標語，而在東方則現時必須要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 此種策畧在於積集革命的生力軍以抗帝國主義。 生力軍之所以須糾集，其重要原因在于國內的治者階級傾向於與外國資本家妥協，淡視民衆的根本利益。 正如有『勞動統一戰線』的策畧，則在西方易於暴露社會民主派之不忠於無產階級利益；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則在東方亦易於發見某一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派之態度不明，宗旨不完。 這一標語，也足為發展革命意志之助，且使勞動羣衆的『階級覺悟』更為懇切，導引入於實際鬪爭，不僅反對帝國主義，并亦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遺臭。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勞動運動，第一當先在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線內獲得獨立的重要的地位。 當有獨立的基礎，且能維持永久的獨立，方可與資產階級民主派作暫時的結合，亦且必須結合。 無產階級應當特別提出要求，—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廢除一切封建式的權利與特權，要求婦女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等—這是因為照現時的情形，蘇維埃制度還不宜提出來。 同時要使農民，半無產階級與勞工運動生極密切的關係。 當向勞動羣衆明白講解勞動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及蘇維埃共和國有聯合之必要，—因這亦是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中重要職任之一。 殖民地革命面欲終得勝利不再敗退，唯有與諸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結合之一法。

半殖民地諸國（如中國，波斯）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與一帝國主義國家或數帝國主義國家相結合，其危險已至，或希望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而自已獲得政治的獨立（土耳其 亦有危險，—而且此殖民地更甚，此種結合，每每劃分本國治者階級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權限，藉以保形式上的政治獨立，而實際上將永使此國隸屬於世界帝國主義之下。

勞工階級明白承認，在此反對帝國主義之革命的

鬥爭中，有欲得『喘力』之處，每須爲部分的暫時的妥協，雖亦可以，且本不可免；然勞動階級極端反對帝國主義者與國內治者階級之間的妥協，瓜分權力，使治者階級保持其階級的特權。 無產階級要求聯絡蘇維埃共和國，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鮮明旗幟。 再則，爲剷除社會政治兩方面反動份子勢力及保持勞工階級自已的利益起見，當有極堅決的行動；要求組織上的自由權，以便勞動者的階級鬥爭；要求更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以拒制反動派去其政權；（如民主共和國，農田改良，稅制改良，寬廣的自治基礎，勞工立法，童工保護，產母及嬰孩保護等要求）。現在就是在獨立的土耳其，勞工階級並沒有享受到組織的自由權，還可以當作一個好榜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對待無產階級的態度是如此。

七，太平洋沿岸無產階級之職任，

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線，一半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間互相仇視滋長不已所促成。 這種互相仇視的局面，今已可斷定世界第二次大戰，必在太平洋區域內爆發，不然就是國際革命興起，方免此戰禍。

華盛頓會議之召集，即在企圖緩和這種危機；然而按之事實，這次會議祗有使帝國主義彼此間的衝突，更爲深廣更形劇烈。 最近中國張作霖與吳佩孚間之衝突，是日本與英美資本主義在華盛頓會議上拚來異能關和利益之明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其害者不僅是日本，美國，英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法國，荷蘭）也必同受波及，—損害之大必遠過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歐戰

東方各國共產黨所應負的職任，乃是在羣衆之間廣爲宣傳，警告他們來日大難，喚醒他們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應當十分努力，告知他們祗有蘇維埃俄國是一切受壓迫被剝削的民衆之屏障，—尤其是太平洋沿岸諸地共產黨應該努力。

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美國，日本，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際此戰禍危殆之大，不僅應作反

對戰爭之宣傳，並應當全力去伊勞動運動中助長戰爭的動機，預防資本家利用『愛國』觀念，『人種』觀念。此種動機爲移民問題，有色人種勞動廉價問題。

契約勞動制爲今日南太平洋植殖業召募中國人，印度人充當工人之唯一方法。 這種事實，强迫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要求政府頒布禁止移民律，以排斥有色人種，如美國，澳洲皆有此種舉動。 這種禁止移民律使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衝突日益加厲，更足破壞勞動運動的聯合力。

美國，坎拿大，澳洲共產黨應該努力進行，作廢止上述法案之運動，並須向本國勞動羣衆剖明，此種法律引起國際間的仇恨，最終仍是害及本身。

另一方面，資本家亦反對上述的移民律，他們却因爲一則可以使廉價的勞動自由輸入，二則可減少本國勞動者的工資。 要破這種毒計，只能竭力使白種勞動者之職工聯合會吸收移入的黃種工人。 同時，努力作要求有色人種與白種工人之工資一律的運動。

這種策略，一方面既可打破資本家的毒計，別方面又可表示國際無產階級並無種族的偏見。

爲施行這種策略起見，太平洋沿岸諸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應集代表開一『大太平洋會議』，以便商定正確的進行計畫，幷組織一相當的機關，俾可聯合太平洋諸種族之無產階級。

八，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之職任

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有非常之重要的意義，所以必須格外的加緊在殖民地上的工作，帝國主義諸國的共產黨尤其應當努力。

法國帝國主義在壓抑本國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時，用他殖民地的奴隸充任反革命的戰卒。

英國和美國呢，既然剝削殖民地而得『超越利潤』遂能略分餘潤與本國的『勞工貴族』(aristocracy of labor 案：卽言，得有分外增加高級工人之工資的可能)如此從事賄買，因使勞動運動分裂，——至今還是繼續行這種政策。

凡領有殖民地的國家，其共產黨當格外努力援助殖民地之勞動運動及革命運動，與以物質上思想上的援助，并須定有系統的規畫進行。 殖民地上之歐洲工人有些俸給甚厚，其間遂流行一種「殖民地化」的僞社會主義的思想，凡共產黨都應當竭力反對這種傾向。 殖民地上的共產黨工人當與其本地工人一致要求具體的經濟改善辦法，（白色人與有色人受同等的工資，同等的勞動保護，勞動保險法等等）。 埃及，阿吉斯（Algiers）等處歐洲工人特立組織共產派的團體，反足以助資本家張目。 共產派組織而依國籍為標準，而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相衝突。 凡屬於共產國際的政黨都應當向勞動平民宣傳，說明顛覆帝國主義在落後國家內的統治權之必要。 帝國主義國家內共產黨都應當在他中央委員會之下，特設一殖民地委員會，專任其事。 共產國際對於東方共產黨的輔助，第一步就當為創辦印刷所，以各地本國文字印行種種報章雜誌。殖民地上尤其注意，各種歐洲人的工會及當地駐札的軍隊。 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不應有絲毫疏忽，令政府，資產階級及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得以對於殖民地行掠奪政策。

共產主義之於勞工運動

洛若夫斯基(Lozovsky)

洛若夫斯基是莫斯科之赤色職工國際的委員長，此篇為其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討論職工運動時之報告，詳論共產主義者對於勞工問題之職任。 至於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之關係及其組織上的區別，讀者可以參看本期所載『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節譯）

共產國際本以反對改良主義派的一切現象為職志，而現代的職工聯合會恰好是改良主義派的巢穴；所以共產國際進行的第一步，就不能不與工會中之改良派相衝突。 因此，共產國際最初即已明定其對待現時改良派工會及其首領之態度。 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已定出共產派在勞工運動中的方針，——力除「工會分裂論」之謬見，當時有一部分共產黨，因為不了解共產主義的政策之根本職任，祇知道性急，所以有此等主張。 第三次世界大會又曾加以討論。

現代的職工聯合會，已成世界資產階級最後的避難地，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反得以此為根據。 第三次大會對於這一問題曾有很詳盡的議案，論及世界職工運動中之最重要的各種問題；尤其特別注重的就是必需以「征取職工聯合會」的政策為根據，努力與改良派奮鬥。 最後一九二二年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擴大的」全體大會上，——其時已發見世界職工運動中新生一派，主張取消共產派獨組織的赤色職工國際，雖然他們的理想甚高，其實是弱點之暴露，是不善於組織鍛鍊自己的能力以與改良派爭之結果，——所以又曾在此大會之上明定方針，竭力矯正此派之錯誤。

此次第四次大會應當更進一步。 職工聯合會中共產派的運動之大致的方針，已經確定。 我們現在要立更具

體的辦法，世界階級鬭爭實踐上的經驗，足以發生種種問題，都應當預爲規畫。欲論這些問題，必先一述現時的環境，我們共產派力求工會之「革命化」，不得不一視此種運動進行時之場合。

祇要稍一留意世界的職工運動，就可以知道他現時正在危機之際。此種危機，一方面是爲「資本之大進攻」所引起，別方面亦因現時職工運動之領袖者理論上實踐上的窮窘。資本家之進攻態度，至一九二〇年之末而明顯；他們的行動却帶有預爲規畫組織的性質，他們的目的，在於減輕生產之成本，而以跌低工力的價值爲手段。歐戰所引起的種種困難問題，資產階級想以剝削工人階級爲手段來解決他們。並且經濟的危機愈險惡，資產階級進攻的策畧愈狠毒，因爲資產階級在戰時發利積蓄已成習慣，所以現在他不論在何種狀況之中，都想得如此之厚利呢。

資本進攻的形式，在金融狀況好的國家內與在金融狀況壞的國家內，很有不同；然而總括而論，八小時工作制已受侵犯；工資亦已大大跌落，到處如出一轍；甚至於根本反對工會之存在的傾向已露（如美國之所謂「工場公開」—Open Shop.）。除純粹經濟上的進攻外，近兩年來資產階級更到處組織特別團體，專以消滅工會，殺害工會首領爲事。在意大利此種現象最著，—意大利之共產主義運動之受禍先於其他西歐各國，而勞工組織之被消滅亦然。

意大利之「法塞派」以及各國與之相類的演劇，正可稱之爲「預行的」反革命，意大利工人尚未得社會革命之利，已受反革命之害。此種各方並進的資本進攻，却祇遇着工會首領方面很薄弱的抗拒。亞姆斯德丹派（黃色職工國際）以前處處宣傳他們爭得的勞工運動之勝利，頌揚萬國聯盟及國際勞働局之盛德；等到資本進攻之趨勢發現，他們竟持「靜待」的態度，至今不曾有一次自動建議進行鬭爭之事，除非是受工人羣衆的督促，才勉強前進一步，最近的英國之企業家同盟罷廠，英國之煤礦罷工，法國之五金工人運動，及德國意大利之罷工中，都足以證明此種現象。這些改良派工會領袖到處取消極的態度，而且還祇想快快和平了結，破壞工人階級的鬭爭，散亂他們的組織，

灰他們的心。 工會領袖旣然如此公然表示他們不願領導工人鬪爭的態度，工人自然失望，而退出工會。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以來，工會會員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日就減少。 工人出會，工會縮小，反對資本進攻的能力更弱。 一九二〇年法國的勞動總同盟（C. G. T.）有二百萬人以上，現在分成兩個團體，總共尙且不過六十萬人。

意大利工會會員從二百萬跌到七十萬。 英國工會人數減少了一百三十萬，美國——一百五十萬。 捷克斯拉夫，瑞典，挪威，荷蘭，丹麥等亦是如此。 祇有德國，奧國還能照舊，——却也不是因爲德奧工會領袖特別的有革命精神，而是因爲德奧無產階級所處地位格外可慘，再則這兩國的工人向來有組織。 工會人數的減少還不算，而且工會中空氣也一天一天的壞，大家都像不敢自信似的，自己的力量都不肯信。 亞摩斯德丹派當時興高采烈的聲言，國際勞動局可行『大改良政策』，現在都成了啞吧。 ——眞正是『花落水盡』，他們現在已經不信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組織，能有什麼創偉大的建設——，雖然他們仍舊參與那國際勞動局，及萬國聯盟，這不過因爲他們已經束縛住這兩個『頂頂好的』機關，捨離不得而已；比如因爲上了手銬腳镣，還有什麼法想，祇好替着他，『同歸於盡』。 他們不能捨棄『階級協作』，因爲他們的一切行爲，都是根據這一原則。 不但如此，這種『階級協作』來得更親密，因爲工會與資產階級間的決裂，不但是資產階級的末日，而且亦是這班亞摩斯德丹派的末日。 （威爾遜的政策眞妙！）

亞摩斯德丹派對於資本的進攻不肯盡力抗拒，看來非常之加小，非常之消極；然而他們對待革命派的工人，却非常之勇敢，非常之積極。 從共產國際之第三次大會至第四次大會的期間，到處都有反對工人中之革命派的運動。亞摩斯德丹派恐怕自己在工會中變成少數，所以他們寧可及早分裂工會，免得工會的指導權落於共產派之手。 亞摩斯德丹派的口號是如此，此種口號本甚他們的本色，——非此也不能救資本主義於危亡。 法國的亞摩斯德丹派居然能分裂工會運動 ，現在已有兩個勞動同盟。 捷克斯拉夫工會中共產派勢力發展，漸有侵犯改良派首領的趨

勢，，這班亞摩斯德丹派又學着法國的辦法，實行分裂。西班牙之「勞工總會」看見共產派及工團派漸占多數，竟忍心把最大的礦工工會分裂。 德國的建築工會，鐵路工會，運輸工會都用着手段驅逐共產派，—開除共產派的選舉人，或者不承認他們選出來的候補人，以此隔離革命的領袖與革命的羣衆。 德國工會的改良派，處處設法實行這種政策，驅逐最有戰鬭力的份子。「德國職工聯合總會」的機關報上，竟有一論文題作「自左而至的仇敵」，說道：「要工會強盛，非肅清內部不可」。 亞摩斯德丹派如今用「趕出會去」。做他們的口號，而節節實行。 共產派愈盛，羣衆革命心理愈强，他們想分裂工會的意思也愈明顯，因爲他們不要有革命的工會。 他們寧可要天主教派的工會，黃色的工會，而不要革命的。 這種事實非常之多，指不勝指。譬如德國改良派的礦工會，狠願意的和天主教派的工會及波蘭人之國家主義派的工會結合協約，而始終不肯接近「智力體力工作者之聯合」，說他的份子是無組織的。 這一「聯合」本是革命的組織，共產派所指導的，而改良派的首領竟極力排斥他。雖然，亞摩斯德丹派的手段，本不限於一國之內。 最近亞摩斯德丹國際在維也納開大會時，他們與各業工人之國際書記部代表行聯席會議，又重新聲言革命的工會不得加入此等國際書記部。 他們異勇敢，異有決斷的狠，絲毫不肯放鬆的，，—亞摩斯德丹派對待革命派的工會，向來是有決斷的！最近一年中各業國際職工聯合開除俄國的工人，，或簡直不容納他們：如五金工人，礦工，木工，建築工，紡織工，農場工人，郵電工人，運輸工人等。 形式上說是因爲他們既在全俄職工總會中又屬於赤色職工國際，，其實是因爲他們行過革命，現在是特展俄國及其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基礎，有共產主義的精神。 這些各業的國際書記部，屬于亞摩斯德丹國際寧可歡迎反革命的工會，而革命的工會決不肯容納，唯恐破壞了他們的「和平生活」

此種排斥革命工會的現象，究竟是什麼意思？從根本上說來，這實在就是資本進攻的反映。 亞摩斯德丹派既立於資本家的一方面，他們自然盡其所有能力以摧殘國際

的工人運動。現代工人運動的首領看得非常之明瞭，他們知道若是保存工人運動的統一，雖然進化得未必很快，然而始終必有向左的趨勢，若是共產主義派取得工會之大多數，那時不但資產階級失敗，改良派也要沒有存身之地了。所以他們故意引起分裂，故意實行開除政策。他們要使工人階級的能力單弱，要破壞組織，要工人陷落，至於不能爭取政權爲止，至於不能享有管理生產及交易之權爲止。他們眞是盡力設法救死代的「文明」啊！

亞摩斯德丹派反對共產派却還不是孤軍獨戰呢，還有無政府派幫着他們。最近兩年無政府派反對共產派格外利害。從一九二零年起，這種現象，一天一天的激急，直到現時，無政府派的態度已與改良派絲毫無異，固然不錯，無政府派自已說的宗旨與改良派相異，其實此等政治行動，內容絕無不同：無政府派竭力限制共產派在工會中的運動，加以輕蔑，並且甚至於否認共產派有在工會中運動的權利。如美國的「世界工業工人會」(I. W. W.)，意大利的工團派聯合會，法國亦有幾個工團派的團體，西班牙的無政府工團派，都有此等行爲。他們的口實，總是反對政治運動，而且以職工國際與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相對待。大家都知道，無政府派看一切政治，一切政黨，一切國家都是洪水猛獸似的。他們的思想，祇有「仙靈的」境界，凡是一種名詞都當他「永久」的「絕對」的看待，也不會分別分別。他們祇是一味的籠統的反對一切政治鬭爭，否認共產黨與工會之間的一切關係。此種「天上」的理論，叫做什麼「獨立主義」，一年以來無政府派做弃着他們當標幟，來反對共產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照他們的意思，要共產黨歸共產黨，工會歸工會，各歸各。無政府派所贊成的各種議案，說來說去都是這一層意思，他們以爲「純粹的」職工聯合會格外的有革命精神。

然而無政府派不僅祇與共產派有思想上的爭執。這一年來更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亞摩斯德丹派的圈套也籠絡了無政府派。有幾個無政府派的團體，因爲自已會員中有贊成赤色職工國際的，有贊成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結密切關係的，就把他們開除了。意大利工團派聯合

會中就有這種實例。荷蘭工團派及其他歐國亦有此等情形。此種行為徒是想使政治運動與職工運動相隔離，想令革命的工會與赤色職工國際相隔離，而自已獨自組織另外的國際。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廿有一次無政府派的世界會議，當時議決着手運動組織一獨立的革命工團派的新國際；所以這一年來各國無政府派有此等行動。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居然有些成績，無政府派竟集聚幾個團體的代表。此一新國際的性質，祇要一看他們的領袖，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指導權乃在一班德國的「洛克黎派」(Lokalist)，——一種託爾斯泰派，「政治上的素食派」。要問：何以無政府派這樣反對共產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呢？十月革命之後最初一期，無政府派的團體本來都願加入共產國際的。如西班牙之全國勞動同盟及意大利工團派聯合會等，都曾加入。他們何以又退出呢？無政府派之忽起反對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及俄國革命，實因於今日世界工人運動之總環境，無政府派的突變，正是反映世界資本及亞摩斯德丹派的突進。無政府派雖然總有革命的口頭禪，然而始終永久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以當此資產階級集全力以鎮壓共產派之時，當資產階級國家內一切力量都已聯合而成統一的戰線以對待共產派時，——無政府派自然而然同他們取相似的態度。固然不錯，無政府派的攻擊態度，他們自已說是因為赤俄境內的無政府派所處的地位而起的，說是因為他們主義上對待一切國家一切獨裁制而起的。然而說是說，做是做，我們且看無政府派實際上做出來的是什麼事：——他們當此共產主義運動最困苦的時候，——全副國家機關都要他們担負，世界資本家都在侵犯他們，西式的工會以全力反對他們，——在這種時機，而無政府派更突然提出反對共產派的黨綱，彷彿是為工會要求獨立。可見無政府派與改良派同列一戰線，而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共產派的戰線，至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幻想家之參預，而益完成，所以須得共產派不但要和資產階級奮鬬，而且還要和改良派及無政府派奮鬬。無政府派永久是和改良派聯合的。這亦沒有什麼希奇，他們同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個銅錢的背和面」。

無政府派及革命的工團派格外的喜歡指出工會對待政黨的中立。 他們自以爲這是革命的工團派之職工運動的特色，不講中立便講獨立，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謂中立主義，就是說職工運動對於一切政黨同等看待，——與政治運動絕對脫離。 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派一聽到「政治」就嚇得手慌足亂；而并且他們把「政治」和「議會主義」相混，把「政治行爲」，「政治鬥爭」和「議會選舉」，「選舉運動」相混。 中立主義，一方面是最右的改良派之口號，同時又是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派的口號。 美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首領美德赤爾著一書，名「有組織的勞動」其中特別明定一種思想：——說現代的制度由三種要素而成：一，資本，二，勞動，三，社會。此間所言「社會」究何所指，很不容易解釋；大約是他以爲一切自由派的社會改良家，——凡是同他常在一起參預各種「會」「社」，討論勞工立法，改善工人狀況的人，——就算是「社會」。 這一『工會首領』向來抱的態度，怎麼樣的「中立」，——怎麼的「獨立」呢？ ——祇要看一看，他死後的遺產，不多不少，恰好有一百五十萬元美金，那就可以知道了；這多是他當職工運動首領當來的錢，這一中立主義實是職工運動中最惡的資產階級的影響，令無產階級思想上受統治階級的束縛。（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政黨、自己的政綱，方有確定的方針，可以治資階級反抗）。

至於所謂獨立主義，原則上與中立主義同其根據。固然不錯，「獨立論」似乎與中立主義政策相違反。 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派之所謂「獨立」理論上乃是說，唯職工運動爲獨尊，職工運動處於其他一切勞工運動的形式之上，不但拒絕政黨（無產階級的政黨）之指導，并且否認政黨有存在之權。 近一年中各派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與赤色職工國際之辯論中，最足以見此「獨立論」的意向。法，美，荷蘭，瑞士，意大利之工團派，各有其在勞工運動中之地位，而所發言論却與各派地位價之重要爲反比例；他們總是以工會與共產黨相對待，并且說，工會自己獨力可以革命，而得革命勝利之果。 共產派其實很可以回答他：「請能，請你把事實證明此一理論」。 我們共產派在現時

尤其可以要求工會首領實行革命，祇不要僅有宣言。

最好的理論，必是有事實可以證實的，共產派理論，不但有俄國革命，而且還有別幾國的革命，足以實證。無政府派及工團派的理論，却還沒有證據。不但如此，還有「反坐的」證據。俄國革命，無政府派實際的行動，就足以證明他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馬黑諾夫(Mahnov)的武裝叛亂，實可見其代表富農階級與私有財產的觀念。因此，我們不但對於反對共產派之「獨立論」抱懷疑的態度，而且以為若是此種理論占有勢力，對於當地的勞工運動還有很大的危險。總之，分裂政治與經濟為平行的各自獨立的兩部分，實在就是破壞整個的勞工運動。勞工運動本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因時因地而不同，因環境而不同，因政治狀況而不同，因社會內各種勢力的相互關係而不同，——此間鬭爭的方法，或用此而不用彼，或用彼而不用此。但是我們若是絕對分離政治與經濟，尤其是以政治運動與經濟運動相對敵，那麼，簡直是生生的割開原來交織為一的鬭爭過程，簡直是割無產階級的力，剛剛把他最能勝敵的機會打消，而敵人却正很有組織很能聯合呢。——這一層是非常明瞭的。資產階級却不信此等理論，——他不分政治與經濟分離，非常之能運動用他的各種機關。他的國家政權，文學，科學，藝術，宗教，企業家的經濟機關，——凡此一切都打成一片，成整個的機關，來壓迫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俄羅斯共產黨的黨綱說：「政治是經濟現象之集合」。我看這是最明瞭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之定義。共產主義者之視政治運動，乃是工人階級之解放運動，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全社會相敵對。凡是一種行動，足以激厲此一敵對態度，開闢此一階級矛盾，聯合統一無產階級以求達其自己的目的，確定幾百萬萬群衆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政治運動。祇有極幼稚的思想，才把政治鬭爭僅僅當作議會行動看待，——議會行動不過是無產階級之種種色色的政治行為中之一。以政治與經濟相對待，所謂「獨立主義」，所謂「中立主義」，其實就是無政府派。工團派要想離間共產黨與工會，依賴「非政黨的組織」來反對共產黨罷了。「獨

立論」的根本上，實際反對共產主義，不但反對共產黨而已；…因為共產主義不能離「時」「空」而實行，不能無一定的組織；要實行共主義，不能無共產主義之實行者。固然，工人階級的全體就是共產主義之實行者，然而工人羣衆既有其「共產主義的本能」，自能結晶其「共產主義的意識」於一定的組織中，就是共產黨。所以持「獨立論」者，以工會與共產黨相敵對，離開兩者之間的關係，不但是反對此共產黨，實即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社會革命，

無政府工團派於反對「政治」時，因而持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對待。然而什麽是工團主義？「工團主義」Syndicalism 之 ism 語尾，此處先作「制度」解，可以解作職工運動之全體，—即一國之中工會的「總和」。如此，則工會組織既已包括所有已組織之工人，若以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對待，實為「無意識」之思想，欲以工會與共產黨相對敵，豈非工會對於共產黨的工人，黨員亦取對敵態度！工團主義必另有意義。誠然。「工團主義」又是勞工運動中，職工聯合會中之一種思想的流派。此種思想之特點，在於專派注重工會，近二十年來工團主義的結晶分化，有種種支派，而主要的理論，在於「以職工運動凌駕乎其他勞工運動形式之上」。工團主義根本上，就有無政府派的，反對政黨的，反對政治的傾向。工團主義說，工人階級在工會之中養成其先鋒隊，能經工會而實行其目的。法國共產黨之馬賽大會時，工團派與共產派辯論職工運動的議決案，最足以見此層意思。當時共產黨大會很慎重的表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的意思，工團派就大大的反對。

其實工團主義既是工會中之一派，亦想自己定出黨綱來，定出策畧來，以及他自己的鬭爭方法，鬭爭形式，求工人羣衆集合於階級的行動。共產主義亦有此目的。既是這樣，凡有工團主義的國家內，勞工運動中實是兩種政黨的競爭，—一是共產黨，一是工團黨而已。工團派其實也是一種政黨，可是工團派是無政府派的繼承者，看著政黨兩字，是天下最不好的東西，—若是聽見這一句話，

一定要大跳起來了。此種對於政黨的絕對厭惡，却亦是由於西歐諸國不由資產階級政黨，就是所謂「社會黨」的政治首領，對於議會行動實在墮落不堪，昧着良心胡幹，—反激而至此。改良派議會行動的事實，引起此種混淆政治運動與議會選舉的觀念，工團派的不幸，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理論的來源，所以以爲「工團主義是羣衆工人運動中所自生，而共產主義是外來的「政治家」，有害於工人階級，可怕的惡現象」。工團主義，如以其中最傾向于現實派的，最有賸余的精神者看來，則其思想流派實甚近共產主義；因爲他不但同樣以顛覆資本主義爲目的，并亦提出根本方法，—無產階級獨裁制。工團派與共產派之關係，應當怎樣定呢？工團派本非統一的思想流派，其中又可分爲數支派。因此，若是空泛的以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對待，更無理由。一，有所謂「無政府工團派」差不多與無政府派毫無分別；二，有「工團革命派」，却可與無政府派劃別界限，；三則有「工團共產派」，離共派主義最近。可見工團派不是什麼整個兒的東西，而是互於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幾種思想流派。因此，凡有工團主義的國家內，共產派對待職工運動中革命的工團派之態度已可非常明瞭，所應當的職任也極確定。首先，共產派應當建議勞工運動中各左派的聯合。「工團共產派」與我們本最近，—這一支派，就是現代工團主義中之真實受着歐戰及俄國革命的教訓最多的。他們已經了解什麼是無產階級獨裁制，并且知道過渡時代此一制度必不可少亦必不可免。他們觀察無產階級獨裁制，已經不從由無政府主義的「書本」上抽象的「革命」概念着眼，而確能觀察實際生活，多受其教訓。此派最顯著的，就是法國的「勞工生活派」(報名)，自稱爲無黨的共產主義派。—實際上就是共產派。其中有許多共產黨的黨員，不過實際運動方面，他們還沒有入共產黨的範圍。這亦沒有什麼可怪，因爲法國共產黨還沒有政治上的威信，共產黨還正在建設中，思想上也不統一，所以還不能引導全法國的勞農運動，—其實以法國的客觀環境而論，早就可以有很好的共產黨組成了。

當然，共產主義與工團主義顯然是兩種不同的理論，對於勞工運動問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對於工人階級所當盡的職任，有兩種不同的實行法。我們既與工團派有思想上的異點，自應竭力加以矯正。無論他怎樣實行反對政黨的政策，無論他怎樣擁護這一政策，共產決不能贊成的。所以必須對於現時工人運動中的無政府派的種種式式的思想派別，加以有系統有規畫的矯正。同時亦切不可於實際上妨礙兩派共同工作的進行，以敵資本之進攻，幷以敵改良主義。怎樣使能達到這一目的呢？——祗有在革命的行動中。若工團派愈強，對待共產派愈見其使毅的態度，則共產黨於政治上也愈弱。若是共產黨能爲政潮之先鋒，能及時提出各種動作的建議，能確切指出敵人的弱點而與以打擊，則工團派不得不與共產派携手。至於共產黨內部若生糾葛，自己不能信其共產主義精神，處處怕首先倡議，處處想等別人先說話，——那就決不能與工團主義派立正確的相互關係，因爲此種共產黨、要自己辯護他的沒有建議的能力，沒有引導勞工運動的能力，反將自命清高，說出「獨立主義」的論調來。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於政黨與工會的關係，絕不發生問題。共產派的責任，在於令一切工人組織都具有一致的共產主義的精神，共產主義的意志」共產黨必能有系統有規畫的實行此一責任，方有意義。共產黨取得工會中之勢力是社會革命之前提，所以必定要理論上實際上都能做到這一層，方是真正的共產黨。所以現在第四次大會上，也用不着再加理論上的討論，這一問題，已有解決。假使我們須新又要論及這一問題，那却并不是要改訂新原則，而是審視此種良好的原則，究竟現在應用得怎麼樣，——公開的說，此種原則，實在有些共產黨黨員不會應用，應用得壞極了。

第一，當知道政黨與工會的相互關係、實際上決不能各國相同。我們可以有統一的理論，而實踐應用上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形式。實際上政黨與工會之關係，每因當地勞工運動的性質而疑，因當地環境之特性而變，因政治社會全體的狀況而趨，因各黨的習慣，各國社會黨向來的

作用而變，……譬如英美，職工運動的歷史甚長，而共產黨狠幼稚，那地方的共產黨與職工會之相互關係，必爲另一形式，決不能和工人政治運動的歷史長而職工會幼雅的國家，如俄國等相同。 我們可以正確的規定目的，—要爲共產主義取得工會，付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令採用共產派的策略，—這是一致的；然而決不能在各國都用同一的方法求達此 目的，更不能立刻實現。 譬如英國，有極大的職工運動，爲時反對政治，反對社會主義的習慣狠深產而共產黨剛祇有一兩千人。 此地說不着共產黨與工會之正式關係，工會此仇視政黨。 此類國家中，不用說共產黨與工會的密關係，且祇說共產黨與工會中一部分的關係，—與革命的工會及工會內的對抗派（Opposition）的關係，—祇有此種關係能漸根據階級鬭爭而發展。 所以英國共產黨決不能以其小小的組織自滿，—必須在職工運動中建成極大的對抗派，而共產派卻當漸成各種對抗派所團拱的「結晶的中心點」，應當力求對抗派之集合，而共產黨自已亦將憑此對抗派而發達。 更必須令份子極不相同的各種對抗派與共產黨之組織間，立成相當的關係，勿使對抗派中發生反對共產派之傾向，說共產派想他們對之作機械式的服從。 同樣一個「取得工人羣衆間之勢力」的目的，在此種環境之中進行起來，卻要非常之謹愼小心，不可躁遽。 在美國的情形，亦相彷彿。 美國共產黨亦不大，而所謂「文化聯盟」之中已有狠大的對抗派。 美國共產黨應當根據此一「聯盟」之黨綱進行運動，原來「聯盟」之黨綱，就是赤色職工國際的黨綱。 當然，此種黨綱比起共，國際的來沒有這樣明顯，而「文化聯盟」的黨綱，也沒有美國共產黨的明顯。 然而他要聯合各種對抗派，自然不能有完全相同的性質。 在美國第一要集合一切反對岡伯士派改良主義的對抗派。 所以共產黨對於此一「文化聯盟」當極有耐心的共同工作，況且他已在極短時間做了不少組織上訓育上的派動。 應當竭力贊助此「文化聯盟」發展勢力，集合一切對共產派表同情的人來贊助他，幫他在美國勞工運動中與岡伯士主義奮鬭。 固然，共產黨還要留意於自己在工人羣衆之中的勢力及影響。 然而這決不

在於幾個議決案，或中央委員會的好議案，而在於實際的運動。　所以儘可以少說話，或者竟不說最好，——僅僅是口頭說『共產派監督文化聯盟』是沒有用的，——至多祇能有機械式的監督，甚至於并非監督，而是妨礙『文化聯盟』的運動，因爲有些工作，共產黨自己本無能力去實行。　祇要能先建設成好好的共產派，引進各業工人入黨，愈多愈好，鞏固內部的紀律，而後在職工會中之勢力自能發達。共產黨在職工會中之勢力必與其在羣衆間的工作，其『政治的回音』成正比例。　並且政治上的勢力必定要有組織功夫上的確定。　大概而論，現時職工會中共產派的組織功夫往往較政治運動爲少。　德國就是一個先例。　德國已有很大的共產主義運動，且大約算來共產黨已在亞歷斯德丹派工會會員中得有三分之一的勢力。　然而組織上，這些對共產派表同情的羣衆，卻絕不鞏固團結。　此種政治勢力迅速發展而組織上的『確定』功夫進行很慢，卻是一種矛盾現象，對於德國的勞工運動很有危險。　可見在緊急的政治鬥爭中，往往可以覺着能力不足，不組織一切革命勢力而十分靠備的去運用指導，因『組織的中心點』不敷應用。此處共產黨與工會關係的問題當然就與英美不同。　德國之屬于共產派的『智力體力工作者之聯合』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卻成問題。　此一『聯合』之發生，蓋由於斯巴達克派（德最早之共產派）之建議。　後來德國共產黨變更其對待工會之策略，而此一『聯合』已有十五萬會員工人，反成了許多德國共產黨員之在職工會中工作者的『目中釘』，以爲他妨礙共產主義運動之進行。　何以故呢？實是因爲此等共產黨員對於實際問題，喜歡用抽象的方法來解決。　——他們以爲既已重新決定：『我們的策略不贊成分裂工會，而要征取工會』，因此『智力體力工作者之聯合』就可以不必存在。　這可是純粹虛懸的形而上學。那一『聯合』既已存在，最近幾年內，於德國的客觀環境看來，將來也還要存在的，既然存在，他自然要擴充。　天下沒有不徵求會員的團體。　本來祇應當大家都去行共產主義的政策，詳加討論；而現在都因爲一『聯合』反惹起糾葛。　幸而好，這一問題已在最近一次的『智力體力工

作者聯合會」之大會上大致的解決了。

意大利的職工運動與政治運動却密切相關。僅有一「工團派聯合會」是例外，然而這一組織，於意國勞工運動上絕無勢力。——最大的力量就是「勞動總同盟」及共派黨，所以在意大利之工會與政黨的關係，不成問題。……法國却非常奇怪，共產黨自已贊成「工會獨立論」，而工會方面尤其甚。共產黨員可以一到工會便不聽黨中的指揮，不守黨中的策畧，豈非極奇怪的怪現象。共產國際并不要職工聯合會服從他，若是共產黨而說他要令工會服從，他就是絕對不明白共產黨的策略。然而共產黨的每一黨員總應當隨處都做共產主義者。現時法國共產主義運動實在有病。且等他們去談「自治」，資產階級的進攻能教他們覺悟過來，——那一班工團派的「共產黨員」受實際生活的教訓，始終要明白過來：——工人階級的勝利，不在「職工運動獨立自治」之處，而在各種勞工運動的形式都能交融爲一，有一致的共產主義精神，有一致的共產主義意志的地方。

總之，現時資產階級極願工人階級分裂，而亞姆斯德丹派更怕統一的職工運動趨於革命，竭力主張開除革命派及共產派。——然世界的趨勢，正因資本主義瀕於破產，不得不取進逼工人階級的政策，展屠剷削，若是有統一的職工會，雖然暫時權在改良派，而受此外敵的侵襲，其中工人羣衆的反抗行動，不期然而期必趨於左派，趨於階級鬭爭，不能再停滯於「階級和平」之中、既然如此，則工人階級的勝利，將因統一而益有成就的機會。亞姆斯德丹派處此左右爲人難的地位，祇有主張分裂，以保存其首領的地位，其實就是幫助資階級，實行維持舊社會。共產派決不主張分裂，且當力持統一的要求；因爲分裂能使工人運動之力轉弱，倒退幾十年的程度。不但如此，勞工運動若有此分裂現象的退步，工人的反抗力必大減少，而企業家得以重新鞏固其統治權。我們應當節節實行此統一政策，步步都要從極力統一聯合爲宗旨，若有已經分裂之處，應當極有系統的進行合併的辦法。當能什此「左右開弓」的困難環境。——一方面要與陰謀分裂工會的

改良派希圖，一方面又要與以主張分裂爲徹底的「左派」奮鬪。——　左右派的分裂政策都足使工人運動轉弱。　右派固然是奉行資產階級的意志，而左派以爲退出改良派的工會便是救濟工人運動的好方法，亦是謬見。　共產黨決不應當主張革命派的工人退出改良派的工會，假使如此，我們決不能在會內占有勢力，更不能使改良派工會與革命派工會合併統一，此處當非常留意於「勞工統一戰線」之實行，黨派工會之間若是沒有協約決不抵禦資本之進攻，取得最小限度的勝利。　共產派應當解釋與工人們：各派工會協約之必要，共同防禦之必要，非此不能保障工資的增加，生活程度之增高。　此處必能督促各派工會共同進行。

改良派之所以力行分裂政策，我們已說明其原因，——他們要分裂工人階級，令社會革命成不可能的事實；他們更因工人對於改良派政策的信仰心一天一天的墮落，急急於要避免工會內的批評，避免革命派在工會內的宣傳。現時資本進攻愈甚，改良派的命運愈危，固然，當時資產階級曾屢屢對改良派讓步，然而不過因爲怕革命罷了。歐戰後，改良派做資本家與工人的「中間人」，能使一大部分工人信他們的手段。　普通的工人，不容易覺察此中隱秘的「社會的原因」，現在却可以明白了，人人都看得見改良主義的破產了——萬國聯盟國際勞動局，凡爾塞和約的一大篇「慈恩高厚的諭旨」原來都是開頑笑的。　改良派所以不得不急於分裂世界的職工運動。

此等亞摩斯德丹的改良派竭力要擺脫革命派的會員。於是工會中開除共產黨員幾成普遍的事實。　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決不能容忍此等隔離共產黨員與工人羣衆的政策。　而且此等政策各國有各國不同的形式，所以各國共產黨的對付方法也要能相機而行。　如德國之改良派工會中遇有工人選舉共產黨員來當工會職員之時，他們的老首領（真正的改良派）就實行開革此等選舉人。　捷克斯拉夫的總工會甚至於開革整個兒的工會，如化學工業的工會，木匠工會等。　然而方法雖各異，却總有相似之點，我們可以決定一大致的公同的對付法。　對付開除會員的方

法，其實可以章程爲根據。無論那一工會，章程上開除會員的規定，必在於會員有過失，決還沒有定上凡是共產黨員都要開除的條文。可以利用此種合法的權利力爭。但是僅此必不足，必須每遇一次開除，就到處宣傳鼓吹，在各種工人會場，工會代表會議上，努力攻擊工會辦事人的不法，引起羣衆的同情，揭破他們內幕的陰謀。祇有使這班『工會官僚』知道此等開革，可以惹起靑年的攻擊，他們方才不敢胡作妄爲。再則，或有工會的地方機關中，選舉的結果，大多數執職員是共產黨員或是左派，總工會竟不承認，再選又是如此，每每繼之以開除選舉人。選舉既是根據章程辦理的，開革及不承認的辦法，顯然是總會的『官僚』方面違法的行動。共產派對付他的方法，就不限於僅僅抗議而已。此時地方機關儘可不必服從，—地方機關本沒有履行中央機關違法議案之義務。地方機關並可停止轉交會費於總會，—會員仍繳納於地方機關，但不到總會承認此地方機關後，會費決不轉交總會。至於已經開除的會員，儘可以召集會議，大家公同表示抗議要求恢復會員資格。凡此一切當然各國有特別狀況，要相機應用，此等行動決不是共產派傾向於分裂工會，而是力求已分裂者合併統一，未分裂者鞏固團結，眞眞實實成工人階級自身利益的機關，階級鬥爭的機關。

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確定的原則：『征取職工聯合會中之勢力』，而非破壞原有之工會；這幾年來實際的經驗，尤足以證明此原則之正確，唯其欲『征取職工聯合會中之勢力』所以必須要『職工運動之統一』，—因爲不統一則無以對資產階級行劇烈的鬥爭，無以使工人羣衆漸趨於革命。共產派決不怕多數工人的落後，守舊，改良派無論如何陰謀破壞，分裂工會，排斥革命的對抗派，都是枉然。共產主義生長於工人羣衆之間，於勞動界逐漸大成熟，自然發展，—有現實的社會制度及經濟結構還促他起來。共產國際乃是『無意識的歷史進程』之『有意識的表現』。所以共產派決無主張革命派工人退出舊工會之理，當初『左派』此種主張，在實際上已大上其當，—大上其資產階級的當。現時已很少這樣的傻子，然而英國德

團，還聞成有些」。 其實這種策略，是强以人力撥開那革命的勢力使這種羣衆，大有害於工人階級，大有害於共產主義。

其次，所謂『征取工會中之勢力』，有些共產黨以爲是祇要運動到工會的小領袖，—各會的書記會長等，—就算了事。 一旦發生事變，發生衝突，才知道工人羣衆幷未到手，—大家還不十分了解主義。 從此可以知道，僅僅運動到領袖，幷不是『征取』到工會。 可見必須變『共產主義的情緒』爲『共產主義的意識』，極廣泛的共產主義教育的一層功夫， 非用不可。 —尤其要在工會內部建立『共產派的小組』。 共產派自己先要有組織，再進而組織團結一切對抗派。『共產派的小組』在工會之內，是共產黨與職工會之連鎖。 此間共產黨對于職工會的關係正確與否，全在乎他對於這些『小組』，以及『小組』對於工會中反對改良派首領之各種對抗派，有無具體行動的計畫。 —這是組織方面，—必須有極堅固極團結的精神，非常之一致的紀律，然後能努力推廣此精神於全體會員。 再則，當初入手運動之際，宣傳方面往往亦太限於抽象的問題。應當以較具體的，較實際的問題，在日常鬥爭之中提高羣衆的階級意識，—非如此不能征取到工會。此外，共產派在工會之中自當有相當的機關報紙，以爲宣傳，—不但要討論總體的政治問題及國際問題，幷且要及於地方的瑣屑的實際問題，如工資定率，勞工保險以及工會內的組織問題等，—這是宣傳方面，必須切近實際生活問題方能引入最終目的的概念。

凡此一切職工運動中之責任，既有實際具體的行動計畫，其最近目的乃在聯各國，職工運動使團拱我們革命派的赤色職工國際。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至第四次大會之間，有幾國共產黨中 頗有一派人主張取消赤色職工國際，他們說：『既然要打「統一戰線」要統一職工運動，要不破壞工會，那就可以取消赤色職工國際』。 這種意見是錯誤的， 幸而已經打消了。 本來，若是說各職工會中之『共產系』各小會各工廠中之『共產組』，當然用不着在共產國際之外另立一新國際。 可是赤色職工國際都要聯合各

國職工運動中之一切左派，其中共產派亦有，工團派亦有，槪括而言的革命派的工人亦有。 凡是不願意「階級和平」而要階級鬥爭的都可加入。 可見取消他，就是取消革命勢力擴張之機會。 我們并不是要在原有工會中分裂出這些革命派之後，才使他們來加入赤色職工國際；我們祇要各工會，或是整個的，或是一分部，總之，凡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各自在自己工會中力求此赤色職工國際之黨綱策畧就當地實行。 并不是組織上的分裂，并不是破壞工會，而是思想上的征取此等工會，聯合之以革命的黨綱，革命的策畧。

我敢信共產國際在職工運動中之一切困難，必能漸漸解免。 勞工運動中之一切形式，—不論是政黨是工會，—都要聯合統一於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亦將開展於一切勞工組織之中。 這一天已經不遠了。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

洛若夫斯基所論，僅為總括的原則，即有實際運動的方法，亦偏於歐美，而未及東方。　世界職工運動，凡屬共產派的，均有赤色職工國際總其成；上篇本紙是洛若夫斯基以赤色職工國際委員長之資格，對於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之報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間，共產國際開大會時，赤色職工國際同時亦開第二次大會於莫斯科，關於各國**特別問題**，多有討論，其內容本非洛若夫斯基那篇報告所能包括淨盡——僅得知其總體的狀況及大致的概念而已。茲因中國處於半殖民地之地位，特取赤色職工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議決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譯之，以見共產派對於職工運動中之『東方問題』的方針及其念。

陳獨秀譯

一、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是現代帝國主義制度所不可少的部分，若無殖民地及半殖民，則帝國主義必不能存在：——

A. 殖民地常為其『宗主國』(metropolis)國家收入之直接源泉，——宗主國常以租稅制度，國家專賣制度吸取此等收入。

B.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利用殖民地土人之軍隊，以鞏固其在殖民地之統治權，甚至於以之鞏固殖民地以外的統治權。（如英國之在印度，波斯；法國之在非洲，德國）。

C. 殖民地是宗主國惡劣賤價的工業品之大市場。

D. 殖民地是宗主國『餘資』之發洩地（如鐵路，商港，電站，電車，殖民銀行等）。

E. 殖民地是宗主國之工業原料及燃料之淵源；此層於今日尤關重要，──原料之爭奪，已成各國帝國主義政治變遷之主要原因之一。

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受政治的及經濟的種種掠奪：──政治方面，則軍事權，立法權及行政權皆集中於少數大地主大資本家及『政府』人員之手；此等大地主大資本家，來自侵略國者居多。經濟方面，則利用立法，行政，關卡，稅則以及其他方法妨礙殖民地之工業發展。不僅以此種方法妨礙殖民地之工業發展而已，即其已有之工業亦往往漸於滅亡：──帝國主義資產故意設法令向日原有製造品及輸出品之殖民地，變成純粹的農業國，至於僅能輸出原料品，推銷其宗主國之製造品，（如印度）。且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欲任意剝削，必且對於殖民地之勞動羣衆，行其愚民政策；故不僅物質方面而已，即智識方面，亦見其掠奪行為。斷阻殖民地社會上的文化上的發展。

三，殖民地既能助資產階級增加宗主國之富力，因亦大有影響於宗主國內之勞動運動，殖民地之勞動報酬，恆遠不及其宗主國，蓋殖民地工業既不發達；手工業的技術，萬不能敵宗主國所輸入之機械的工業品，因而日益衰落，加以宗主國所行種種政策，令農民日見貧困，喪失其土地，故殖民地上常有過剩的勞動力。此等勞動者一般之生活程度既甚低，工會組織又非常薄弱，因此不論何等條件無不忍受，但求得自賣其勞動力，所得報酬幾至不能維持生活。於是資本家乃能取得『超越的利潤』遠過其在宗主國內所能得者，當宗主國工業隆盛之際，需求勞動力，尤其需要高等的熟練工人；資本家于是以其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得之厚利，略分餘潤於宗主國內之高級工人。於是造成所謂『勞工貴族』其地位既優越於工資微少的勞工羣衆，自然與之分離。勞工階級中既分出此特權階級，宗主國內勞工運動之組織，常即因之而分裂破壞；此等『勞工貴族』，遂成帝國主義之機械。歐美高級工人之所以沉溺於改良主義者，其主因正在

於此。 改良派作用於此種國家內之高級工人，決非偶然無因而至；正緣殖民地上剝削而來之厚利，於其國經濟生活中殊占重要地位也。（如英國，美國，荷蘭，日本及戰前之德國）。 至于白種工人之在殖民地上者，道德亦甚墮落；因其工資與本地工人不同，生活程度亦異，兩者每每互相仇視，互相競爭；本地工人罷工時，白種工人從而破壞，反助資本家；在高麗之日本工人亦然。

四，至歐戰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經濟政治地位大有變更。 戰期中列強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輸入減少；列強對於殖民地反有軍事上財政上之依賴；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競爭異常劇烈；凡此一切皆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資本家取得自由發展之機會，漸離各宗主國之帝國主義者之蔭庇；於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印度，埃及，中國）發現急速的工業化，因此殖民地上歐美式的企業中發生許多工業的無產階級，羣衆咸集中於工業都市。 此新生的無產階級，即時湧出廣大迷的勢，瀰漫東方全部。

五，然殖民地及半殖民之幼稚的勞工運動頗有特點：——

A. 已組織的工人人數雖多，然在無產階級全體比例上，究屬少數。

B. 最近發生者亦有較鞏固之工會組織，然多有僅因罷工而生之工會，隨罷工風潮之息靜而消滅者。

C. 工會組織又常帶有「行會性質」，「團體主義」，「業界主義」，「地方主義」（如中國）除罷工之時外，少能表現階級的意識。

D. 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遍於東方各國，因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幼稚的勞工運動每每爲資產階級及其領袖之勢力所支配；資產階級因此運動之有利於已，故欲利用此羣衆；甚至於工會之首領往往爲資產階級的「社會事業家」，且有資本家者。

此等特點，乃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業，在封建的宗法的制度之下，又當高利的商業資本流通之候

，急遽發展所致，——雖各地有種種形式上的不同，而實為一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之工會所同具的性質。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同受帝國主義之束縛，因而有民族運動；　本地之資產階級遂能利用人種觀念民族觀念，門第觀念以及種種傳說迷信，——乃至農民式的無悟覺的無產階級羣衆所不能詳辨者，皆足為鼓勵之助。　資產階級往往假名獨立解放運動，以圖誘惑勞苦羣衆之階級的社會運動，令成為簡單的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雖然，資產階級卽於其所謂「民族運動」，亦未必忠實耳。

六．故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職工運動問題，應有下列的策略：

A　根據階級鬥爭的原理組織依產業而聯合的工會，當完全脫離資產階級之勢力，務以保護無產階級之階級的利益為目的；欲達此目的，在大多國家內尙須力爭工會立法及集會結社之自由權。

B　當實行有系統的不折不撓繼續不斷的奮鬥，以求殖民地本地工人與來自宗主國之白種工人，勞動條件相平等，（工資，工時及一般待遇）。

C　同時，當竭力消滅殖民地本地工人與白種工人間之民族的仇視心；此種仇視心實有利於資本家，為阻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勞工運動發展之主要原因。新生的殖民地資本家，本甚樂於煽動增長此種仇視心，其利用之也，有兩種目的：一，令勞動階級內部分裂，二，號召大多數羣衆以從事於資產階級式的民族獨立運動。

D　然仍必努力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此種運動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自然必有民族解放運動之性質。帝國主義旣以吸所厚利於殖民地為共同目標，則殖民及半殖民地之工人階級必先破壞帝國主義之統治，方能得較優之勞動條件。　故參加一般的民族運動時，勞工運動當能於此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取得最先進的完全獨立的地位。　同時卽可暴露大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如中國之國民黨，印度之甘地派

，荷屬南洋群島之回教社，土耳其之「平民軍」等）之虛僞的騎牆態度，指明其輕視農民問題；吾人正應努力於農民群衆革命的鬥爭中，取得指導者之地位，——若無農民革命，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民族解放，必不可能也。

E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職工運動尤有特別職任，即（農業工人）之極大的群衆組織，——農民乃東方諸國（如高麗，波斯，土耳其）人民中之最大部份；至于手藝學徒，亦須令脫離家長式的「行業制度」，加入無產階級之鬥爭。

七，凡此一切問題，不僅在殖民地上非常重要，即在全世界勞工運動中亦復如是！赤色職工國際必當扶助此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幼稚的職工運動：——

A　凡革命的職工聯合會，有殖民地的各國之職工聯合會中少數的革命派，——已加入赤色職工國際者，——皆當特設機關，與其殖民地之職工運動相連絡。日本美國與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高麗，中國，遠東）相接近，於此工作中尤有重任。　太平洋一切問題之解決，將由此諸國勞工運動發展之程度而定。

B　根據各國及各殖民地實際境況，定具體行動的計畫；赤色的職工國際決議於下次世界大會時，同時召集一全球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革命的職工會會議，即日着手籌備。

C　於此殖民地職工會議之前，爲建立東方與西方之間及東方諸國之間革命的職工運動中更密切的關係起見，必須先在各重要港口設立「港口辦事處」。港口之選定及設立「港口辦事處」之切實辦法，由此次運輸工人特別會議討論之，赤色職工國際亦當特派代表參加。

世界革命中之農民問題

華爾嘉（Varga）之說　赤農編譯

世界革命之中，無產階級處於指導者的地位，正因他的社會關係令他不得不以領導革命爲使命。　至於農民階級，亦是經濟生活中之重要勢力。　然而於革命的鬥爭中，農民問題，却自成其爲一種，有特別困難之處。　最困難之點，實在於各級農民之階級地位，極不固定。　工業之中的階級分化比較起來，分明得多，確定得多。　誰是工人，誰是手工業者，誰是工廠主，一看就知道。　工業中，自工人而變成工廠主，自工廠主而變成工人，非常之困難，的是少有的事。　固然，在資本主義退化時代之中，我們亦可以看見，工業的工人同時經營小商業，投機事業等，或在家中仍能自製手工業品，然總觀起來，階級的分別，始終明顯。

至於農業之中，却大不然。　其間有許多階段，種種的過渡階級：——從真正的絕無私產絕無田地的農業無產階級，至田地極少的半農民，以至於小農，中農，富農。我們可以時常看見此等階段間之往來過渡。　因此而農民所屬的階級，極不固定。　譬如因田地之改良，小農可以變成僱用長工的主人翁，同時又可以因外界的環境而退轉，竟使他不得不自賣勞動力。　可見農業之中不但沒有階級的分化，即使有，亦是純粹臨時的性質。

不但如此，工業與農業之間，還有數量上的差異，——即此等中間階級的力量。　在城市之中，共產主義的宣傳，大概可以不大十分注重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小商人等。——因爲無產階級在城市之中，數量甚多。　至於農業中，則真正的農業無產階級，爲數每每極少，而小農中農却占居民中之大多數。　因此，在鄉村之中，對於此等階

級，應當比在城市之中，格外的多注意。

農業中階級地位之不穩定，確有經濟上的原因，本來農業中之「生產手段」，以田地爲最主要，——卻很容易分劃，而且不甚影響於生產量。工業的工人，決不能想着分劃鐵路，電站或機器製造廠等。假使如此，真是無意識，而且就是直接毀滅此一產業。農業之中却不然，儘可以分劃田地，而同時不減少收穫的數量。若是小農民有教育，他們自由分地可以不受絲毫影響。因地可以隨便轉賣收買，可以任意競爭，——或因遺產轉輾相授，或因分劃過甚。農業的根本，既可隨便分劃，則立於此根本之上的生產者，——農民的階級地位當然常在動搖不定。

再進，則有更困難的一種環境。——各國各區的農業狀況非常之不同。工業無產階級的問題，幾也各國有相異的情況，始終還大致相似，農業之中却有非常之大之多的差異。略舉而說：第一種形式，殖民地之受剝削的農民，如埃及及如印度。——農民受以幽盜匪的剝削，強迫工作，此等盜匪又與封建式的地主有密切關係，以及一切大王爵，英帝國主義的「轉授」，此種地方，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是受壓迫的農民反對地主之社會的鬥爭。並且民族的解放運動亦就是農民反對一切「社會的剝削」之解放運動。

第二種形式，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徹底剷除封建制度的遺跡還很顯著的地方。就是德國尚且有此封建制度遺跡的氣息；愈往東愈甚，——波蘭，巴爾幹半島，羅美尼亞，小亞細亞，愈東則封建制度式的農業愈多。

第三種形式，譬如美國，純粹資本主義的農業，——農業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全體生產制度中之一部分。英國的「移民地」，如加拿大，澳州，甚至於英國本地的一部分，亦是如此情形。此處剝削者與受剝削者之間的關係，與工業之中相類似。

再則，我以爲若加以中國的農業結構，可以說是第四種。中國的農業經濟，總括而論，可以說是純粹小資產階級的。雖有少數的大農，大地主，或中等地主，他們對待佃戶及雇工，事實上或者等於農奴制度，然社會的生產

關係法律關係上，始終已經不見明顯的封建制度，與其說，中國農業上有封建制度遺跡，不如說是有宗法社會的遺跡。 可是，還當注意：一，中國政治上既在趨向封建制度，農業上就有「現代式的農奴制度」發生之危險，——就許有「暴發戶」，乘勞動農民疲敝之時，操縱中國向來「以農業爲（棉絲茶等）占經濟生活最大部分」之樞機，因此土地漸漸集中，初或絕無影響，久則必須各種強力任意使用平民之勞動力，以爲少數「住在城裏」的地主搾取利。 二，中國邊境空地，因自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將由帝國主義者直接變之爲大農制度的農場，——生產力或由此而增高，而平民汗血都入世界資本家的手裏。 華爾嘉所集材料較不完備，遠東方面的中國，以我個人的意見爲之補充，約略可說是如此，——然而中國無確切的統計可徵，也不敢自信。

況且，所謂某種形式，不過是論其大概，若是細分析起來，尤其要發見運動中之困難而又困難的問題。譬如歐洲之凡爾賽條約後所新建的南斯拉夫國。 其中新附區域，有純粹的封建式農業，——此處的農場勞作者與以前的土耳其地主之間的關係，還純是封建式的，而同時的塞爾維亞，却是純粹資產階級式的農業國；至於從前何牙利及霍紹瓦德所割過來的一部份，更有極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極大的農場，新式的機器耕種。 一國之中，顯然有三種相異的形式。實際運動之中，農民問題的要求，在塞爾維亞的與在南何牙利的不同，在南何牙利的又與土耳其舊境不同，如今合而爲一，就非有相當的口號，分別而複合之不可。

其次，還有一項各國容易有互相差異之點，就是土地缺少問題。 譬如在波蘭及何牙利，甚至於德意志意大利之一部份，土地問題是農民最感切身利益的。 至於美國及英國之殖民地等，却不成問題，因爲那些地方土地很夠。 法國呢，這一問題也不十分重要，因爲法國人口之增加非常之慢，戰時死的人約有一百五十萬，所以現在法國農民不覺得土地缺少。 布加利亞則雖覺土地缺少，而没有大地主可以分割。所以土地問題亦不覺十分緊迫。 可見此中差異之點正多着呢。

貧農的階級地位，既不明顯，又善變動，——這是他的特點。於是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因此而亦善變。有時他們自覺與無產階級相接近，有時，經濟稍寬裕，又漸接近富農。因歐戰之故，尤其可以明見農民階級之善變性。簡畧言之，歐戰時期農業工業之間，城鄉之間的物質上的分配，卻是農村經濟受利益。因此歐戰前有許多農民自覺近於無產階級，歐戰後他們的社會地位增高，而漸接近富農。可以說，歐戰前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欲約大多數農民間之同情較易，而歐戰後則較難，然而歐戰卻能對于農民加以更明顯些的階級分化。歐戰時食品價格之增高，比其他貨物較速。所以凡有餘糧的農民，都發了財。至於窮苦的農民，亦更窮苦，不得不自賣勞力為生，此中階級分化突進一步，不過沒有工業那樣急遽罷了。

最近兩年，又起了一種變化，農民生活狀況，卻再見惡化。譬如美國及阿根廷，工業品大貴，農民已經沒有高價出售食品，收買工業品之可能。此種最新起的惡化使農民債務日重。

綜觀以上所論，可見鄉村中貧產階級的各種份子，他們的階級性都非常之不穩定；——即此便可恍然於凡有農業的無產階級之處，祇有此農業無產階級能為革命運動之最主要的動力。此等絕無田地與止的農村無產者，自是共產主義政黨之聯盟者，無論在何等環境之中，他們不能堅決奮鬥絕不畏縮。共產黨之於農業的無產階級，——農場工人，——當然有非常之明瞭的運動方法，應當根據於他們日常現實生活中之要求，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勞工立法等等。不但應當竭力贊助他們此種奮鬥，而且要聯合統一他們的運動，令與工業無產階級相連絡，努力指導他們；如此，方能證明共產黨確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於此等農場工人之前。

其次，便是，『半無產階級』中之運動方法；此處卻自『左』自『右』都有發生危險之可能。向右的危險，就在于『半農民』，貧產階級的小農眾多的國家內：——此處共產黨之農民問題上的要求，往往容易與一種『純粹農民主義』的

旣爲無相混。）譬如此等國家內農民問題上的要求若偏於小農的利益，——要求政府規定農產品之最小限度價格之類，——則一方面可以有損於城市工人消費者之利益，別方面又有害於最窮苦的鄉村貧民，向左的危險則又是一種：——只有共產主義者，泥溺於學究式的理論，以爲祇有工業的及農業的無產階級能爲革命的積極份子，貧農小農却不能。這亦是錯誤的觀念。差不多除英國外，其他歐洲各國，若無此等小農階級之助，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假使鄉村間的資產階級，富農，中農，小農絕對的反抗，則無產階級獨裁制必不能存在。所以，怕近農民及對於大多數農民革命化之可能性，取過分的懷疑態度，——亦是錯誤，正與輕視農業無產階級相同。總之，——最與地位的最有戰鬥力的，自然是農業無產階級。然而在革命運動增強的時機，凡一切鄉村中之勞動平民都應當結合。

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議決之農民運動綱要中，指出農民階級受資本界束縛之種種形式：——田地典押，重利盤剝，投機事業，賤值收買農產品而高價出售之於城市，細言之，則農民階級受『工業資本』之束縛，在於因專利制而工業家得故意提高工業品之價格，受『交通資本』之束縛，如在美國，鐵路企業家力能操縱農業品之運輸，承運者每每將貨價百分之五十。至於農民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法律的地位，尤其困難，國家之租稅政策，徵兵制度，戰爭時之徵調，無一不與貧農階級利益相矛盾。

共產派之現實運動，正應當助此等農民階級所應當提出來的一切要求。可以略舉事例而說。關于生產品之價格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單說，農民應當特定農業品的高價；然而，却可以說：——資本家不應當獨得厚利，當賤價出售肥料，機器等類生產手段於農民，農民方能賤售其農產品，至於工業消費品，亦爲農民之所需，更應當限制最大限度的價值，不得任意投機。此等問題中最重要者，自是土地問題。土地缺少，是足以引起農民革命運動的最積極的動力。所以這一問題，非常明瞭：共產黨是否贊助缺少田地的農民爭求擴張田畝？贊助還是反對？這一問題非常之緊迫，共產黨不能不答復，——當然是贊助的。

共產黨的策略應當如此：—無論資產階級的那一種農地改良策，都應當有共產黨提出的新要求與之對抗，務在努力推廣農民問題的要求，引導農民行向革命。

用地缺少的農民，如租田的佃戶，迫不得已要付出一部分收穫，—所以他們一定極願租價跌低，共產黨當然不反對此種要求。然而共產黨可以說，—僅僅跌低田租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祇有沒收租主的田地，用革命的手段，方能解決此等問題。缺少田地的農民願意買地，想國家特定賤位購買，共產黨就贊助此種要求，進而為之要求無價的頒發；貧農雖有地尚不能耕種，又應當由國家供給農具。祇有如此的運動，才能結合此等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引之行內革命，與城市無產階級共同攜手，積極奮鬥。

資產階級的政府，若是看見此等運動漸帶革命性質，那就會預防，—先分田地與農民階級之首領，因此緩和革命。譬如俄國邊境的各國，芬蘭，臘德維亞，埃史寫尼亞，路美尼亞等。（波蘭政府已經允許分地，卻還沒有實行）。英國經濟學家報（Economist）的通信記者說：「路美尼亞的農地改良政策之實行，實起於政府之恐怖心，而不是經濟行政上的計畫。—這是統治階級防禦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代價」。

這是當然的現象，或者可以問：『既然此等運動，在相當的時間，能變成反革命，何必加以贊助呢』？誠然不錯！然而共產黨在此種形勢之下，不得不進行；雖明知富農等稍有滿意便立刻讓步，令農民革命運動轉弱，然仍須努力。理想上的革命過程本來應當是：—缺少田地的農民與城市的無產階級雙方並進，直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同時農民階級沒收田地。其時鄉村平民取得田地於無產階級獨裁制之手，有如俄國，—比處分給田地者已非資產階級，而是剛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然而無產階級的對面，還有資產階級在，他或者能捷足先登，逕行分此政策以弱革命運動。所以理想上的革命過程，未必實現，可是，決不能因此而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與農民階級相結合，我們即使在資產階級已行農地改良政策之後，亦正可以

立刻利用其資產階級式的改良政策之缺點。 資產階級式的改良政策，決不能有益於真正無地的農業無產者，因為他必須行收納官價而後頒發的辦法，或是存記田價作為債款。 再則，資產階級所頒發田地，更不能到與絕無生產手段絕無家畜或農具等的農民之手，即使資產階級因「長大亂」而想實行較澈底的政策，始終有「私有制度」為之限梗。譬如南斯拉夫在舊時的匈牙利南部，分給田地于絕無所有的退伍兵士，然而兵士仍以所得田地出租，──而於農地制度上，可謂絕無效果。 此等資產階級之農地改良政策，缺點非常之多呢，其結果：──可以造成一人數較多的富農階級，與資本主義生息相關；同時富農與貧農之間利益的矛盾，卻亦因此而更急烈。──貧農或不能得地，或雖得地而身負重債，永為資本家銀行之牛馬，到頭來始終是赤貧。 因此，共產派的農民問題綱要，就要求土地收歸國有，沒收一切農業的生產手段，無償頒發田地，且附加農具，──使盡歸絕無田地與農業無產者，以及缺少田地的農民。 此外更當令中農不起反對，令其對於革命守中立之態度，──所以共產派又特意注重，提出要求：──無產階級革命必當取消典押田地制度，租田制度，──現在租田的佃戶，應當完全享用所耕田畝，不付任何地價。 於此可見，資產階級的農地改良政策與無產階級的農地革命政策，絕不相同。 凡此都是世界革命中解決農民問題之要求。

至於農民運動中之組織問題，則凡有農業的僱農階級之處，必當組織農場的職工聯合會；既有此等聯合會，則當於其中組織共產派的「小組」力求指導其一切運動。 此等聯合會之組織方法，如本為依職業而組織的，更當漸求改為依產業而組織的，──凡經常在農場做工的工人：鐵匠，鍋匠，木匠，建築匠，大農場中之司機生等，都結合於統一的工會。 再則，若有黃色的農場職工聯合會，「法蘭派」的職工聯合會，以及其他一切工會，不論是革命的非革命的，農村中之共產黨員都應當加入，竭力設法於其中組織成共產派的「小組」，方能就其內部鼓吹此等工會不能滿足農場工人之要求，更於事實上證明此等工會遠不與農場主人奮鬥。 其次，共產派亦當加入於各種小資產階

級的單線，小農的組織，農村協作社等，同樣敘文自己的「小組」於其中，以求指導此等團體，介參加共產黨的各種運動。 凡在貧農的一切運動之中，共產黨都要力求取得領袖地位，致其指導之天責。

凡此，都是世界革命中農民運動之組織方法。

無產階級與貧農階級，當能互助，方可得社會革命之勝利。 這并不是烏托邦。 如倫敦五金工人罷工時，很得貧農階級之助，當時農村之中募捐罷工後援的費用，居然得到不少食糧。 缺少田地的窮苦農民中，若有運動，城市的無產階級亦必能與以援助。 這兩種運動差不多至今互相獨立對關的，非力求其聯合不可，若已有「工廠委員會」之組織於城市工人之中，則兩者之聯合，更可着手於組織大農場中之僱工蘇維埃及貧農蘇維埃，——如此則小農亦能得市城中「工廠委員會」的援助；雙方同進以促起革命運動。 運動方法非常之多，此處不過略舉數例，還當各就時地不同之環境中，相機應變。 總之，共產黨不但在黨綱上，并且須在實際運動上，表現其能真正代表一切貧苦的大多數勞動平民之利益。 首在於結合統一城市無產階級，農場工人，缺少田地貧農之革命運動，而引之行向世界的社會革命。

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

社會改造的偉業不能沒有精神上的文化能力來担負。況且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文化運動，是最先進最普遍的文化運動。 文化運動必定要能增進勞動羣衆之政治智識及政治覺悟，使農工平民了解其所處之社會地位，自覺其政治能力，方纔能行向社會改造，恢復與入類文化之天賦）唯其如此，文化運動方能實際增加社會運動之內力；社會運動亦必有此，方能成其爲文化的社會運動，共產主義派的社會運動及文化運動所以永不能相離，亦永不能不注意於『政治教育』——宣傳方法的研究；學理深入的討論，其重要不在實際運動之下 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曾討論及此一問題。 茲取當時之教育問題委員德國代表項萊（Hernley）及俄國代表克魯樸斯嘉（Krupskaya列甯夫人）之演說，譯述如下，以見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的意義。

奚濱女士誌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項萊之演說

同志們，此次之教育問題委員會一致主張以爲大會中所當討論的教育問題，不是共產主義的教育政策全部之計畫，而僅限於共產黨內所執行的教育問題——共產黨中職員與黨員之政治教育問題，及共產黨中職員與黨員施行政治教育於黨外羣衆之問題。

共產黨之政策比之于資產階級和改良派之政策，非但宗旨不同，並且事實上亦有異點，因爲共產黨之政策是根據于科學的，而且由於細心分析歷史情境及明白知道資本制度內的社會勢力而定的，這種政策之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歷史的唯物主義，從這機看來，一切共

產黨之政策，必以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爲根據，方能做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領袖，以及一切受壓制的民衆之引導者。因爲這層緣故，共產黨應當給他黨員和職員以一種精細的學理上的訓練，這是很要緊的。

共產黨中需要政治教育，還有一層緣故在裏邊，就因爲一切共產黨均在幼稚時代；非但機關成立未久，而且黨員之多數在政治上的經驗又很少。 現在許多共產黨員，仍受小資產階級及改良派的觀點與理想之遺害。 我們現在鬥爭的戰陣，異常複雜，幼穉的共產黨，雖然發展很快，始終覺着應接不暇，蹣跚爲狀。 譬如現時『統一戰線』的策畧，(見本期第二篇，)尤其要共產黨中一般的黨員都能敏捷適應，澈底思考，且須有一致不變的宗旨，——此種需要，不僅限於一黨中少數的指導者。 因此各國共產黨中之共產教育必須從黨員中進行起來，切不可祇施於少數職員。 蓋共產黨不像改良派，其重要事務不是少數領袖所執行，而是全體黨員所參預的，共產黨黨員決非僅享有選舉權利，開會時到會，領有黨証而已，更非盲從附羣衆，討論時盲目投票而已，共產黨員一定要担任黨中職務的。 因爲必須服務，每個共產黨員就至少須有一點最小限度的政治智識和『馬克斯』主義的教育，再則須具些組織，演說與辯論之才能，學習公共會議之習慣法等，如此，方能組織各種機關內之共產黨『小組』(Cell)，議會中工會中之共產『系』(fraction)

共產教育與改良派教育大不相同。 改良派使工人相信，以爲在資本制度之內，雖然無產階級橫受剝削貧困不堪， 始終在智識及藝術方面還可以與資產階級平衡， 似乎在資本制度之下，所謂全人類平等自由的幻想，至少在精神方面可以實現，——以此而令工人不注意於階級鬥爭。 再則改良派教育偏向於個人主義利己主義。 或有工人藉一己之勤懇，常聽通俗科學演講，及受其幾種科目之特別訓練，而後乃超越儕輩，這樣就是利用同伴中之投用而使他地位較優，共產教育簡直與此相反，他的宗旨是在訓練成一羣革命戰士，訓育各個工人之階級的共同責任心，使黨中之戰鬥力，鼓動力與組織力發展增高。 從這樣看來

，改良派敎育之結果是使工人依賴於資產階級的理想，而共產派敎育的宗旨却是使工人超脫資產階級思想的「輪廻」。共產派敎育使工人明白一切理想均依賴於經濟與社會之基礎常屈於經濟與社會現狀之下，欲得精神上之自由是不可能的。總之，改良派之敎育僅與工人以現成的結論，况且還是用的很壞的普及方法，或受以很平常而未必可靠的資產階級的科學與藝術智識，人家的殘羹剩肴，反當他是膏粱肥肉。反之，共產派敎育使無產階級知道資產階級的科學及全部敎育制度均有階級性質，而決與資產階級的科學，藝術，道德，宗敎宣戰。指明資產階級的職務，不但在社會科學與政治中有，而且在不關社會與政治之科學中及純粹抽象的問題中亦有。　如此批評資產階級的科學，藝術，道德，宗敎，卽所以建立共產派敎育的基礎，以備創造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及平民生活之新模範。祇有批評資產階級的科學藝術，──祇有爲着無產階級革命而批評，爲資產階級鬥爭之偉業而批評，方能創造無產階級的新文化，否則所謂「新文化」都是幻想而已。

現在無產階級貧困，非但缺少物質的產業，并且也缺少精神的產業，因爲精神方面不能有遺傳的「寶藏」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之重要異點。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他們自己的有智慧者，當革命運動之際，便能於藝術與科學方面大放光明出來。　他們所以能够做到這地步，因爲在革命之前，資產階級之衣食是充足的，况在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之前，他們已享有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生產手段」。無產階級都大不然。　無產階級僅在取得政權之後，方能完全享有精神物質兩方面的「生產手段」。　雖然，最早的無產階級的文化成績，以歷史的觀點而論，却在幼稚時代，卽能於鬥爭的過程中，鍛鍊出唯物史觀的利器，──督促馬克思與昂格士二人建此偉大的馬克思主義。

共產派敎育之進行，旣爲專供奮鬥之用，必須顧有界限。　設有一個經濟竭蹶之黨，又要做重大的政治奮鬥，他所施的敎育，決不能普及各種科學智識方面，而祇能專限於有益於該黨之科學。　其他各派各種科學，固然很好，然而暫時並非直接有關於其運動的。　相當的敎育

祇須限於抨擊神而授有益於奮鬥之科目，例如各國革命運動之歷史，馬克斯經濟學社會學之要綱，及共產國際之原則及策略，必須教導黨員；若在民衆尚受宗敎影響極深的地方，更當進一步，敎導他們了解自然科學及宗敎之來源。 若在無產階級羣衆多不識字的地方，應當注意初等敎育，要令黨員必須受初等敎育，這樣方能使他們做宣傳者，鼓吹者，及煽動者，設使不授初等敎育，他們就不能進行政治與革命的職務了。

試從這一層看來，可見共產黨敎育問題，首在于爲黨中培養鼓吹力與組織力的方法。

共產黨一方面施行這樣的普通敎育於大衆黨員中，若欲完全其職務，對于職員之特別敎育，亦常同時進行。因共產黨在職工聯合會，各種協作社，各種租戶聯合會，以及婦女與靑年中都有準確執行，再則在議會及地方自治會等中亦有要做的事情，所以共產黨之職員必須具有各種特別知識以備執行各種事務。 擔任這類職務，沒有特別訓練是不行的。 因爲一個人單有普通知識，不够擔專門事業。共產黨員若是沒有繼續的有系統有組織的敎育事業，往往有危險發現，黨員因無智識而不得不依賴其領袖，更因缺少必需的「民主主義的不肯輕信的精神」而不能監督和批評其領袖，——和改良派一樣。 如此勢必致於爲虎頭蛇尾的領袖所犧牲。 但黨員之普通敎育及職員之特別敎育，兩種猶不足以盡共產派的敎育。 共產派敎育一定應當發展到黨外羣衆之間及與共產黨表同情之人，尤當普及於改良派之工人，以至於漠視政治的普通民衆之間。共產黨不應當祇有普通的宣傳鼓動，必須有馬克思學說之根底，而同時必令羣衆明白了解，應用極淺顯的說理方法。 有一大哲學家曾經說過，天下最精之藝術，莫若用極簡單之語言以述極深奧之事。 大多數共產黨之鼓吹者都要表同情于這句格言。 這本來是極難的事：要用十分簡單的普通語言以發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及其政治情勢的研究，又要留心黨外的漠視政治的羣衆之偏見及成見。應當從極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利益上說到深切的偉大的目的，也確是一件最艱困難的事情。 所以共產黨必須時常

戲劇宣傳以鼓吹之新法，以感動民衆而引起他們的興趣，咱們應當知道，資產階級素來用圖畫，幻燈，及教堂中各種演藝以鼓惑民衆；所以最好也要利用電影，幻燈，藝術演會及戲劇表演等于共產黨中為政治宣傳等之工具，共產黨對于這一類運動還向來沒有注意。 但現在我們應當備序而實行之，吾們又必須與黨外贊成共產主義的平民教育機關實通， 這樣的平民教育機關差不多各國都有的例如德國有「無產階級自由思想者」之組織(Proletarian Freethinkers)，在別個國裏這種運動有時做「無產文化」的(Proletcult)英國則稱之為「平民學習」(Pleba Leagues)這類組織內的共產主義者太半已有活動，然而他們的活動不受共產黨指導的。 要知道，一兩個人在這種平民教育機關裏單獨的活動，與受共產黨之指導而為協作的活動，兩方面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有數個國中設立許多補習學校，有市立的有國立的，如「平民大學」之類。 有時這種學校亦能助共產黨革命事業之進行，這裏面念書的學生，多數是工人；倘共產黨不伸展勢力到這些工人聚來學習的地方去，那就放棄他的重要職任了，所以共產黨應當竭力在這種學校裏換得指揮權，而後可以確定他們的功課。 共產黨應當保有勢力於這種教育機關內，或有時可與手於地方自治公會等。 那麼可以引 裏邊的工人學生反對資產階級的教授與講師。這種學校裏的教授法當採取自由討論的辦法 ，這樣可使優秀分子參預討論而引起其對於資產階級的學術持對抗派(Opposition)的態度。

當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其教育問題自然又可以有另一形式，而範圍亦要擴大了。到那個時候，共產教育問題，已非專為教育一般黨員，職員，組織者和宣傳者等等，那時，已不能以黨內交換政治智識自足。 無產階級獨裁制既已得勝之國，共產黨之職任已決不止此：必須在各工廠，各種文化機關，各學校，各大學之中都有共產主義的精神，全國文化生活都受共產主義之指導。

共產派教育與資產階級及改良的教育，於教授法方面，亦有不同。 現在資產階級所辦的「平民大學」中之普通

教授法，仍舊不過使學生領受現成的學問罷了，學生僅用強記的方法迎受講義，絕對是消極的，這樣的教授法完全不合於共產教育，因為我們的主意，第一要與學生以科學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使學生能自動的分析實際的歷史情景及經濟政治狀況。 這個方法，預備學生能夠對改良派及資產階級政治家辯論，又能夠在工廠中工會中自己解決一切問題，擬議一切提案，提倡一切行動。

共產教育中，應當藥除無味的講演式，而代以師生間集合的思想，就是利用自由討論方法以交換意見，不是授不消化的學問于學生，—令消極的迎受，一變而為積極的自動。

執行共產教育應當常以經驗校正之，這種經驗，是共產黨在平日之奮鬥與宣傳中所得來的，所以共產教育應當與平日黨中之宣傳和奮鬥有密切之關係，雖共產黨之教育勸作與政治勸作無並行之情形，但是前者常附屬于後者的，因此組織方面須注意一點，共產黨執行教育事務之負責黨員，不應當是一羣不著名的文人與美術家等等，以致講不關革命之文化；但是必須是黨中最優等的政務上的指導者與奮鬥者，這樣是使全部教育事務附屬於黨中之政治奮鬥裏邊，至於教育政策必須與政治經驗相關連之理，在某幾種情形中會可顯明出，當共共黨在緊急的時候，必須召每個黨員出來合全力以奮鬥，在奮鬥之中，重要的運動在於街道與工廠之間，此等時節理論上的事務，當然暫退至第二等重要地位，當平靜時，再從事於理論方面，以分析過去之經驗而從勝負之中推出新教訓出來，變這些新教訓為一種新知識和新勢力之根源，以備將來奮鬥之用。

總括起來，今日共產黨對于教育事業所當行的事情至少如下列幾項；中央設立教育機關以教導全體黨員；及特別訓練黨員，與一切鼓動宣傳以馬克思主義的及科學的解釋，而附以真正通俗的宣傳法和幻燈，音樂，戲劇等機械方法。

即使最弱的共產黨，必能做這些事項，以訓練一羣辦理黨務的人出來，這樣人能用馬克思主義以訓練其係黨員、共黨教導一切黨員，候補黨員，及與共產主義表同情之

人，亦不必一定有十分深奧的科學教授法，凡一富有經驗的同志能夠對于缺少政治智識的新黨員授以一切必須有的學問。　在某幾種情形內，甚至必須教訓新黨員，怎麼樣去讀共產黨報紙，及報紙上面對於工人之宣傳文字怎樣的去實際應用。

共產黨不可讓少數黨員任意單獨行動發刊教科書等，這件發刊的事情，必須也是中央主持而用共產黨全黨之聯合力以執行的。

共產黨中央管理教育事務之文書股，須與黨中之出版發行股連絡，這樣可以促進發刊對于教育事業特別需要之書籍，圖書館亦不可少的，因為工人自己缺乏，不能各自備置要之書，或竟無錢買極重要的馬克思學說出版品，所以共產黨的地方機關，應當設法補救這種沒有書看的工人，必當行的方法就是令共產黨的藝作品放在工會的圖書館及於共的圖書館中，這樣既可節省經費而仍能宣傳重要的政治智識於黨員及工人之中，共產黨之中央出版部也應當找革命的美術家與著作家幫助宣傳共產主義，要知道這種美術家與著作家各自單獨行動，雖有宣傳而無綜合的計畫其結果沒有像努力會於一處而合作的好。

共產黨之教育事業也應當包括少年工人及兒童之教育事業在其中，如共產主義的少年團體獨自施行教育，共產黨非但應當供給他們經費，又應當供給教師及書籍等，每個共產黨青年當有許入一切共產黨教育機關的權利，共產黨又應當注意平民兒童之革命教育，這種教育已由各地共產黨童子會的組織着手進行。

此次教育問題委員會是建議於大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特設一部，組織，指導，及監督各黨之共產教育事業，以使共產教育機關成為國際的組織；　並在莫斯科設立一馬克思主義學院，因該地為執行委員會所在之區，各國共產黨聚集之處，最易研究國際的總運動，許多詳細的情形容後再說，但我們決定各國必須遣多少具有初步學識的同志，到這裏來受完備的馬克思主義教育。　因為西方各共產黨，除俄羅斯共產黨以外，所以受困的原因，是由多數黨員缺少切實的馬克思主義學識之緣故，成了一個

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校，就能滿足這種需要了。

固然，以上所說的計畫，—依集中制度為原則而組織，作種有系統的文化運動，—在各國應用起來，必各有不同，不能一致。因為有的黨已能公開，有的却還在秘密狀態之中，再則，大的黨經濟必較寬裕，小的黨恐怕還沒有穩定。所以此一有系統的文化運動，—學理的研究，假使能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來負總指導之責，必定能大增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之戰鬥力。

（二）克魯樸斯嘉女士之演說

同志們，我要在項萊同志所說之外再加幾句，我們俄羅斯共產黨，于鼓吹與宣傳方面素有很多經驗，吾黨中之特色，就是每個黨員必須活動，這是由於黨中之情形使然，吾共產黨從來算為一種不法組織，入黨的人就要冒大危險，第一件危險事就是要被捕，黨中無利益給黨員而能使黨員盡大責任，所以祇有積極的份子方來入黨。然於理論上，此一問題早已十分明白。二十年前列甯同志所著的『怎麼辦』(„What must be Done.")一書中便直說，每個黨員必須擔任黨中職務。一九〇三年共產黨第二次大會討論黨員資格問題，遂發布爾塞維克(Bolsheviks)與孟塞維克(Mensheviks)兩派分裂之源。列甯之提議，以為每個黨員非但必須贊成黨中的黨綱，而且必須在黨中某一機關服務。反之，馬爾託夫(Martov)之提議，以為每個黨員僅當承認黨中之黨綱，待受其指導而服務、兩派意見之分歧，初看似乎很小。當時有許多黨員確以為這個爭論中包含意義甚微，而并無利害的背景，但從共產黨以後之歷史說明出來，這一爭論却有極重要之意義。吾黨之得有影響於羣衆，而能佔優勝地位，顯然是黨員都活動的緣故蓋每個黨員必須盡力黨務，那麼，黨中之全部組織及鼓吹與宣傳方面都受利益了、僅因興會所至而研究理論研究各種問題，是一件事，若因實際運動的需要而研究理論，求各種問題的深切的解決方法，却又是一件事。每一黨員必任『鼓吹』的責務，或作宣傳事業或從事于組織方面。我要先在『鼓吹』(Agitation)方面說一點共產黨於鼓吹方法組織切當，所以能影響羣衆。鼓吹一法就是提起人的感情管因用

這個方法，而有許多人來入共產黨，鼓吹問題之開創在經濟運動發現之時第一期所鼓吹的，就是須奮鬥以改善工人物質方面的生活狀況，那時候在一千八百九十餘年間，由是我們同志中有許多人對於這方面之奮鬥過於注意，其結果遂發現一派，所謂『工人思想派』（Rabotchngslentse! 俄文）這派人過於看重羣衆無秩序的自生自滅的勞工運動。他們因鼓吹旣能大得勝利，於是相信奮鬥之進行，無需於理論之宣傳，祇賴工人之運動罷了，這一派人，甚至於說，工人自能達到社會主義，無需乎馬克思與昂格士等。由是共產黨對于這種趨勢竭力奮鬥，故此後又有一問題發生，就是『怎麼樣使我們的吹鼓力深入。』 這個討論發生於二十年前。 我們同志中有一部分人主張以爲我們不必增加鼓吹的力量，祇要限於羣衆日常易曉的問題，當時羣衆祇知道經濟問題，於是這一部分黨員主張，以爲我們應當限於鼓吹這一方面的問題而不可出此範圍，不要提高當時工人的程度。

這一派人就是所謂，『經濟派，』『勞工事業派』—當時此派之俄文報紙名勞工事業（,,Rabotchea Delo,,）他們主張，不必加深鼓吹之程度，祇須跟着工人階級在後面追。當時之『火星派』（列寧等一派，『火星』亦報名，俄文爲 Iskrse）卽極力反對，實因其有害於工人運動之進步。 確是不錯，假使全黨都以『經濟派』的觀點爲觀點，決不能領導羣衆。

馬克思主義助我們共產黨正確審定『鼓吹』之價值。這件事我們那時怎麼樣做的呢？就是吾們時常分劃吾們鼓吹之集中點。在九十世紀之末，經濟的要求是吾們鼓吹之集中點，在一九〇五年，集中點就是工人政治上之要求，而後來到大戰時候，戰爭就爲集中點了，但是集中點不過是許多問題中最緊的一點。 鼓吹員聯合組織成『職員會』而討論各問題之分配。 在大戰時候我們共產黨之能成大事，因爲從前吾們十分注意于一種鼓吹問題的緣故，至若討論鼓吹之形式，我將先論口頭的鼓吹，這種鼓吹之得勝，不十分靠着演說者之口才及其演說術之程度，而大分賴于鼓吹問題對于羣衆之興味何如。

這層關係在各種情形中證明出來都是正確的，例如在戰爭的時候，一個不善於談話的兵丁而能使羣衆受感勵，這是因爲他言語之間發表羣衆的感覺的緣故，這一種鼓吹應當特別注意，他若地方關係的鼓吹問題，現在我且不討論，但是我要指出在戰爭時所常用的一種鼓吹，這就是用藝術方法的鼓吹，要知道工人之思想，偏於具體的形象較多，而抽象的推理很少。 所以用畫片音樂與戲劇等藝術以鼓吹，能產生大印像於羣衆工人之腦中，若欲引起羣衆工人直接行動之時，則用藝術鼓吹，尤其有重要價值，關於這一方面俄國的經驗實足以證明，此種形式之鼓吹備有極重大的意義。

我們共產黨裏遺相傳下來的方法，非但鼓吹一種『宣傳』(Propoganda)在吾黨中亦是**重要職務**。 當我們的鼓吹起初感動羣衆之先，我們已行宣傳於**秘密的結社**裏。 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往作來爲中介馬克思與昂格士的著作，討論日常生活中之問題。 所講的是文化史及經濟學等。 這種習慣入人很深，不但成年工人，而且少年工人都受影響。 我曾親見一個僻的村莊中，幼年工人要求他們的女教員，敎以從前他們在『工社』中所研究的科目、一經濟學與文化史，雖然不錯，這種『工社』中的研究，爲時往往很短，一係因逮捕，而工人乃不得不於流戍監獄之中，『修其所業』。

我們俄國的習慣，幾至於監獄或流戍之地，自成其爲一種學校，在這些『學校』中許多工人後來，成了得力的職員，一因爲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那『勞工事業派』都不明白宣傳之重要。列甯同志仝他們爭論，指出昂格士的農民戰爭(The Peasants' War)之緒言中所說：工人階級之經濟運動，及政治鬪爭而外，還有學理的訓育，也有關係的重要。 共產黨對於鼓吹及宣傳問題，從來不與其根本學業分開，蓋鼓吹與宣傳是共產黨中之重要職務。

現在俄國共產黨已成公開的組織，工人已經取得政權，而工會中之教育事業仍舊保存此好習慣。 凡是從事于政治教育的職員，無論在什麼地方，不論是成年人的補習學校，不論是圖書館，不論是職工聯合會，一人人都就其

能力範圍之內，並其宣傳之責任。 現在正進行不懈呢。因爲這種種緣故。 我們造成這樣的一種大勢力，使馬克思主義教育普遍全國，而少年人現在狠勤懇研究這種學問，吾們歡迎這種傾向於理論研究的趨勢。 這一點在上次我國共產少年大會時尤其明顯，『一九二二年秋』

綜括的說來，我們現在却正在大移遷之交。 當革命之初年，我們的注意大致完全在戰場上及一般民衆之間。現在我們趨而經營經濟建設事業，就更當作深入一層的功夫。 現在大家對于馬克思之理論及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分有興味。我任職於『政治教育委員會』，每天我們得有許多接觸，足以證實，如今羣衆實在渴求智識之增高。這個情形完全是當然之理。 蓋一九零五年之革命，鼓勵羣衆，怒潮遍於全國。此後，反動隨之，在這幾年反動時期中，智識階級灰心失志。他們以爲革命的一切勝利已經完全喪失，無可挽回。然而羣衆却永沒有忘記革命。 一九一二年林納(Lena)之役，(金礦工人罷工被殘殺)，立刻便激起羣衆，足證這幾年間工人階級有多大的進步。 無形之中，這幾年已經成就工人運動內部的事業不少。 當時羣衆對於革命的感想，那幾年來確已細細的經過一番『回味』，一番討論；一九一二年的勞工羣衆，就已經比一九〇五年大不相同了。 現在亦是這種過程。 羣衆專意於修養，專意於建設物質的基礎，來鞏固革命之勝利，然而建設物質上的經濟事業，却需要人才，需要更高的文化程度，要勞動之一切舊習慣的革新，要社會心理的變更。

現時我們正又經歷一個時期，在此過程中，當有深沉的伏流的無形之中的偉大事業成就呢。 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勞工青年，現在正發憤向學。 一方面他們研究『生產』之定義，亦就是一方面自己發展能力，這正教我們能抱無窮的希望，——將來世界革命一旦暴發之時，我們一定顯有準備的了。

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

瞿秋白

此篇爲瞿秋白所著俄羅斯革命論中之一篇，原題爲「世界革命之先驅」。那部「俄羅斯革命論」，本是秋白集所作關於「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論文而成。　他的體裁，是社會科學的論文，瑣屑的史實不載。　所以本篇也是如此，—所述至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止(一九二一年)。

（一）　第三國際

社會革命，決不能不是國際的，當烏托邦社會主義之時期過後，科學社會主義方興，勞工運動卽成政治上的力量，—那時就已經有社會黨國際主義的組織。　一八四○年國際無產階級初次得此聯立組織之覺悟，—馬克斯就創立共產主義聯合會；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格昂士受此聯合會之委託，遂起草共產黨宣言書，於是「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呼聲，乃出現於神聖同盟統治之下的歐洲。　然而因爲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革命之失敗，反動潮流洶湧、共產主義聯合會竟沒能正式成立。　直至一八六○年，英德法工人運動的元氣纔恢復過來，更覺與資本主義奮鬥，非聯合不可。於是一八六四年國際勞工協會(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遂成立於倫敦—是爲第一國際。(註一)勞工社會黨之黨綱策略，能根據於科學的社會主義自此始。　每年大會之上舉出所謂總會 (Gerenala Consil) 以任執行。　馬克思爲其領袖，後來因各國經濟現象之不同，國際之內自起分裂現象：—巴枯寧派之無政府主義者，法意等羅馬民族的代表最多，都反對國際內部之集權者

的組織；等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失敗，於是第一國際亦隨之瓦解。然此「國際組織」之宗旨已經隱此深種於勞工運動之中；「取得政權」之黨綱，更成社會黨之經驗。

第一國際正式宣告解散於一八七三年。嗣後十四年中，國際組織雖中斷，而各國勞工運動發覺政黨組織之必要，先後崛起，組織各個國內的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s)一八八九年，國際勞工「五一運動」之創始，遂於巴黎復聯合各國社會民主黨而成第二國際。第二國際的組織，根本上已屬失第一國際之遺意；——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行動，國際總不過問；三年開會一次，所討論者祗有大致政綱，議決案可以不必完全遵守，因此僅成一互通消息的機關，而不能負世界革命先驅之責。雖然，在第二國際最初幾年，社會主義的精神尚未全失，而且國際間溝絡之關鍵，因有此「機體」，始終日濟完美，——總算是第二國際的功績。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歐戰之始，第二國際助戰的態度實然明白表示，即此自己宣告死刑。各國社會民主黨，受資產階級的傳染，却中了涉凡主義的楊梅毒。法國社會民主黨可以公然在戰場上轟擊德國無產階級，還有何「國際」可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世界的工人階級才漸漸從「地底下」聽見殷殷的雷聲，——大夢沉沉，至此方發醒。從此乃能日漸暴露第二國際的妥協政策及其資產階級之罪狀。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俄國的布爾塞維克，自當發起直追，立革命怒潮中之燈塔，——第三國際遂成立於一九一九年三月。

共產國際(註二)與俄羅斯革命之意義相切相關。請一論其成立之經過，及其在世界革命中之價值。共產國際之發展可分為四時期：第一期約自第二國際之錫美華德會議(註三)，至一九一七年俄羅斯革命；第二期自一九一七年末經一九一八年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告書，以至於一九一九年初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前；第三期，自第一大會至第二次大會；第四期，第二次大會至第三次大會。

自臻美華爾至俄羅斯革命之一期，可以稱之謂共產國際胚胎期。當時最重要的職任，僅在於樹立思想上之新流派。全歐正溺於帝國主義戰爭之沉夢中（臻美華德會議召集於一九一五年九月間，）雖有孤雁的哀聲，祇埋沒於鎗林礮彈裏，恐不容易『聞於九皋』。所以組織上問題，僅僅畧爲提及而已。

一九一四年十月末，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已在中央機關提出『第三國際』的口號，然而獨力週旋，殊無回響。當時列甯論『社會國際之地位及職任』，就說『第二國際已經死滅，純爲機會主義所吞蝕。推翻機會主義！預祝第三國際萬歲！第三國際應當力除機會主義之恥辱。……第二國際總算盡了他一分天責，——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進步最速，奴隸制度殘忍最極的『武裝和平』時代，聊且爲無產階級彙集組織之籌備而已。第三國際之職任，則當在組織無產階級之能力，以促襲資本主義政府，以實行國內戰爭，反對各國資產階級，而求取得政權，進於社會主義的勝利』。

同年十一月祇諾維埃夫（Zinopieff）之論文反對流行病中，亦謂『現今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除「變帝國戰爭爲國內戰爭」外無話可說。我們應當樹立國內戰爭的旗幟。真能名稱其實的國際，唯以此標幟方能復活，否則就胎即死。我們的職任，即在於籌備戰鬥力，自就訓練、亦即以訓練工人羣衆，——於此國內戰爭之標幟下，不勝則敗，不生則死。』（見中央機關報）

單從當時第三國際建議者之政策看來，——在臻美華德會議一年之前，已見俄國多數派反抗歐戰之熱烈。當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時，歐洲各國社會黨醉心於機會主義，盲目的愛國主義，第二國際實際上已經絕不存在，自當有一新國際起而代之。——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論點，贊成的當然非常之少。一九一五年召集臻美華德會議，『左派』即提出一草案：『國會中之社會黨議員，應對戰費案投反對票；資產階級政府中之社會黨閣員，應即辭職；當在議會中竭力攻擊帝國主義的戰爭；當在機關報上暴露此次戰爭之反乎社會主義，——有公開的社會黨機關報最好

，如其沒有，亦可以於秘密的機關報上宣傳。　城市中當舉行示威運動，反對政府。　戰場中當宣傳無產階級的團結。　當輔助經濟的罷工，如有良好機會，立即變之爲政治的罷工。　非階級間的和平，乃國內的戰爭。」　臻美華德會議竟否決此一議案。　當時到會的，已經都是第二國際中之『國際主義派』，然而正式的議決案中仍言：「無論如何，臻美華德會議，決非爲引起分裂，重建新國際而設。」　雖然不錯，當時的時勢還很混淆，要澈底擺清官僚的社會民主黨，自非易事。　列席各派社會黨仍舊非常之『客氣』，誰也不敢說人一句壞話。　至於第二國際之非國際主義派」—社會愛國派，更不必說，既不肯到臻美華德，還在倫敦自開會議，他們所決議的議案，正中當時英法資本家的心懷。　此種局面實際上不分裂而自分裂，無產階級革命之責任，固非客氣所能了事。

「臻美華德左派」從此漸漸鞏固團結，至一九一六年在經搭爾城(Kintal)開會議時左派勢力已甚大。　俄國二月革命之後，革命黨之亡命於外的，都絡繹歸國；俄國之多數與法德瑞士瑞典等國勞工運動中之左派，曾開臨別會談，實際上卻成第三國際之籌備會。　一九一七年春，第三國際之呼聲，獨在俄國漸得同情。　第三國際在胚胎中已與俄羅斯革命有密切關係。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而第三國際誕生；此革命之地位愈穩固，世界各國第三國際派之影響亦愈廣。

十月革命既成，已入第二期，當着手組織，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遂致通函於德『斯巴達克派』(註四)及奧國共產派，時在一九一八年之末，此通函之動因，乃由於英國勞動黨有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召集國際會議之說。俄國一面拒絕到會，一面通函德奧。　當在一九一七年時，第二國際之斯託克霍爾會議(Stokholm)，　俄國多數派已經謝拒。此等會議，充滿了『社會愛國主義』的空氣，有什麼意思，所以布爾塞維克大聲疾呼，努力反對。　然而一九一八年時，此第三國際派尚寥若晨星—俄國，芬蘭，埃史篤尼亞，瑙威，白俄，烏克蘭，波蘭，荷蘭，德國之共產黨；此外還有瑞典，瑞士，意大利一部分的社會黨，

美國之馬克林(Wiic Laine)法國之羅利沃(Loriot)美國之德白斯(Debs)諸人，及德奧共產派，亦如是而已。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國共產黨就正式建議，請各國共產主義者召集第一次的「共產國際大會」。此一延請書後，簽名的發起人，不過如上述各派，添上一美國勞工社會黨及一匈加利共產黨；此外更加入巴爾幹社會民主聯盟。人數雖少，然從此之後，『贊成第三國際』之呼聲，一日響一日。德奧皇室顛覆，柏林斯巴達克派第一次向資產階級宣戰，歐洲各國革命潮流洶湧。然諸爲拘，看來必將推倒僞社會民主黨的栝檻，然可惜『思想』之入群衆未深，組織的能量未足，竟不料德國社會民主黨變成反革命的動力。德國一資產階級的學者菲斯德爾(Recchard Fester)所著「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國際」，曾謂：『德國社會民主派固然未能阻止德意志革命，然却能挫鈍此革命之鋒芒，并組成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力量』，──他寫書正在柏林斯巴達克派失敗之後。足見德社會民主黨之『勤勞』。一九一九年三月，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於墨彼得，到會代表人數并不多，而且第一次大會通過其爲宣言的綱要。俄國通函中所表明之十二『題綱』(Thesis)，完全通過，而『宗旨與策略』乃定。

第一次大會至第二次大會之間，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突然發展，非常之速迅。全世界勞工運動熱潮澎湃，是帝國主義戰爭後之第一巨波，共產國際大得工人羣衆同情，赤浪橫空亦捲入各國舊社會黨。因此『中央派』的首領也有許多要入共產國際。一九二〇年之春夏，社會黨之中央派裏，不少受羣衆之騷動爲環境所迫的首領，想到『中央派與左派聯絡』的意思。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遂發現中央派的代表，如美國社會黨之類。共產國際之中不免發生『中央主義』的傳染病，却是一種危險。中央派蜂湧蟻聚，幾視共產國際爲時髦。當時共派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受各國封鎖，外間以訛傳訛，不知真相。中央派的代表，暗中『破壞』上第三國際變成第二國際式的組織。譬如意大利中央派的首領莫狄黎雅尼(Modigliani)，他宣言願加入共產國際時，却說

：『爲什麼不進第三國際呢！這文沒有什麼重大的責任。每三個月寄一明信片到共產國際中央閣機去，又不是什麼難事』。共產國際既見此種危險，爲自保起見，不得不有相當的辦法。於是共決『加入第三國際之二十一條件』。向右的危險既除，向左又生枝節。第二次大會時，德國已有二共產黨，(一)德意志統一共產黨，(二)德意志共產工黨；所謂『工黨』乃有無政府的傾向。共產國際當即努力矯正此等爲『左』派的逆流。然仍竭誠吸引到與革命的工團主義派，如美國之『世界工業工人會』(I.W.W.)等。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即第二次大會與第三次大會之間，歐洲勞工運動漸趨靜息。資產階級政權乃漸得穩定，似有出險之象，社會民主黨亦藉此而得重整羽毛。

一九二〇年二月時，第二國際在倍恩(Bern)開歐戰後第一次會議，總算是死灰復活；同年七月第二國際派見職工運動之潮勢與之迕逆，急欲貫徹其妥協政策，妄敝工人階級，乃聯合世界職工聯合會而成所謂『國際職工聯盟』於亞摩斯德丹(Amsterdam)，—是爲亞摩斯德丹的職工國際；到一九二〇年時革命怒潮竟未能湧入帝國主義的港口，—況且一切改良派中央派又從而爲之擁護匡岸呢！至第三次大會，而共產國際內部組織完備，已無門生救他之處，更以向『群衆間去』爲口號即此組織職工運動；同時各國的幼稚的共產黨亦能積極整備組織。第三四期共產國際之發展方向乃在於此。至今已成一世界政治生活中之偉大勁力，人類歷史的新世紀中，共產國際必當處一相當的位置呵。

據第三次大會後的統計，世界各國幾無一國無共產黨的勢力；集於共產國際旗幟之下者，共有五十一共產黨，加以少年共產國際，全球有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約共二百八十餘萬人。

『註一』第一國際—I Internatinal爲後起之名稱；大概如今凡簡稱『國際』即有社會黨的國際組織之義。

『註二』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snational)簡寫爲(Communinteru,.)

『註三』錫美華德 Zimmerwald）瑞士城名

『註四』斯巴達（羅克馬文Spartacus）爲羅馬奴隸革命之首領，時在基督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最左派，以此自名；—今已組成德意志統一共產黨。

『註五』第二半國際(2½ International)因第二國際(II International)之承認歐戰及其與大資產階級之妥協而分出；然不加入第三國際因不贊成革命的鬥爭方法及無產階級獨裁制。

※ ※ ※

（二） 赤色職工國際

歐戰破壞世界經濟，巴黎的分贓和會又從而火上加油，播種不少惡種子。 人類文化的希望祇在世界勞動階級。 可惜勞工運動中了愛國主義的毒，內部受傷，無暇旁顧，於是陷全球於新戰爭的危險。 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祇能略示朕兆，此中的緣由，還不盡在職工運動爲政策之謬誤，戰前社會主義政黨與職工聯合會的關係不得其當，—大軍與參謀部自相隔膜，如何能作戰呢？所以職工聯合之國際組織，於歐戰之後，雖對付華盛頓派之『勞資協議』，乃有一日不可緩之勢；而社會黨之於工會，更有重新審定相當關係之必要。

歐戰沒有促起世界革命，僥倖在於工人組織之弱，社會黨戰鬥力之不足而已。 然而歐戰始終促起無產階級的覺悟，爲世界革命作進一步的訓練。 我們祇看，戰前世界職工聯合會會員總數不過九百萬人，至一九二〇年中已達二千萬人。 雖然，數量固然增多，而革命性的聯合，較之共產黨未免遲緩。 第二國際雖宣告破產，仍舊想把持職工運動，而創所謂亞摩斯德丹國際。 此等聯合組織不但無益於勞工革命運動，反一變而爲反動潮流，『宜倡階級間的協作』。 —自然非有革命的國際工人組織與之對待不可。

職工運動之國際聯合，早已有動機。 十月革命之前，俄國職工聯合會就有此提議，時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全俄職工第一次大會，曾有一議決案通告世界

，而受國派的社會黨終不願與「洪水猛獸」的布爾塞維克派接洽，所以沒有能開得成會。 等到華盛頓的「勞資協議會」時，（一九一九年十月），俄國全國工會中央總會又誠懇忠告世界的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獨裁制或無產階級獨裁制，萬國聯盟或第三國際，——「黃金的中心」是沒有的，亦不能有。」 此一通告書已經大有回響，然而沒有劇烈的階級鬥爭，沒有背着階級妥協的況味，始終還不肯痛裁痛快，搶轉馬頭向革命的道路上走。 一九二〇年中英國幾次空前的大罷工，工人運動吃着妥協派的苦頭，於是英國工會之受街關會議及倫敦初發現的工廠委員會，方才主張加入第三國際。 法國勞工同盟的左派，在里昂大會時得三分之一的票數，西班牙工團派之革命的勞工同盟得五分之四願加入第三國際，而意大利一部分的工會，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先後有此同等之表示。

於是，一九二〇年七月，革命的職工聯合會各國代表聚首於莫斯科，討論的結果，俄國，意大利，法國，布加利亞，西班牙，南斯拉夫，喬治亞，爲發起人，定一議決案：「（一）革命的先進份子不應當退出現有的職工會，而應當積極參與，掃除其中的機會主義派。 （二）於職工聯合會範圍之中作有系統的共產主義宣傳，每一工人組織之中，建立共產主義的支部。 （三）組織國際的奮鬥委員會，以改造職工運動。此委員會作爲國際職工聯合之臨時總會，派一代表加入第三國際之執行委員會，以便共同協作……。「

亞姆斯德丹國際聞之，大發雷霆，竭力排斥革命份子。 然而世界經濟現象，工人的革命階級，雙方都相應而起，社會革命的國際浪潮，已非「職工官僚」所能壓迫。 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起，加入此國際職工臨時總會的工人，一天多似一天：

一，全俄職工總會。

二，德意志勞工同盟。

三，布加利亞職工中央總會。

四，南斯拉夫職工中央總會。

五，希臘職工中央總會。

六，西班牙勞工同盟。
七，阿根廷勞工同盟。
八，路美尼亞職工聯合總會。
九，那威職工中央總會。
十，芬蘭職工聯合會。
十一，「世界工業工人會」(I.W.W. 美國，英國，澳洲，
十二，赫勒騎克爾亨(Heizenkirchen)之「總工會」。
十三，德國之「總工會」，
十四，墨西哥之「總工會」，
十五，各國工團，
十六，各國職工聯合會之一部分(法國，英國，德國，捷克斯拉夫，美國等黃色職工聯合會內部的各種組織，傾向於第三國際者，亦派代表聯絡。)

當時的總計，組織於此革命的職工運動之中者，已經有一千六百三十九萬三千工人。雖然，此種聯合在當初幷無何等責任，聯絡的關係，可以說僅僅是思想上的。於是還有組織上的籌備，以鞏固此等革命戰線。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集革命派的職工聯合會之世界大會於莫斯科，—是爲赤色職工國際之第一次成立大會。到會總計有四十一國。

赤色職工國際第一次大會非常之複雜，其中各種份子只稍傾於革命者，無不加入，工團主義派尤其多。會中最重要問題就是赤色職工國際對共產國際之關係及職工運動之策略。雖因傾向相異，辯論非常繁複劇烈，而最終的決定，始終以大多數通過一致的方針，可以約畧述敘如下。

人類歷史之中，工人運動的浮動，羣衆運動的操縱，至歐戰之後而大盛，爲向來所未見。工人之於職工聯合會，所以發生此種特異發展的現象，其原因非常明瞭。—工人已受歐戰的打擊，生活逸出常軌，失業者異常增多，社會衝突日趨激烈，自然覺着能力薄弱，而有組織的必要。 可是，一般「老內行的社會黨」，舊式的職工首領，惑於威爾遜的勞資協調政策，令工人階級不但不能利用其羣衆組織，循序而進，以達執政的地位，而且反連日常生活

中之經濟利益都不能保；所以革命的職工聯合會應當辦一步先有正確的策略：(一)「直接行動」—就是每次發生社會衝突時工人階級積極的反抗資產階級；(二)改造職工聯合會，去其「行會」性質的手工生產式，而立生產式的聯會方法，—即以企業為單位，凡一工廠中的工人，都組織於一工會之中，從此再聯合一種生產之各工廠；以除去舊時以職業單位的組織法，或以地方主義為單位的「行會」等，如此不致於發生工人內部互相衝突，絕不接洽的弊病；(三)工人之各種革命組織完全一致行動，職工聯合會與共產黨之間協定密切的關係；(四)發征取舊式職工聯合會，而并不當破壞他。凡此都是赤色職工國際之策略上的重要原則。

至於赤色職工國際對於共產國際之態度及關係，策略之中既有規定，則「當有關係與否」自已不成問題，所當決定者，乃在此關係之形式。當時大會的決定，承認：—當竭全力以鞏固此革命工會之國際總組織，統一於其中央指導機關之下，—赤色職工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又當與世界人革命運動之先鋒，第三國際，結極密切的關係；雙方互派代表於執行機關之中，常開聯席協議；當令此關係限於實際行動的範圍內，於國際間或一國內的實行或籌備一切革命運動時，雙方協同工作。大會之上，并明言，凡革命的職工組織，當有真正密切的統一行動，實行共產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大會之議決案時，各國之赤色職工聯合會與共產黨應當互相協助，各方接洽。

其次，赤色職工聯合會之組織問題。革命的無產階級，於經濟的組織之中，欲進而攻取資產階級的政權，必須有內部組織堅固團結的能力。所以凡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工會，都應當承認入會條件：

一，承認革命的階級鬥爭之原則。

二，日常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統治鬥爭之時，實踐此等原則。

三，承認以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而於過渡時期中，有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之必要。

四，承認國際的「無產階級紀律」而服從之。

五，承認赤色職工國際之議決案，而實行之。

六，與亞摩斯德丹之黃色的職工國際決裂。

七，於反對資產階級而行自衛的運動時，各職工組織及共產黨一致行動。

赤色職工國際，如上所述，發源於一九一九年的莫斯科「國際職工臨時總會」，雖此「總會」正式成立於於一九二〇年七月，而實際與亞摩斯德丹的職工國際同時並生。世界的各國職工聯合會中都發生了新鮮問題，「亞摩斯德丹還是莫斯科？」此中自不少游移不定的份子。一九二一年開大會時，又有共產黨及工團派的爭執，法國工團及美國的「世界工業工人會」中有一部分表示脫離的態度。然而亦有不少後來重新加入，或有原屬於亞摩斯德丹因轉入赤色職工國際，所以至今所謂屬於「莫斯科」者，實有一千七百萬人以上，居全世界無產階級三分之一而有餘。

世界職工運動史中，已新闢一章，當時雖祇見「敘言」，已經可逆料「本文」之中，當有人類文化史上最光榮的一頁，——社會革命。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戰的勢力，全歐勞工階級處於革命潮顛，利於進取，而各國社會黨的改良派遊移躊躇坐失時機。政潮洶湧之中，有偷妝派的雙手供奉政權於資產階級，有維也納派的徘徊彷徨於「民治」與「獨裁」間的猶豫態度——潮流變遷，不向「左」就向「右」，本無中立的可能，——於是西歐政象，一天一天優勢側重於資產階級。革命的機運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已經低落不少，此中世界經濟現象也大有關係。時至今日，無產級級已無進取之可能。世界經濟已出戰時狀態，而入平時的經濟恐慌狀態，所以世界資本，到處取進攻之勢，——同盟休業，工作時間之延長，工資之減少，改良派所啟辯的學盛頓八小時工作時間「光榮」議決案，大概又忘記了！維也納之第二半國際礙於革命的招牌，又以為第三國際向來不肯「妥協」，故意提議三國際協商抵禦資本的進攻會議。第三國際立即應允。於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柏林開三國際協議會，結果決定「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各黨及職工聯合會，遇有與資本家起衝突，共同出發，至少當力爭最小限制的經濟利益。誰知第二國際派處之暗中破壞，無產

階級已經從進攻的陣勢退到防禦的地位，而改良派要極力搗亂，以至於五月一日的世界示威運動都不一致，可嘆之至。

雖然，共產國際於柏林協議上既得精神上的勝利，世界的無產階級確已明見：第三國際并非「死倔强」的不妥協派，確能代表工人實際利益，所以與其他國際相異者，乃是始終不變行向勞工執政的宗旨；——因此第三國際最近的策畧(一九二二年)已不注意於第二國際之破壞柏林協議與否，仍努力積極進行，各國共產黨與國內其他各社會黨之「工人羣衆」携手共築「勞工統一戰線」，反抗資本階級，而絕不理會改良派的「首領」。所謂「今已不用自上至下，而當上自至下」。工人羣衆必能見三派五國際之中，何者是真正的社會黨，能真正代工人階級，真正爲人類文化的社會運動。

＊　＊　＊

世界人類的文化至歐洲大戰而大破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毒症益露，以後的發展若不改一趨向，非走到絕地不止。「世界的人」負文明之新使命者當知道：——欲救人類文化求光榮的將來，非顛覆資本主義不可，非克服帝制派主義不可，非建立「勞動者之蘇維埃聯邦自治世界」不可，非行世界的民主主義集權制不可，非以有規畫的經濟代無政府的競爭不可。總而言之，社會革命，無產階級獨裁制。歐戰以來，巴黎之和平會議，華盛頓之「勞資協議」一九二一年之遠東會議，最近之柔爾會議，海牙會議，世界的資本主義者已經千遍萬次宣告社會問題之不能解決，改良主義的破產已經不待贅述；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理想家，何苦絞盡腦汁僞想做烏托邦的黃粱夢呢！

「„Une guerre plus legitime—

Cest laguerre a qui nous opprime,

La seule que nous ne fesons pas,

——(那更合法的戰爭——却是反抗我們壓迫者戰爭。

獨有此一戰爭，我們却不執行。)」

法國社會黨的軍歌往年曾發此哀怨之聲。現時却不然了，世界的無產階級現正在總積進行猛烈的階級鬭爭，

攻守脾敗的形勢，雖然有一時的轉變，而最終目的永永不移。

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世界政潮的流域已經轉入東歐，我們於上述各篇，可見俄羅斯革命在世界社會運動之中，佔何等的勢力，有何等的影響。　俄國新式的，『斯拉夫派』說：『政潮的激盪令俄國已成又蘇維埃的國家，莫斯科已成國際的京師，俄羅斯農民已成世界文化運命之負担者』……『歷史的運命如此，俄國民族的事業，已經不能進行於那第三羅馬(註一)，而在新興的第三國際。』何況十月革命雖然應驗『革命之第三力』的預言呢。(註二)，等，誰知文明的俄國學者，也信此澳學派的符讖，『第三』的奇數。　還邦不然！不是第三國際爲你俄國民族的事業，而是俄國爲第三國際，第三國際爲世界革命事業。

『註一』十五世紀時莫斯科王娶東羅馬帝公主爲妃，克服韃靼，驅逐蒙古人，適値東羅馬帝國亡於土耳其，羅贊斯城(Byzance)卽君士坦丁堡陷落，，於是俄國乃移希臘教教主於莫斯科，承用維贊斯帝國之『雙頭鷲』，國徽，，因此遂稱君士坦丁堡爲第二羅馬莫斯科爲第三羅馬。

『註二』俄國『民粹派』(Narodnitchestvo)向以農民革命爲重，而輕視無產階級，俄國所謂『社會革命黨』承之，，『社會革命黨』首領赤爾諾夫曾謂資產階級爲革命第一力，無產階級爲革命第二力農民階級爲革命第三力。

少年共產國際　附

共產國際　成年工人之世界的政治組織之外，還有少年共產國際。　各國社會主義的少年組織，，於歐洲大戰爭時，已經有一部分堅持絕不調和的階級鬥爭原則。　雖第二國際及第二半國際亦各有少年組織，而共產主義的少年國際實爲第三國際最堅固勇猛的戰鬬員，，他組織上的原則，可以參看予所著之俄羅斯革命

論第十六节與俄國共產少年曾相彷彿；此處祇畧述其歷史上發展。

少年工人生活的狀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處同等的地位，所以少年組織之職任及鬪爭方法自然相同。一九〇七年第一次少年社會主義組織集會會於德國史迦却爾德（Stuttgart），當時尚在第二國際之下，就已經成就少年社會主義聯合會之國際的組織。此次大會，嘉爾黎白克黑德（Karl Liebknecht）也曾參與，當即議決國際社會主義教育及反對軍國運動之政綱。

一九一四年前之「武裝和平」時代，實際上此一少年社會國際幷無特設機關，若有若無之中，亦沒有能輔助各國少年工人的運動。改良主義既已漸漸侵蝕各國社會黨，當然也有影響於少年運動，如德，奧，法，因此各國國內的少年勞工會也漸失其政治上的積極性，而變成「市儈」式的文化運動。然有幾國內，少年勞工會得免於改良主義的傳染，則能竭力贊助社會黨中的「左派」，如意大利，瑞典，挪威等。

歐戰初起，國際工人組織，以及少年運動大受打擊。

然則戰爭開始後之明年，一九一五年四月，瑞第二國際少年部正式秘書竭力反對，始終得召集大會於倍恩，議決「少年」獨立為政治運動，反對階級間的和平，而號召各國「少年社會主義少年聯合會」反抗戰爭。倍恩會議之後，各國少年勞工運動大有活動，曾出版一種革命雜誌，題目「少年國際」（列寧，杜洛茨基，等均曾參與）；每年秋九月，依倍恩會議之規定，各國一致舉行「少年紀念日」，行少年工人之國際的示威運動反對戰爭，反對社會黨的愛國派。

俄羅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各國社會主義少年聯合會大多數贊成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派，及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國際秘書部及幾國少年會提議，遂由少年國際大會於柏林。到會各代表全體通過加入第三國際，組成少年共產國際」是為少年共產國際之第一次大會。重訂共產主義

的政綱。　柏林大會到會者十四國，總計全世界共產主義少年聯合會的會員約共二十二萬人。

少年共產國際之第二次大會時（一九二一年七月）已有會員八十萬人，總計四十國，歐亞非美無處無共產少年會。　第一次大會與第二次大會之間，最重要的少年運動中的事業，乃為改組以前的社會主義少年會，會成純粹的共產主義少年會，以及鞏固國際向少年運動的關係，建立更强固的宣傳機關，

第二次大會，更決定「共產主義少年聯合會」在無產階級總體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之功能；并及於各國共產運動發展中之少年會的策畧。　現時少年共產國際之責任，已非以前「創立共產黨」之事業，乃在於吸收少年工人羣衆於會中，加以共產主義的教育。各國共產主義少年聯合會的職任，亦是如此。　最近，少年共產國際的實踐上的成績，正可以証實此種職任之重要。　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的「國際少年的紀念日」，尤足以表示此種精神。

此外共產國際還有一「國際婦女秘書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在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之前，曾開第二次國際婦女大會。　第二國際亦曾有婦女秘書部，然無一致進行的規畫。　第三國際婦女秘書部，在每國都派有女通信員，與共產黨一致行動，而保護女工問題，尤其注重。　不但如此，第二國際向來看不起亞洲人的，一九一二年時，討論殖民地戰爭問題，改良派竟在第二國際席上贊成侵畧，—所以第二國際婦女秘書部中絕無近東遠東的代表，第三國際當然不同，婦女部的範圍包括五大洲，而且努力行向婦女的羣衆，令與男子同起而為共產主義奮鬬。

郭冷岱女士(Kollontay)說：「蘇維埃俄國已無所謂「婦女問題」，—祇有社會的革命達到勞動界之男女平權」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統觀

永釗

這篇文章根據於共產國際委員長祇諾維葉夫同志G.Zinoviev的一篇報告。他把這次大會的意義同特色說得狠簡明，給我們對於這次大會一個總括的概念。

第四次大會比前幾次大會進步的地方，就在他把從前聯盟式的共產國際，改成真正的國際統一的共產黨。這次會議把從前的決議，都切實地下個定義，決定實行時的方式，以及各國共產黨在各別的狀況之下當採取的策略；同時又着手起草共產國際的黨綱。

共產國際到此次大會，人數及實力都已增加，到會的有六十五國全權代表，比第三次大會已多十三國。大部分的事務都委託到委員會去討論，大會的四分之三的時間是用在討論內部問題上，參照全世界工人運動的經驗，來解決後進的共產黨之困難。

下面是幾個重要的問題在大會中討論經過的情形

（一）統一戰線問題

這個問題到了第四次大會纔得到最後的解決。第三次大會只決定以「往羣衆間去」爲標語 當時執行委員會及其兩次擴大的期會，最先提出「統一戰線」的策略。第四次大會方打破最後的阻礙，從此「統一戰線」的政策，遂成現在一時期之標語了。當初法，意，西班牙諸同志蔽於素來勞動運動的習慣，不了解統一戰線的意義與重要。到這次大會的時候，在他們自己的宣言中已經看出統一戰線有實行的成效。這是此次大會可欣慰的事情。

（二）工會運動統一問題

第四次大會非常重視工會運動的統一，從前有許多共

產黨員痛恨「亞摩斯德丹」派之黃色職工國際的領袖作惡，於是威脅作用，宣言寧願分裂工會運動，不同他們協作。

到了第四次大會，大家都看清統一工會運動的必要，主張聯合各派工會。 但黃色職工國際的少數領袖，是狠歡迎分裂的。 分裂便是破壞工會運動，他們知道自家必歸失勢，所以想在共產國際勝利之先，把一切破壞。 所以共產黨人無論如何是要挽救工會運動的團結的。 羅斯美同志（Rosmer）說：「共產國際曾在一九二〇年救工會於危亡，因爲阻止黨員脫離工會」。 這句說得狠對。 由我們看來，共產國際現在又第二次挽救世界工會運動於危亡了；因爲主張「在任何狀況之下，保持工會運動的團結」。

這次大會決定同工團主義者的進步分子發生接近的關係，因爲他們代表法國一部份眞正革命的羣衆。 從前法國共產黨勢力太弱，素來傳習慣沒有除去，不能採用這正當的態度。 現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各國都要保持工會運動的團結。 這也是此次大會狠有價值的成功。

(三)整頓各國共產黨問題

共產黨中素亦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次都把他們洗刷下去。 共產國際成立了四年，現在還在大會中討論江湖派的「會匪」(Freemasonry)問題，在他方或不免於冷笑。 第二次大會時意大利同志謝臘蒂(Serrati)(謝臘蒂同志在今年二月間爲意大利政府所拘捕)提議禁止黨員加入「會匪式的團體」，我們當時以爲這是當然的事實。 我們未免太樂觀了。 各國社會黨加入共產黨的，往往帶進許多民主黨分子，這些分子加入愈多，共產黨的組織愈無力。法國共產黨曾吸收了許多社會民主黨分子，因此受害不少；舊黨之中所來的分子，不但帶有社會民主黨的惡習，而且竟有「會匪」問題發生。 第四次大會切切實實的討論這個問題，把非共產主義的分子，洗刷無餘。 敢信此後這類問題可無須討論了。 第四次大會上，共產國際中最重要的幾國共產黨，都已重新經過審視，當時均特設委員會解決各國問題。 此次大會於法國共產黨，則助之克服其「議會行動」及「中央派」之暫時遺傳的惡習。 意大利舊社會黨中之一部分，曾反對共產國際，經過許多痛苦的經

題，現在悔悟而重歸共產國際，因此大會又助意國共產黨，聯合此一部分之社會黨。挪威共產黨中尚有半改良主義，半工團主義，組織上的聯邦主義以及種種社會民主派的觀念，此次大會亦助之力除此等弊病。又助美國共產黨規定其秘密的共產運動與公開的羣衆運動之間的正確關係，贊成其運用一切活力以組成「勞動黨」（如英國式的勞動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中，剛有半工團主義的危險現象，大會即助之撲滅。西班牙工人羣衆之間，多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惡影響，大會助其共產黨規定進行方法以克服之。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則大會助之確定進行方針，爲更强烈的反抗資產階級的運動等等。

（四）資本進攻的問題

第四次大會確知各國工人現在頗受「白黨禍」（White Terror）及資本進攻的危難。大反動的「法塞派」（Fascism）將成大規模的國際的怪物，（參看本期「現代的勞資戰爭與革命」）大會對此認得很清楚。但并不能當作很固定的觀點，將來歷史上也許別開生面，譬如英法諸國或能有「和平民主」的幻象偶然再現呢。

（五）農民問題

第四次大會擬就了詳細的農民運動綱要。否認舊時社會民主黨的粗淺的馬克思主義解說，——他們把農民問題看得無足重輕。大會同時也就指出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把一切農民都認爲「農場工人」，當他是一整個的階級，同工廠勞動者一樣。

（六）近東遠東問題

第二次大會，曾經擬定近東及遠東共產黨之行動方針及其革命組織之綱要，現在只須把前次綱領修改成爲具體的確定的就行了，此種修改在實行時頗爲重要。再則，黑種的革命家，居然也和其他殖民地代表一樣，對於共產國際非常之表同情，此次大會亦來出席，是破天荒第一次。不但在共產國際爲第一次，而且從有社會主義的政黨之國際組織以來，黑人的出席，要算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開始。這是最足以使我們欣快的。

（七）共產國際已成統一的世界的政黨

第四次大會把從前章程加以修改。凡有絲毫聯盟性質的地方都已刪除。此後大會全體自選委員長及執行委員會，刪除以前由各國選派代表合組委員會的辦法。——這才算成世界的統一的共產黨呢。

第四次大會是共產黨最好的學校。全世界進步的工人都當了解大會的經過，這次大會很審慎，很清楚很確定的擬定進行的計畫。——這是前幾次大會所未有的。如此進行，數年後共產黨基礎鞏固了，我們很可以信他必能與一切反動派，國際的「狹窄派」作戰。此次大會，更是表示全世界共產主義派的勞工界團結緊密，對於世界上一切黑暗勢力，必能力戰不退，勇猛直前，不達最終目的不止。

評壇

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

參看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至十三日北京晨報

秋白

羅素論先進國之社會主義說：「若大英欲恢復其從前獨立之地位，並使其力量有時足以拒絕美國大資本家之要求，則必須合併俄國之富力，緩歐洲列強互相反抗之態度，於匈牙利，南俄，美索波達美亞等處，另闢糧食接濟之來源，更須力謀造成『歐洲之合衆國』。凡此均爲工黨應取之正當政策，要知美國之資本主義，較任何地點均爲強盛，故脫離美國羈絆，實爲進化之第一要件。……吾人當考察工業文明之將來時，必視世界之階級戰爭爲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門戶也。……苟非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動搖，而欲世界免於完全崩壞，實無希望可

言。…………」

固然，以工黨政治上的標語而論，此策未始非在野工黨所應取，然而羅素要反對「階級鬥爭」。其實「國際間的階級鬥爭」，若客觀上既必不可免，則必有國內的階級鬥爭，與之對抗，破壞方能較少。羅素不欲勞工階級獨立執政，請問歐洲之「社會主義合衆國」如何而有？其結果所得，至多是「以大英為中心之歐洲的國際帝國主義」。美國對於資本主義之信仰，尤其非以美國之「國內的階級鬥爭」破之不可；即此也至少可裁短美國以資本國之資格來攻擊「無產的歐洲合衆國」之戰爭；又必美國及各國無產階級乘機取得政權，方能完全消滅世界之資本主義。并不是無產階級好外愛鬥爭，而是資產階級不容你不鬥爭。

今羅素并國內的階級鬥爭而否認之，請問何以出此「末路」？伯訥肅(Bernard Show)說得好：「我怕我們「白色的私有者」(資產階級)沒有鬥爭，決不輕讓；」就算勞動黨在國會之中有六百票也沒用」。工會勢力如此之弱(參看本期第一二篇)，勞動黨的能力，難道能夠來革命嗎，實行羅素的政策麼？即使勞動黨能執政，若不經階級鬥爭而行無產階級獨裁制，資產階級也決不容忍你們安從容不迫的行「社會主義政策」，—歷史的明證多着呢！你怕犧牲「世界文明」，資本階級却不怕犧牲你呢。—請放眼看一看現在的國際形勢，難道不是如此？

羅素說：「美國之生產制度，大可付以國家資本主義之稱，其異於社會主義，祇有兩點：一則此為貴族的，二則此制度之運用，僅為操縱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會之利益。其與布爾塞維克派在俄國所欲創造之制，僅於此二點畧有所不同而已」。誠然！美國之社會主義的物質的基礎，確已成熟，祇因有世界殖民地的洩氣洞，所以此一蒸氣鍋，尚未爆裂，「却不在他信仰不信仰！」若世界的經濟有理想上之發展，則必先於殖民地上革命的勞動平民振興其本國實業時，排斥美國資本家之投資勢力，然則能作「世界的大翻」令無產階級執政，而資產階級受治。然後有世界經濟互助之可能。或則美國的經濟生活中，因無產階級真能夠階級的覺悟，令群衆心理變成物質上的能力

，積極位成此國內階級鬥爭之勝利，—不但美國，凡波及各國，以至於殖民地。總之，祇有「**革命**」，方能縮短此「社會主義嬰兒」之難產時間而減少其痛苦。

羅素所論，固然也多精到處。 然而他竟以為布爾塞維克所「欲創造之制」僅是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已是一大謬誤。況且他既承認俄國現行之國家資本為平民的為社會之利益的。 他卻又否認革命。 不知道，俄國之「平民國家資本主義」正由革命而得來。

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決非貴族的，而是蘇維埃的；如知蘇維埃之意義，便可以了解此政治上的「**突變**」之價值。 至於社會主義經濟上的完成，仍在「**漸變**」的過程內。故共產主義：(一)自階級鬥爭至社會革命—以時，地之經濟現象及階級覺悟為標準，而定其急激之程度，—足為革命的原則。試問，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者，真覺悟自已的階級利益時，當戰爭之際，資本家何從取得製造殺人工具之「牛馬」，又何從取得殺人之「殺工具」？那時何來國際間的一切戰爭？社會革命何至於絕對的破壞工業？(二)以無產階級獨裁制及有規畫的經濟—為政治上的原則。(三)以民主的集權制及聯邦的自治制互相為用，—為行政上的原則。 (四)以社會活力為社會運動，及振興一切社會群衆之原則。 凡此都以各國各時之經濟現象及階級覺悟力為標準，而解決其實行時之一切問題，例如美國，難道還要待共產萬來，方行國家資本主義！如中國，難道能立刻行無產階級獨裁制？本來決無死板的烏託邦妄想的夢魘，而有最終的一致不變的目的 —經「社會主義的城鄉生產品之正當交易制」，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至于俄國現行之國家資本主義，僅僅是經濟上的過渡制度，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亦僅僅是政治上的過渡制度而已。

G調　國際歌　4/4

5 | 1 7 21 53 | 6—4 0 6 | 2 176 51 | 3—3 0 5 |

(一起來，受"污辱咒罵的！起來，天下飢寒的奴隸！滿

(二)不論是英雄豪傑，不論是天皇老帝，誰

(三)祇有偉大的勞動軍，祇有我世界的勞工，有

1 ·7 21 53 | 6—42 21 | 7 ·2 4 7 | 1 — 0 32 |

(一)腔熱血沸騰，拚死一戰決矣。舊世

(二)也解放不得我們，祇靠我們自己。要擺

(三)這權利享用大地；那裏容得寄生虫。轟轟

7—67 16 | 7—5 #45 | 6 6 2 1 | 7—7 0 2 |

(一)界破壞得澈底，新社會創造得光華。莫

(二)淨萬重的壓迫，爭取自己的權利。趁

(三)霹靂巨雷忽震，殘暴賊滅跡銷聲。看

2 7 55 45 | 3—16 71 | 7 2 1 6 | 5—0 32 |

(一)道我們一錢不值，從今要普有天下。這就

(二)這烘爐火熱，正好發奮錘鍊。這就

(三)那光華萬丈，照耀我紅日一輪。這就

國際歌

1—5 5# | 6—4 21 | 7—6 5 | 5—50 5 |

(一)是我們階級最後的決死爭，同英

(二)‥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3——3 25 | 1—7 7 | 6 5# 6 2 | 2—20 32 |

(一德納雄納爾，人類方得重興。這就
ter na tio na l

(二)‥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1—5 5# | 6—4 21 | 7—6 5 | 3—30 3 |

(一)是我們階級最後的決死爭，同英
lu

(二)‥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5—5 43 | 21 23 44 | 3 1# 2 1 | 1—0 |

(一德納維納爾人類方得重興。
ter na tio na

(二)‥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此歌歌詞因譯入音樂關係與本期首篇略有不同，請讀者注意。 譯者誌

赤潮曲 C調 4/4

3 3 21 23 | 3 — 6 5 | 4 3 — 23 | 21 6 — 1 |

赤潮澎——湃——曉——霞——飛——動——

1 — | 6 5 3 — | 23 21 6 — | 1 2 3 — |

——。 驚醒了——五千餘年的——沉——夢——

6 1 — 6 | 5 3 — 56 | 53 2 — 1 | — 2 — 0 |

這東——古——國 四萬萬同胞——，

6 2 1 — | 65 32 1 — | 23 5 — 3 | 2 — — 0 |

同——聲——歌——頌——神聖的——勞動——。

565 321 565 351 | 55 1 55 1 | 32 12 35 35 | 2 1 2 0 |

猛攻猛攻！捶碎這帝國主義 萬惡叢

55 1 55 1 | 32 12 35 53 | 2 1 2 0 | 5 5 321 565 321 |

奮勇 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5 1 — 3 | 5 2 — 0 | 3 5 — 3 | 2 1 — 0 |

何論——黑，——白，黃——，　甄復——奴隸籍——。

56 5 3 — | 2 1 7 — | 1 2 3 3 | 0 6 5 — |

從今後 遍—— 普遍被—— 天——下—— 文明

1 76 1 23 | 6 5 — 23 | 21 6 — | 1 — 0 |

祗待共—— 產—— 大—— 同——。

6 — 3 | 3 — 6 5 | 23 12 2 — | 5 1 — 0 ||

石——！光 華—— 萬丈—— 湧——。

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廣州平民書社

印刷者 廣州平民書社

總發行所 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八號二樓 平民書社

定價大洋二角
多購特別從廉

新青年社——舉行大廉價

本社出版的各種叢書以及新青年八，九兩卷，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卅日止，大廉價兩個月。凡在廉價期內以現款購書，一律照原價六折計算，外埠購買，寄費加一，郵費代價，十足收用。廉價以廣州本社爲限，與各埠本社代派處無涉。期滿即照原價發售；愛讀本社出版物的諸君，幸勿失此機會。茲將各書列表如下：

書目	原價	廉價	書目	原價	廉價
新青年八九兩卷每冊	二角	一角二分	工錢勞動與資本	一角八分	一角一分
社會主義討論集	七角	四角二分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	一角	六分
哲學問題	四角	二角四分	勞農會之建設	一角六分	一角
到自由之路	五角	三角	討論進行計畫書	一角	六分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五角	三角	共產黨禮拜六	一角二分	七分
工團主義	三角	一角八分	列甯傳	二角	一角二分
階級爭鬥	五角	三角	勞農政府成功與困難	一角二分	七分
共產黨底計畫	三角	一角八分	勞動運動史	一角	六分
俄國共產黨黨綱	一角	六分	俄國革命紀實	三角九分	二角一分
國際勞動中之重要問題	三角	一角八分	兩個工人談話	一角	六分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四角	二角四分	京漢工人流血記	二角	一角二分
共產黨宣言	一角	六分	共產黨月刊三期至六期每冊	一角	六分

總發行所廣州昌興馬路新青年社